



55

歷代筆記小說集成

明代筆記小說

二十四冊

河北教育出版社





5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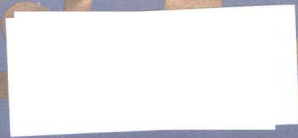
歷代筆記小說集成

明代筆記小說

二十四冊

周光培 編

河北教育出版社



明代筆記小說(共一百六十一種)

(全二十九冊)

一冊

永曆紀事(一卷)

明·丁大任 撰

先撥志始(二卷)

明·文秉 撰

定蜀記(一卷)

明·文震孟 撰

琅琊漫鈔(一卷)

明·文林 撰

烈皇小識(八卷)

明·文秉 撰

安龍紀事(一卷)

明·江之春 撰

蕪圃擷餘(一卷)

明·王世懋 著

弈史(一卷)

明·王穉登 著

丹青志(一卷)

明·王穉登 撰

游喚(一卷)

明·王思任 撰

寓圃雜記(二卷)

明·王錡 撰

二冊

北牕瑣語(不分卷)

明·余永麟 著

玉笑零音(一卷)

明·田藝蘅 撰

蹇齋瑣綴錄(八卷)

明·尹直 著

觚不觚錄(一卷)

明·王世貞 撰

鳳洲雜編(六卷)

明·王世貞 撰

列朝盛事(一卷)

明·王世貞 撰

羣書類編故事(二十四卷)

明·王世貞 撰

守溪筆記(一卷)

明·王鏊 撰

三册

皇明異典述(十卷)

明·王世貞 撰

皇明奇事述(四卷)

明·王世貞 撰

四册

三垣筆記(附·補遺三卷)

明·李清 撰

三垣筆記附識(附·補遺三卷)

明·李清 撰

原李耳載(一卷)

明·李中馥 撰

五册

炎徼紀聞(四卷)

明·田汝成 撰

倭變事略(一卷)

明·朱九德 撰

革除逸史(二卷)	明·朱睦㮮	撰
弘光實錄鈔(四卷)	明·古藏室史臣	撰
天順日錄(一卷)	明·李賢	撰
青鳥緒言(一卷)	明·李豫亨	撰
六册		
四友齋叢說(三十八卷)	明·何良俊	撰
嘉定屠城紀略(一卷)	明·朱子素	撰
靖難功臣錄(一卷)	明·朱當泗	撰
山行雜記(一卷)	明·宋彥	撰
敝帚軒剩語(三卷·補遺一卷)	明·沈德符	撰
飛鳧語略(一卷)	明·沈德符	撰
秋涇筆乘(一卷)	明·宋鳳翔	撰
七册		
餘冬序錄(六卷)	明·何孟春	撰
北征錄(一卷)	明·金幼孜	撰
北征後錄(一卷)	明·金幼孜	撰
東江始末(一卷)	明·柏起宗	撰

風月堂雜識(一卷)

明·姜南撰

投壺隨筆(一卷)

明·姜南撰

新情籍(一卷)

明·徐禎卿撰

八册

萬曆野獲編(上·二十一卷)

明·沈德符著

九册

萬曆野獲編(下·九卷·補遺四卷)

明·沈德符著

十册

金陵瑣事(四卷)

明·周暉撰

十一册

花當閣叢談(八卷)

明·徐復祚撰

十二册

慎言(二卷)

明·敖英纂

幸存錄(二卷)

明·夏允彝撰

續幸存錄(一卷)

明·夏允淳撰

瓶花齋雜錄(一卷)

明·袁宏道輯

世緯(二卷)

明·袁表撰

瓶史(一卷)

明·袁宏道 撰

遊居柿錄(一卷)

明·袁中道 撰

清暑筆談(二卷)

明·陸樹聲 著

病逸漫記(一卷)

明·陸鉞 撰

復社紀略(四卷)

明·陸世儀 撰

十三册

菽園雜記(十五卷)

明·陸容 撰

簞齋雜著(一卷)

明·陸邦 撰

說聽(二卷)

明·陸榮 撰

兩粵夢遊記(一卷)

明·馬光 撰

清閒供(一卷)

明·程羽文 著

損齋備忘錄(一卷)

明·梅純 撰

蟻衣生劍記(一卷)

明·郭子章 輯

涉異志(不分卷)

明·閔文振 撰

吳乘竊筆(一卷)

明·許元溥 撰

十四册

兩山墨談(十八卷)

明·陳霆 著

奇聞類記(四卷)

十五册

明·施顯卿 撰

繪圖青泥蓮花記(十三卷)

明·梅鼎祚 纂輯

茶 疏(一卷)

明·許次紆 著

彭文憲公筆記(二卷)

明·彭時 撰

木几冗談(一卷)

明·彭汝讓 著

湖西遺事(一卷)

明·彭孫貽 撰

朝鮮紀事(一卷)

明·倪謙 撰

遊名山記(四卷)

明·都穆 著

守鄖紀略(一卷)

明·高斗樞 撰

醫問漫記(一卷)

明·賀欽 撰

雲南機務抄黃(一卷)

明·張統 撰

京師五城坊巷術術集(一卷)

明·張爵 纂

十六册

文具雅編(一卷)

明·屠隆 撰

天潢玉牒(一卷)

明·解縉 撰

調言長語(二卷)

明·曹安 輯

星槎勝覽(四卷)

明·費信撰

上池雜說(一卷)

明·馮時可著

赤雅(三卷)

明·鄭露撰

古今譚槩(上·不分卷)

明·馮猶龍撰

第十七卷

古今譚槩(下·不分卷)

明·馮猶龍撰

快雪堂漫錄(一卷)

明·馮夢禎撰

祐山雜說(一卷)

明·馮汝弼著

效顰集(二卷)

明·趙弼撰

第十八册

脈望(八卷)

明·趙臺鼎著

吳中故語(一卷)

明·楊循吉撰

制府雜錄(一卷)

明·楊一清撰

西征日錄(一卷)

明·楊一清撰

丹鉛續錄(八卷)

明·楊慎著

渙載記(一卷)

明·楊慎著

西堂日記(一卷)

明·楊豫孫撰

高坡異纂(二卷)

明·楊儀著

北征記(一卷)

明·楊榮著

草木子(四卷)

明·葉子奇著

十九册

水東日記(七卷)

明·葉盛撰

漫記(一卷)

明·崔銑撰

禱雨雜紀(一卷)

明·錢琦撰

蕉窗九錄(一卷)

明·項元汴著

三湘從事錄(不分卷)

明·蒙正發撰

二十册

牧鑑(十卷)

明·楊昱輯

戲瑕(三卷)

明·錢希言撰

遼陽海神傳(一卷)

明·蔡羽述撰

南翁夢錄(一卷)

明·黎澄撰

縣笥瑣探(一卷)

明·劉昌撰

霏雪錄(一卷)

明·劉績著

否泰錄(一卷)

明·劉定之撰

二十一册

賢奕編(四卷)

明·劉元卿 撰

焦氏筆乘(六卷·續八卷)

明·焦竑 輯

歸田詩話(二卷)

明·瞿佑 著

吳郡二科志(一卷)

明·閻秀卿 撰

耳新(八卷)

明·鄭仲夔 撰

行在陽秋(二卷)

明·戴笠 撰

井觀瑣言(三卷)

明·鄭瑗 撰

二十二册

酌中志(二十四卷)

明·劉若愚 撰

二十三册

五雜俎(上·八卷)

明·謝肇淪 著

二十四册

五雜俎(下·八卷)

明·謝肇淪 著

二十五册

今言(四卷)

明·鄭曉 撰

國寶新編(一卷)

明·顧璘 撰

海槎餘錄(一卷)

明·顧峴 著

客溟述(一卷)

明·顧山貞 撰

元故宮遺錄(一卷)

明·蕭洵 編

思文大紀(八卷)

明·無名氏 撰

二十六册

天水冰山錄(不分卷·附錄一卷)

明·無名氏 撰

雙槐歲鈔(十卷)

明·黃瑜廷 撰

二十七册

草廬經略(十二卷)

明·無名氏 撰

民抄董宦事實(一卷)

明·無名氏 撰

巫娥志(一卷)

明·無名氏 撰

寶櫃記(一卷)

明·無名氏 撰

江南聞見錄(一卷)

明·無名氏 撰

揚州變略(一卷)

明·無名氏 撰

淮城紀事(一卷)

明·無名氏 撰

詔獄慘言(一卷)

明·無名氏 撰

天變邸鈔(一卷)

明·無名氏 撰

大駕北還錄(一卷)	明·陸深撰
同異錄(二卷)	明·陸深著
古奇器錄(一卷)	明·陸深著
谿山餘話(一卷)	明·陸深著
國琛集(二卷)	明·唐樞著
二十八冊	
前聞記(不分卷)	明·祝允明撰
偃曝談餘(二卷)	明·陳繼儒撰
邵康節先生外紀(四卷)	明·陳繼儒輯
妮古錄(四卷)	明·陳繼儒著
香案牘(一卷)	明·陳繼儒纂
珍珠船(四卷)	明·陳繼儒纂
銷夏部(四卷)	明·陳繼儒著
筆記(二卷)	明·陳繼儒著
辟寒部(四卷)	明·陳繼儒著
羣碎錄(一卷)	明·陳繼儒著
讀書鏡(十卷)	明·陳繼儒著

太平清話(四卷)

明·陳繼儒 撰

二十九册

西吳里語(四卷)

明·宋雷 著

餘菴雜錄(三卷)

明·陳恂 著

治世餘聞錄(八卷)

明·陳洪謨 撰

辨物小志(一卷)

明·陳絳 著

本書目錄

五雜俎(下・八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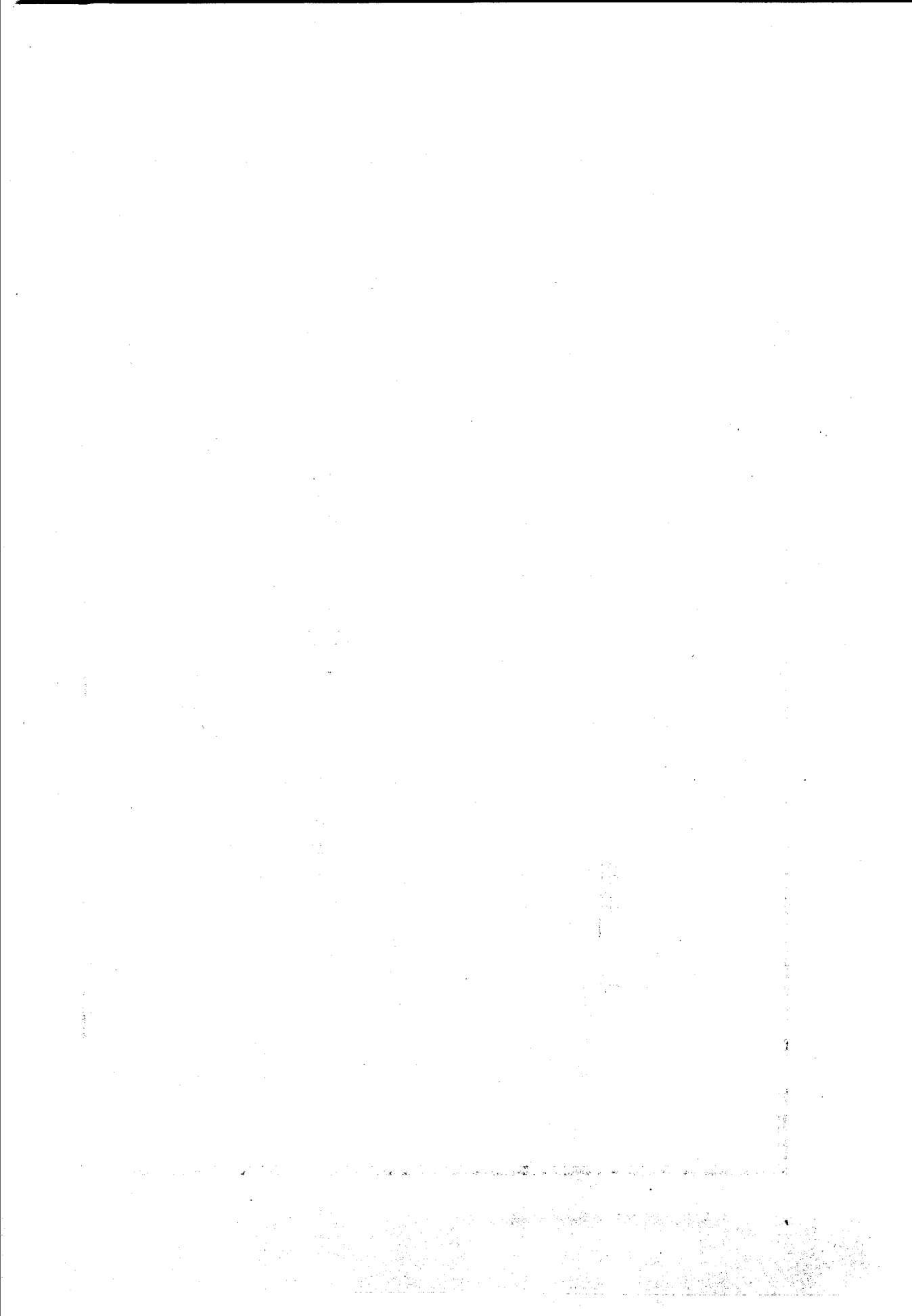
明・謝肇淪 著(一)

五
雜
俎

(下·八卷)

謝肇淛
著

五
雜
俎



五雜俎卷之九

陳留謝肇淛著

物部一

吳靈於龍人得而豢之莫猛於虎人得而檻
有欲故也故人而無欲名利不能羈矣

相人之書凡人得鳥獸之一形者皆貴大如龍
鳳則大貴小如龜鶴猿馬之類亦莫不異於常
人夫人爲萬物之靈者也今乃以似物爲貴耶
此理之所必無也

龍性最淫故與牛交則生麟與豕交則生
馬交則生龍馬卽婦人遇之亦有爲其所污者
嶺南人有善致雨者慕少女於空中驅龍使起
龍見女卽迴翔欲合其人復以法禁使不得近
少馬雨已霑足矣

工符稱世俗畫龍馬首蛇尾又有三停九似之
說謂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尾皆相停也九似
者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
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然龍之見也皆爲雷

電雲霧擁護其體得見其全形者罕矣

俗有立夏分龍之說蓋龍於是時始分界而行
雨各有區域不能相渝故有咫尺之間而晴雨
頓殊者龍爲之也又云龍火與人火相反得濕
則燄得水則燔惟以火投之則反熄此亦不知
其信否也

淮南子言萬物羽毛鱗介皆生於龍故有飛龍
應龍蛟龍先龍之異而四族分焉其言甚恠誕
余嘗笑劉媪息大阪下有龍據其上而生高祖

則劉氏子孫謂人族亦生於龍可也然聖人繫
易於龍取象不一而足道德如老子乃得猶龍
之譽其尊敬之亦至矣而古乃有豢龍御龍屠
龍者何耶豈亦種類貴賤不同如人之有上知
下愚天子匹夫者耶夫聖人無欲而龍未免有
欲故終不能離夫物也

萬曆戊戌之夏旬容有二龍交其一困而墮地
天矯田間人走數百里競往觀之越三日風雷
挾之而升

司徒馬恭敏治河日於淮濟間得一龍蛻長數十尺鱗爪鬚角畢具其骨堅白如玉俗相傳云龍出蛟蜃化者壽不過三歲

龍生九子蒲牢好鳴囚牛好音蚩吻好吞嘲風好險睚眦好殺負屭好文狴犴好訟後狴犴好坐霸下好負重此語近世所傳未考所出而博物志九種之外又有憲章好囚饕餮好水螭蜴好腥蠃蚶好風雨螭虎好文采金猊好烟椒圖好閉口蚘蚘好立險鰲魚好火金吾不睡亦皆龍

之種類也蓋龍性淫無所不交故種獨多耳
麟之長百獸也以仁獅子之服百獸也以威鳳
之率羽族也以德而鸕之懾羽族也以鷲然麟
鳳爲王者之祥獅鸕僅禁禦之玩君子宜何居
焉

唐開元中有鳳逐二龍至華陰龍墮地化清泉
二道其一爲鳳爪傷流血泉色遂赤今其地有
龍骨山云故老謂鳳喜食龍腦故龍畏之今世
所傳鳥王啖龍圖蓋本此也夫鳳非竹實不食

而亦嗜龍腦耶

物之猛者不能相下如龍潛水中以虎頭投之則必驚怒簸騰洶出之乃已西域人獻獅子有繫井傍樹者獅子徬徨不安少頃風雨晦冥龍從井中飛出是交相畏也

鳳麟皆無種而生世不恒有故爲王者之瑞龍雖神物然世常有之人罕得見耳但以一水族而雲雨雷電風雹皆爲之驅使故稱神也潛見以時大小互用上可在天下可在田故聖人獨

以屬之乾道

諸獸中獨獬豸不經見一云卽神羊也然神羊見於神異經其言誕妄不足信攷歷代五行四夷志如麒麟獅子扶拔騶虞角端史不絕書而獬豸無聞焉則世固未嘗有此獸也自楚文王服獬豸冠而漢因之相沿至今動以喻執法之臣亦無謂矣

臯陶治獄不能決者使神羊觸之有罪卽觸無罪卽不觸則臯陶之爲理神羊之力也後世如

張釋之于定國無羊佐之民自不寃豈不勝臯陶遠甚哉

宋樂中曾獲麟命工圖畫傳賜大臣余嘗於一故家得見之其身全似鹿但頸甚長可三四尺耳所謂麕身牛尾馬蹄者近之與今俗所畫迥不類也獬廌爲世未必有此獸如果有之旣曰神羊則其形當似羊不應如世所傳

宋嘉祐間交趾貢麒麟二狀如牛身被肉甲鼻端有角食生芻果必先以杖擊其角而後食旣

至樞密使田况辨其非麟荅詔止稱異獸云時
以爲得體沈存中筆談亦載此而誤以爲至和
中沈又疑其爲天祿云

禁苑中四方鳥獸畢備其不可馴者盛以樊籠
有鷲鳥高六七尺諸禽獸皆畏之不知其何名
也獨無虎豹獅子之屬相傳先朝皆蓄以備遊
翫至今上中年尚有虎數隻一夕上夢虎
齧左足覺而腓痛疑其祟令司苑者勿與食餓
殺之內一虎甚大長丈許餓至二十四日方死

呼聲動地自是不復畜焉

新安有衆逐虎虎竄入神祠中見土偶人厯然大也搏之偶踣而壓虎腰折焉衆生得虎時丁應泰爲令以爲異政通於神明也爲新其祠且令百姓歌謠之

山民防虎者有崖口缺虎常躍入迺以巨絙縱橫而空懸之虎躍而下浮胷絙上四足挿空不能作勢終不能脫矣又有以繭布地及橫施道側者虎頭觸之覺其黏也爪之不得下則坐地

上俄而遍體皆污怒號跳撲至死萬曆辛亥閩西北多虎暴三五爲羣余時爲先室治兆從者常遇之殆者數矣後郡公募人捕之旬日中格三虎自是無患焉

江陵有獮人能化爲虎又有獮虎還化爲人虎據地一吼屋瓦皆震余在黃山雪峰常聞虎聲黃山較近時坐客數人政引滿號然之聲如在左右酒無不傾几上者時潘景升謝于楚在坐因言近歲有壯士守水碓爲虎攫而坐之碓

輪如飛虎觀良久士且甦手足皆被壓不可動
適見虎勢翹然近口因極力齧之虎驚大吼躍
走其人遂得脫余謂昔人料虎鬚新安人乃舐
虎卵乎如此不如無生衆皆絕倒

胡人射虎惟以二壯士彀弓兩頭射之射虎逆
毛則入順毛則不入前者引馬走避而後者射
之虎回則後者復然虎雖多可立盡也中國馬
見虎則便溺下不能行惟胡馬不懼獵犬亦然
何景明有獵犬咋虎詩蓋邊方畜也

戚大將軍繼光鎮閩日嘗獵得一生虎繫以鐵
絙內檻中日令屠者飼肉十斤屠苦之賂一醫
者爲告免辦醫諾之無何戚有目疾召醫醫言
惟生虎目可療遂殺虎取目後戚目疾雖瘳而
不虞醫之詐也

獸之猛者獅子之下有扶拔有駮有天鐵熊皆
食虎豹者扶拔見諸史書常與獅子同獻似之
而非也詩云隰有六駮易爲駮馬管子曰鵠食
蝟蝟食駮駮食駮駮食虎太平廣記所載

似虎而小食虎略盡者是已天鐵然似熊而猛
常挾虎而嗜其腦唐高宗時加毗葉國獻之熊
擒白象又有酋耳亦食虎而魏武所遇跳上師
子頭與漢武時大宛北胡人所獻大如狗者又
不知何獸也

水牛之猛者力皆能鬪虎虎不如也宣德間嘗
取水牛與虎鬪虎三撲而不中遂爲牛所舐而
斃余鄉間牧牛不收嘗有觸虎於巖石上至死
不放者迨曉力盡牛虎俱斃禁苑又有鬪虎驟

王系系 卷一
高八尺三蹄而虎斃又劉馬太監從西番得黑
騾日行千里與虎鬪一蹄而虎死後與獅鬪被
獅折其脊死劉大慟騾能鬪虎古未聞也

滇人蓄象如中夏畜牛馬然騎以出入裝載糧
物而性尤馴又有作架於背上兩人對坐宴飲
者遇坊額必膝行而過上山則跪前足下山則
跪後足穩不可言有爲賊所劫者窘急語象以
故象卽捲大樹於鼻端迎戰而出賊皆一時奔
潰也惟有獨象時爲人害則奔而殺之

師子畏鉤戟虎畏火象畏鼠狼畏鎧

今 朝廷午門立仗及乘輿鹵簿皆用象不獨
取其壯觀以其性亦馴警不類它獸也象以先
後爲序皆有位號食幾品料每朝則立午門之
左右 駕未出時縱遊齧草及鐘鳴鞭響則肅
然翼待俟百官入畢則以鼻相交而立無一人
敢越而進矣朝畢則復如常有疾不能立仗則
象奴牽詣它象之所面求代行而後它象肯行
不然終不往也有過或傷人則宣 勅杖之二

象以鼻絞其足踣地杖畢始起謝 恩一如人意或貶秩則立仗必居所貶之位不敢仍常立甚可恠也六月則浴而交之交以水中雌仰面浮合如人焉蓋自三代之時已有之而晉唐業教之舞及駕乘輿矣此物質旣麤笨形亦不典而靈異乃爾人之不如物者多矣

象體具百獸之肉惟鼻是其本肉以爲炙肥脆甘美呂氏春秋曰肉之美者有髦象之約焉約卽鼻也

獸莫仁於麟莫猛於後猊即師子莫巨於獬豸長四

尺百莫速於角端日行一萬里莫力於萬萬莫惡於

窮奇食善人不食惡人

新安樵者得小熊大如猫蹠蹠庭中犬至猛者見之亦溺下又長興人得一虎子其隣家有犬最警猛初見亦怖溺少選復來窺又走如此數四至暮則徑往咋殺之矣

今熊羆之屬世亦稀見江南多豺虎江北多狼狼雖猛不如虎而貪殘過之不時入村落竊取

小兒銜之而趨豺凡遇一獸逐之雖數晝夜不
舍必得而後已故虎豹常以比君子而豺狼常
以比小人也

萬曆壬子十月有熊見於福州之平山二樵子
遇之不識以爲猪也逐之熊人立而爪樵者衆
呼逐之躍出城外竄大樹上官聞遣兵捕之士
人素未識熊懼之甚圍而遠射之莫能中中者
輒爲所接折而擲之良久一裨將至始曰吾山
中習熊力止敵一壯夫耳無畏也直至樹下殼

矢一發而殪郡向未有此獸又入城中亦一異事也熊於宇爲熊火可無祝融之慮乎

昭武謝伯元言其鄉多熊熊勢極長每坐必跑土爲窟先容其勢而後坐山中人尋其窟穴見地上有巨孔者以木爲桎梏施其上而設機焉熊坐機發兩木夾其莖號呼不能復起土人卽聚而擊之至死不能動也

熊行數千里外每宿必有窩山中人謂之熊館虎則百里之外輒迷不返

鹿之屬則有麋有麇有麕有麝有麀猴之屬則
有狢有猿有狝有獾之屬則有狸有貉有獾
鼠之屬則有貂有鼯有鼯有鼯有鼯有鼯
然麇似羊而從鹿雖似猿而從虫鮫鯉似獺而
從魚古人作字當別有取義也麇之性怯飲水
見影無不驚奔故人食其心者多惟怯不知所
爲麇鼠前而兔後趨則頓走則顛故常與叩叩
距虛比卽有難叩叩距虛負之而走麇齧得甘
草必以遺叩叩距虛也號爲比肩獸然世未嘗

見之宋沈括使契丹大漠中有跳兔形皆兔也而前足才寸許後足則尺許行則跳躍止則仆地此卽蟹也但又未見叩叩距虛耳物之難博如此狼亦負狽今狼恒見而狽不恒見也

羸之爲畜不見於三代至漢時始有之然亦非中國所產也匈奴北地馬驢游北自相交合而生今北方以爲常畜其價反倍於馬矣爾雅翼曰羸股有鎖骨故不能生俗又言羸骨無髓故不能交合生子皆非也羸本驢馬埜合所成非

本質也交而生子又不類父大僅如特不堪乘
載故人禁之不令交耳漢元康中龜茲王娶烏
孫公主女自以尚漢外孫衣服制度皆半倣中
國胡人相謂曰驢非驢馬非馬若龜茲王者所
謂羸也今作騾說文曰羸驢父馬母也馱馱馬
父驢母也然馱馱爲神駿而騾爲賤畜可見人
物稟氣於父不稟氣於母也又騾父牛母謂之
馱馱見玉篇

拾遺記云善別馬者死則破其腦視之色如血

者日行萬里黃者日行千里夫馬已死矣別之何爲別而至於破腦尚爲善別馬乎此亦可笑之甚者也

余在齊久其地多狼多蝟多獾多鼠狼獾如犬穴地中常以夜定出田野覓食雞鳴卽還其行皆有熟路土人覓其穴置罝於穴口雞鳴時縱犬嗾之奔而入穴卽獲焉其肉膖甚不能多啖也鼠狼雖小而竊食雞鶩之類一齧卽斷其喉十百爲羣皆齧殺無遺而後去行走如飛其氣

腥惡狗齧之亦噉吐竟日云

江南山中多豪猪似野豕而大能與虎鬪其毛半白半黑勁利如矢能激以射人人取以爲簪云令髮不垢

齊晉燕趙之墟狐魅最多今京師住宅有狐恠者十六七然亦不爲患北人往往習之亦猶嶺南人與蛇共處也相傳天壇側有白狐云千餘歲矣鬚髯如雪時時衣冠與人往來人知之亦無異也一日駕幸天壇請雨匿數日不出

駕返復至人問之曰 天子每出百靈詞護雖
溝澮窟穴皆有神主之何所藏匿然則安往笑
曰直至泰山石竇中耳與一縉紳交善一旦張
真人來朝狐以帕一方托縉紳往求張印張見
帕大怒曰此老魅敢爾言未畢狐已鎖縛跪庭
下矣張曰野魅無禮若得吾印必且上擾天廷
立取火焚殺之縉紳泣爲之請不得也

一云是
德州猴

精縉紳爲寧

德陳侍郎

元至正間范益者精於醫一日老嫗扣門求醫

其女問所居曰在西山益憚其遠曰曷輿之來
翌日二女至診之驚曰此非人脉必異類也當
實告我嫗泣拜曰某實西山老狐也問何以能
入天子都城曰真命天子自在濠州諸神往護
此間空虛久矣益乃與之藥而去無何而高
皇帝起淮右益聞卽棄官去

狐千歲始與天通不爲魅矣其魅人者多取人
精氣以成內丹然則其不魅婦人何也曰狐陰
類也得陽乃成故雖牡狐必托之女以惑男子

也然不爲大害故北方之人習之南方猴多爲
魅如金華家猫畜三年以上輒能迷人不獨狐
也

杭州有猢猻能變化多藏試院及舊府內然余
在二所嘗獨處累月意其必來或可叩以陰陽
變化之理而杳不可得

福清石竺山多猴千百爲羣戚少保繼光勦倭
時屯兵於此每教軍士放火器狙窺而習之乃
命軍士捕數百善養之仍令習火器以爲常比

賊至伏兵山谷中而令羣狙闖其營賊不虞也
少頃火器俱發霹靂震地賊大驚駭伏發殲焉
昔鍼尹燧象田單火牛江道火雞今戚公乃以
火狙智者相師大約類此

京師人有置狙於馬廐者狙乘間輒跳上馬背
揪鬣搦項撈之不已馬無如之何一日復然馬
乃奮迅斷轡載狙而行狙意猶洋洋自得也行
過屋桁下馬忽奮身躍起狙觸於桁首碎而仆
觀者甚異之余又見一馬疾走犬隨而吠之不

置常隔十步許馬故緩行伺其近也一蹄而蹶
靈蟲之智固不下於人矣

置徂於馬廐令馬不疫西游記謂天帝封孫行
者爲弼馬溫蓋戲詞也

余行江浙間少聞猿聲萬曆己酉春至長溪宿
支提山僧樓上積雨初霽朝曦蒼蔚晨起憑欄
四山猿聲哀嘯雲外淒淒如繁絃急管或斷或
續客中不覺雙泪沾衣亦何必瞿塘三峽中始
令人腸斷也

獐無膽馬亦無膽兔無脾猴亦無脾豚無筋蝟亦無筋

瘕狗齧人令人腹中長狗雛而死急以藥治之狗從小便中出卽有齧衣服者亟捲衣置圍上經數宿必有狗雛無數死其中又有一種狗不飲不食常望月而嗥者非瘕乃肚中有狗寶也寶如石大者如鵝卵小如雞子專治噎食之疾余在東郡獲其一每以施醫者然不甚効也近歲一長洲令署中聞地下小犬吠聲如此數

晝夜令人尋聲發掘杳無所見後亦竟無禍福
案晉時輔國將軍孫無終家於旣陽地中聞犬
子聲尋而地坼有二犬子皆白色一雌一雄取
而養之皆死後爲桓玄所滅又吳郡太守張懋
廬江民何旭家皆然而俱不善終尸子曰地中
有大名曰地狼夏鼎志曰掘地得犬名曰賈
魏正始中中山王周南爲襄邑長有鼠從穴出
曰王周南爾以某日死周南不應鼠還穴至期
更冠幘阜衣出語曰周南汝日中死又不應鼠

復入穴斯須臾出語如向日適欲中鼠入須臾
復出出復入轉更數語如前日正中鼠曰周南
汝不應我復何道言絕顛蹙而死卽失衣冠取
視俱如常鼠故今人相戒遇恠事不得言又諺
語曰見恠不恠其恠自壞

閩中最多鼠衣服書籍百凡什物無不被損嚙
者蓋房屋多用板障地平之下常空尺許數間
相通以妨濕氣上則瓦下布板又加承塵使得
窟穴其中肆無忌憚使如北地鋪磚築墻椽上

用磚石作仰板自然稀少矣閩中人若知此不但可防鼠亦可防火盜也

占書謂狼恭鼠拱主大吉慶曆寶應中洛陽李氏家親友大會而羣鼠門外數百人立驅之不去空堂縱觀人去盡而堂崩近時一名公將早朝穿靴已陷一足有鼠人立而拱再三叱之不退公怒取一靴投之中有巨虺尺餘墜焉鼠卽不見以至可憎之物而亦能爲人防患若此可怪也

貓之良者端坐默然而鼠自屏息識其氣也俗
言別貓者一辟一積三咬四食今併其食者不
可得矣長溪大金出良貓余常購之其價視它
方十倍黑質金睛非不矯然大也而不能捕一
鼠至其前而不能捉也此何異睢陽咋狐犬書
之以發一笑

天順間西域有貢貓者盛以金籠頓館驛中一
縉紳過之曰貓有何好而子貢之曰是不難知
也能斂數金與我乎如數與之使者結壇於城

中高處置貓其中翌日視之鼠以萬計皆伏死
壇下曰此貓一作威則十里內鼠盡死蓋貓王
也

京師內寺貴戚蓄貓瑩白肥大逾數十斤而不
捕鼠但親人耳蓄狗則取金絲毛而短足者躡
蹠地下蓋兄事猫矣而不吠盜此亦物之反常
為妖者也

太倉中有巨鼠為害歲久主計者欲除之募數
猫往皆反為所噬一日從民家購得巨猫大如

狸縱之入遂聞咆哮聲三日夜始息開視則貓鼠俱死而鼠大於貓有半馬余謂貓鼠相持之際再遣一二往援當收全勝之功而乃坐視其困也主計者不知兵矣

鼠大有如牛者謂之鼯鼠爾雅謂之鼯舊說揚州有物度江而來形狀皆鼠而體如牛人莫能名有識者曰吾聞百斤之鼠不能敵十斤之貓蓋試之乃求得一巨貓十餘斤者往鼠一見卽伏不敢動爲貓咋殺此亦鼠之一種不恒有者

也人云鼠食巴豆可重三十斤但未試耳

荷覺寮雜記云鷗白羽黑文胸頸皆青冠面足皆赤不純白也雪賦乃云白鷗失素是未識鷗也然李白亦有白雪恥容顏之語豈相沿之誤耶朱子詩傳鶴身白頸尾黑然鶴之黑者非尾也乃兩翅之下翅斂則傳於後似尾耳此亦格物之一端也

凡魚之游皆逆水而上雖至細之鱗遇大水亦搶而上鳥之飛亦多逆風蓋逆則其鱗羽順順

而返逆矣人之生於困苦而死於安樂亦猶是也陳後山談叢謂魚春夏則逆流秋冬則順流當再考之

孟子曰緣木求魚言木上必不得魚也今嶺南有鯢魚四足嘗緣木上鮎魚亦能登竹杪以口銜葉莊子曰衆雌無雄而又奚卵今雞鴨無雄亦自有卵但不雛耳婦人亦有無人道而生子者况物乎

詩云莫赤匪狐莫黑匪烏二物之不祥從古已

忌之矣京師烏多而鵲少宮禁之中早暮飛噪
千百爲羣安在其爲不祥也北方民間住宅有
狐恠者十常二三而亦不甚害人久亦習之矣
鴉鳴俗云主有凶事故女子小人聞其聲必唾
之卽縉紳中亦有忌之者矣夫使人預知有凶
而慎言謹動思患預防不亦吾之忠臣哉乃人
皆樂鵲而惡鴉信乎逆耳之言難受也

洞庭有神鴉客帆過必飛噪求食人以肉擲空
中哺之不敢捕也楚人好鬼羅願云岳陽人以

鬼爲地神無敢獵者又巴陵烏絕多無敢弋其語信矣

烏與鴉似有別其實一也南人以體純黑者爲反哺之烏而以白頸者爲鴉惡其不祥此亦不然古人烏鴉通用未有分者烏言其色也鴉象其聲也舊說烏性極壽三鹿死後能倒一松三松死後能倒一烏而世反惡之何也

貓頭鳥卽梟也閩人最忌之二云是城隍攝魂使者城市屋上有梟夜鳴必主死喪然近山深林

中亦習聞之不復驗矣好事者伺其常鳴之所懸巨炮枝頭以長藥線引之夜然其線梟卽熟視良久炮震而墮地矣此物夜拾蚤蝨而晝不見丘山陰賊之性卽其形亦自可惡也古人以午日賜梟羹又標其首以木故標賊首謂之梟首

梟鴟鴞鷓鴣訓狐猫頭皆一物而異名種類繁多鬼車九首則惟楚黔有之世不恒見

世俗相傳謂倉庚求友以爲出於詩然詩但言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
鳴矣求其友聲初不指其何鳥也凡鳥雌雄相
呼朋類相喚者亦多矣不獨鶯也釋者以禽經
有鶯鳴嚶嚶之語遂以詩人爲味倉庚不知禽
經乃後人所撰正因詩之語而附會之耳豈可
引以證詩乎况楊雄羽獵賦有鴻鴈嚶嚶之句
可又指爲鴈乎

淮南子季秋之月鴈來賓雀入大水爲蛤來賓
者以初秋先來者爲主而季秋後至者爲賓也

許叔重解以鴈來爲句而曰賓雀者老雀也棲
宿人家如賓客然崔豹古今注亦云雀一名嘉
賓必有所考今記於此

白鴟相視眸子不動而風化不必形交也鴟卽
鷓似鴈而善高飛昔人謂其吐而生子未必然
也又鷓鷁亦胎生從口吐出此屢見諸書者而
未親見之

鶻與隼皆鷲擊之鳥也然鶻取小鳥以煖足旦
則縱之此鳥東行則是日不東往擊物西南北

亦然蓋其義也隼之擊物遇懷胎者輒放不殺蓋其仁也至鷹則無所不噬矣故古人以酷吏比蒼鷹也

鷹產於遼東渡海而至登萊其最神駿者能見海中諸物輒撲水而死故中國之鷹不及高麗產

教鷹者先縫其兩目仍布囊其頭閉空屋中以草人臂之初必怒跳顛撲不肯立久而困憊始集臂上度其餒甚以少肉啖之初不令飽又數

十日眼縫開始聯其翅而去囊焉囊去怒撲如初又憊而馴乃以人代臂之如是者約四十九日迺開戶縱之高飛半晌羣鳥皆伏無所得食方以竹作雉形置肉其中出沒草間鷹見卽奮攫之遂徐收其絛焉習之既久然後出獵擒縱無不如意矣

狡兔遇鷹來撲輒仰卧以足擘其爪而裂之鷹卽死惟鶻則不用爪而以翅擊之使翻便啄其目而攫去又鷹遇石則不能撲兔見之輒依巖

石傍旋轉鷹無如之何則盤飛其上良久不去
人見而跡之兔可徒手捉得也

南京一勳貴家蓄獼猴甚馴既久輒戲其侍婢
主怒而欲殺之逃匿報恩寺塔頂出沒趨捷人
無如之何或教放鷹擊之猴見鷹至卽裂其爪
鷹反斃焉如是數四主怒甚募有能擊者予百
金一遼東人應募解絛縱鷹鷹形甚小至塔頂
盤飛良久瞥然遠逝不知所之萬衆相視罔測
良久乃從天際而下將至猴身乘其張目熟視

將毛羽一抖黃沙蔽天而下猴兩目眯不能開
一擊而隕地矣乃知向之遠去爲藏沙也物之
智如此主大喜厚賜之

有魚鷹者終日巡行水濱遇游泳水族悉啄之
又有信天翁者不能捕魚立沙灘上俟魚鷹所
得偶墜則拾食之昔人有詩云荷錢荇帶綠波
空唼鯉含鯊淺草中江上魚鷹貪未飽何曾餓
死信天翁楊用脩丹鉛錄亦載此詩以爲蘭廷
瑞作也一云瀛水上有二鳥立不動者名信天

緣奔走不休者名謾畫

虎鷹能擒虎豹亦展沙眯其目虎畏之遠望輒
妥首藏匿今北方鷲鳥如鷓者亦能搏麀鹿食
之鷲則彌大能攫牛虎矣

鷹畏青鷓糞沾其身則肉爛毛脫獵時密跡其
後略指之卽遠逝青鷓輒飛糞澣之長至數尺
如是再三糞漸微以至盡卽爲鷹擊矣物之以
智相制也

謝豹蟲也以羞死見人則以足覆面如羞狀是

蟲聞杜鵑聲則死故謂杜鵑亦曰謝豹而鵑啼時得蝦曰謝豹蝦賣筭曰謝豹筭則又轉借以爲名其義愈遠矣一云蜀有謝氏子相思成疾聞子規啼則怔忡若豹因呼子規爲謝豹未知是否

羽族之巧過於人其爲巢只以一口兩爪而結束牢固甚於人工大風拔木而巢終不傾也余在吳興見雌雄兩鸛於府堂鷓鴣吻上謀作巢旣無傍依又無枝葉木銜其上輒墜余家中其噉

笑之越旬日而巢成矣鶴身高六七尺雌雄一
雙伏其中計寬廣當得丈餘雜木枯枝縱橫重
疊不知何以得膠固無恙此理之不可曉者

凡鳥將生雛然後雌雄營巢巢成而後遺卵伏
子及子長成飛去則空其巢不復用矣其平時
棲宿不在巢中也故有鵲巢而鳩居之者

閩大司徒馬恭敏公在山東日庭中有鶴雌雄
巢於樹杪無何生二雛雌雄常留一守巢其一
遠出覓食以爲常時方盛夏公常命吏卒謹護

之一日雄者出而不返旬餘無耗公嘆息以爲
遇害又數日雛鳴甚急視之則雄從南方飛來
將至巢長鳴一聲有樹一枝墜地紅實纍纍吏
人不識持以白公視之則荔支也計閩廣相距
五千餘里不憚跋涉而遠取之其愛至矣亟命
梯而送之巢中其雌雄環鳴不已若感謝云

鯤化爲鵬莊子寓言耳鵬卽古鳳字也宋玉對
楚王烏有鳳而魚有鯢其言鳳皇上擊九千里
負青天而上正祖述莊子之言也鶴卽是鶴漢

黃鵠下建章而歌則曰黃鶴是已故戰國策說
士或言鵠或言鶴交互不一物同而音亦同也
此雖小事亦博物者所當知

景州進士田吉赴廷試日鵠巢其檣直至潞河
吉自負必得大魁後乃以傳文字罰殿一舉余
按吳孫權時封前太子和爲南陽王遣之長沙
有鵠巢其旣檣和故官僚聞之皆憂慄以爲檣
未傾危非久安之象後果不得死所其占正與
吉合惜無有以和事告之者

閩中稅監高宗常求異物於海舶以進御有畚
雞高五尺許白色黑文狀如鬪雞但不聞其鳴
耳有白鸚鵡甚多又有黃者其頂上有冠如芙蓉
容狀畚使云此最難得者

東方有魚焉如鯉六足有尾其名曰鯨南方有
鳥焉三首六目六足三翼其名曰鷲西方有
獸焉如鹿白尾馬足人手四角其名曰獲如北
方有民焉九首蛇身其名曰相繇中央有蛇焉
人面豺身鳥翼虵行其名曰化虵此五方之異

物也

五臺山有蟲狀如小雞四足有肉翅夏月毛羽
五色其鳴若曰鳳凰不如我至冬毛落而毳忍
寒爾若曰得過且過其糞如鐵狀若凝脂恒
集一處醫家謂之五靈脂是也

古人有鬪鴨之戲今家鴨豈解鬪耶鬪雞則有
之矣江北有鬪鶴鶉其鳥小而馴出入懷袖視
鬪雞又似近雅吾閩莆中喜鬪魚其色爛熳喜
鬪纏繞終日尾盡齧斷不解此魚吾郡亦有之

俗名錢斗魚蓄之盆中諸魚無不爲所齧者故人皆惡之而莆人乃珍重如許良可恠也

鶉雖小而馴然最勇健善鬪食粟者不過再鬪食稌者尤耿介一鬪而決故詩言鶉之奔奔言其健也此物至微而上應列宿有鶉火鶉首鶉尾等象與朱雀玄武靈異之物同列有不可解者一云鳳鶉火之禽天文之鶉蓋指鳳也非鶴鶉之鶉亦未知是否

昔人以閩荔支蠣房子魚紫菜爲四美蠣負石

作房纍纍若山所謂蠔也不惟味佳亦有益於人其殼堪燒作灰殊勝石灰也子魚紫菜海濱常品不足爲奇尚未及遼東之海參鰓魚耳江珧柱惟福清莆中有之然余從來未識其味亦未見其形也大約海錯中惟蠣與西施舌稱最餘者不足詫也

閩有帶魚長丈餘無鱗而腥諸魚中最賤者獻客不以登俎然中人家用油沃煎亦甚馨潔嘗有一監司因公事過午歸餒甚道傍聞香氣

甚烈問何物左右以帶魚對立命往民家取已
煎者至宅啖之大稱善且怒往者之不市也自
是每飯必欲得之去閩數載猶思之不置人之
嗜好無常如此吳江顧道行先生亦嗜閩所作
帶魚鮓遇閩人輒索而閩人賤視此味常無以
應之也

唐皮日休以鱟魚殼爲樽澁峰鬻角內玄外黃
謂之訶陵樽此亦好奇之甚矣閩人鱟殼山積
土人以爲杓入沸湯中甚便不聞其可爲樽也

卽虎螭龍蝦鸚鵡螺之屬亦不甚當於用耳
閩中蚌螭大者如斗俗名曰螭其螫至強能殺
人捕之者伸手石罅中爲其所鉗牢不可脫一
遇潮至便致淹沒卽至小者亦鉗人出血其肉
肥大於蟹而味不及也又有一種殼兩端銳而
螫長不螫俗名曰蠟陶穀清異錄已載之矣在
雲間名曰黃甲浙之海鹽齊之沂州皆有之又
有殼斑如虎頭形者曰虎螭它方之人多取爲
玩器而其味彌不及矣

北地珍鮟魚每枚三錢漢王莽啗鮟魚憑几不
復睡後漢吳良爲郡吏不阿太守賜良鮟魚百
枚又南齊時有遺褚彥回三十枚者每枚直數
千錢則古人已重之矣鮟者撲入聲今人讀作
鮟非也韻譜云一名石決明一殼如笠黏石上
閩中亦有之但差小耳

海參遼東海濱有之一名海男子其狀如男子
勢然淡菜之對也其性溫補足敵人參故曰海
參

吳越王宴陶穀蚌蠟至螿蚶六十餘種時閩爲
吳越所併大抵皆閩產也蝦自龍蝦至線蝦極
小者計亦不下三十餘種人之徇口腹迺至窮
極若此山東海濱水族亦繁而人不知取沿河
淺渚春夏間螺蚌蜆蛤甚多至饑荒時乃取之
而亦不知烹臠之法也使是物產閩廣間已無
噍類矣海豐產銀魚然須冬月上浮時爲風吹
成冰不能動然後土人琢冰取之春風至則逸
矣其取魚網釣之外無一物也

俗言鯉魚能化龍此未必然鯉性通靈能飛越江湖如龍門之水險急千仞凡魚無能越者獨鯉能登之故有成龍之說耳陶朱公養魚以六畝地爲池求有子鯉魚長二尺者十六頭牡鯉三尺者四頭內之期年之中可得魚七萬頭蓋其性易育而又不相食故也又按許慎云鮪魚三月遡河而上能度龍門之浪則化爲龍而不言鯉也唐韻封山一名龍門山在封州大魚上化爲龍上不得點額流血水爲之丹都無鯉魚

之文乃知俗說無稽

魴卽編也陽書所謂若食若不食者也然今之
編魚最易取常空羣而獲之宋張敬兒獻高帝
至一千八百頭豈古用釣而今用罟故有難易
耶

韋昭春秋外傳注曰石首成鰓鰓鴨也吳地志
亦云石首魚至秋化爲冠鳧今海濱石首至今
未聞有化鴨者書之以廣異聞

鯨魚重數百斤其大專車鋸牙鉤齒其力如虎

漁者投餌既中徐而牽之怒則復縱如此數次
俟至岸側少困共拽出水卽以利刃斷其首少
遲恐有掀騰之患故市肆者未嘗見其首余在
真州藥肆中見之猛獍猶怖人也按毛詩鱔鯨
註鯨狹而小
常張口吹沙郭氏所謂吹沙小魚者則
非今閩廣之鯨魚也今鯨魚乃鱈類耳
鯨鵬數千里或莊生之寓言然崔豹古今注云
鯨鯢大者長千里則似實有之矣神異經謂東
海之大魚行者一日逢魚頭七日逢魚尾余家
海濱常見異魚一日有巨魚如山長數百尺乘

潮入港潮落不能自返撥刺沙際居民以巨木
柱其口割其肉至百餘石潮至復奮鬣浮出不
知所之又有得巨魚脊骨爲白者今見在也若
非親見以語人人豈信乎宋高宗紹興間漳浦
海場有魚高數丈割其肉數百車至剜目乃覺
轉鬣而旁艦皆覆近時劉叅戎炳文過海洋於
亂礁上見一巨魚橫沙際數百人持斧移時僅
開一肋肉不甚美肉中刺骨亦長丈餘劉攜數
根歸以示人想皆此類耳

張志和詩桃花流水鱖魚肥爾雅翼謂凡魚無
肚獨鱖魚有肚能嚼焦氏筆乘引此擇肥字義
亦似牽合凡魚之肥者固多也恐志和詩意亦
未便至此至於以鱖魚爲鮠魚又誤矣一魚余
皆見之大小形質實然不同何得混爲一耶
吳陳湖傍有巨潭中產老蚌其大如船一日張
口灘畔有浣衣婦以爲沉船也蹴之蚌閉口而
沒婦爲驚什嘗有龍來取其珠蚌與鬪二晝夜
風濤大作龍爪蚌於空中高數丈復墜竟無如

之何景泰七年冬河水盡合蚌自湖西南而出
冰皆摧破堆壅兩岸如積雪然以後遂不知所
之矣

爾雅曰蜃小者珧是以蜃爲蚌屬羅願曰蜃大
蛤也故海中車螯亦有謂之蜃者然古人蛟蜃
同稱若蚌蛤屬豈能變化爲人害陸佃埤雅云
蜃形如蛇而大腰以下鱗盡逆一曰狀似螭龍
有耳有角噓氣成樓臺然則蜃有二種而海市
蜃樓及許遜所誅慎郎者必非珧蛤明矣又雉

入大水爲蜃雉本蛇所化晉武庫中雉飛而得
蛇蛻是也則其入水爲蜃亦從其類耳而羅氏
以爲蛤屬俱誤也

龜之爲物文采靈異古人取之以配龍鳳然以
知吉凶之故不免有剝剔鑽灼之慘何不幸也
狐疑之人每事必卜焚骨棄板積若丘山此與
雞豚何異而聖人作事謀始乃忍於戕靈物之
命以千萬計必不其然古者大龜藏之府庫爲
寶國有大事則告廟而卜焉世世用之臧氏所

謂三年而一兆者是也非一灼而遽棄之也今龜上南方不甚用之而市肆所鬻敗龜板者皆已灼之餘歲不知其幾也近一友人謂甲必生取者始靈得龜不卽殺之以巨石墜其首而生剔其肉冤慄之狀令人不忍見聞此豈可施於神靈之物者龜而有知當銜冤報仇其不告以吉凶審矣故卜可廢也

龍蝦大者重二十餘斤鬚三尺餘可爲杖蚶大者如斗可爲香爐蚌大者如箕此皆海濱人習

見不足爲異也

嘉興天寧寺有蜈蚣長七尺許時出簷際人間見之而不爲害一日雷震其後殿遂不復見南
京報恩寺塔頂有蜘蛛大如斗垂絲數百丈直
至南城樓後亦爲雷所擊俗云物大則有珠故
龍來取之候官水西村民擊殺一蛇其大異常
剝其皮挂肉於柱雷霆般般遶簷角不散衆懼
而棄之野余謂此亦當有珠故龍以雷至惜村
人無辨之者

宋乾道間行都北闕有鮎魚色黑腹下出人手於兩傍各具五指

海粉乃龜龜之屬腹中腸胃也以巨石壓其背則從口中吐粉吐盡而斃名曰海粉馬持齋者常誤食之

河豚最毒能殺人閩廣所產甚小然猶犬烏鳶之屬食之無不立死者而二吳之人以爲珍品其脂名西施乳乃其肝尤美所忌血與子耳其子亦有食者少以鹽漬之用燕脂染不紅者卽

有毒紅者無毒可食一二云烹時用傘遮蓋塵墜
其中則殺人中毒者橄欖汁及蔗漿解之然千
百中無一二也

有客於吳者吳人招食河豚將行其妻孥尼之
曰萬一中毒奈何曰主人厚意不可却且聞其
味美也假不幸中毒使用糞汁及溺吐之何害
旣及席而市者以夜風不能得河豚也徒飲至
夜大醉歸不知人問之瞠目不答妻孥怖曰是
河豚毒矣急絞糞汁灌之良久酒醒見家人皇

皇問所以具對始知誤矣古人有一事無成而
虛咽一甌溺者不類是耶

東方朔客難云以管闢天以蠡測海蠡古螺字
也注以爲瓠瓢非是楊用脩引方言蠡字解之
愈僻而愈不通矣

殺龜割肉懸桁間見無人便自垂至地聞人聲
卽縮龜肉封盡而留腸屬於首數日不死烏攫
之反爲所嚙南人無食之者乃子公以爲異味
何也廣陵沙岸上有水牛偃曝一龜大如席闖

出水際潛往牛所牛覺亟起環行出其後奮角
舐之龜卽翻身仰卧不能復起爲濱江人擊殺
之古有相傳水牛殺蛟當不虛也

儀真人有網而得龜者繫其足置豕圈中將烹
之入夜有虎入圈以爲豕也搏之爲龜所囓至
死不放虎創甚而伏比明衆至格殺虎以龜爲
有功效之於江焉

龜鼉皆能魅人河東記載元長史事甚詳又唐
開元中燉煌李鷓過洞庭劍血沙上爲鼉所舐

遂化爲鷓形與其家人赴任而鷓反被囂禁制
水中如是數年遇葉法善問其故乃飛石往擊
其囂鷓始得生故今舟行相戒不敢瀝血水中
雜劇載鯉魚精事與此相似

南人口食可謂不擇之甚嶺南蟻卵蚺蛇皆爲
珍膳水雞蝦蟆其實一類閩有龍虱者飛水田
中與灶蟲分毫無別又有土笋者全類蚯蚓擴
而充之天下殆無不可食之物燕齊之人食蠖
及蝗余行部至安丘一門人家取草蟲有子者

解黃色入饌余詫之歸語從吏云此中珍品也
名蚰子縉紳中尤雅嗜之然余終不敢食也則
蠻方有食毛蟲蜜唧者又何足恠

陸佃埤雅云蜉蝣似天牛而小有甲角長三四
寸黃黑色甲下有翅能飛燒而噉之美於蟬也
據其形質卽是龍虱之類古人以爲口食久矣
然蟬今人不聞有食者而古人食之又一新事
也

萬曆間京師市上有鳥大如鷓鴣毛色淺黃足

五指有細鱗如龜狀名曰沙雞云自塞外至者其味亦似山雉

余弱冠至燕市上百無所有雞鵝羊豕之外得一魚以爲稀品矣越二十年魚蟹反賤於江南蛤蜊銀魚煙蚶黃甲纍纍滿市此亦風氣自南而北之證也

大內供御溷廁所用乃川中貢野蠶所吐成繭織以爲帛大僅如紙每供御用之後卽便棄擲孝廟時一宮人取已用者澣濯縫紉爲簾帷

之屬三日。上見問之具以對。上曰如此殊可惜。卽勅以紙代之。停所進貢。渝年川中奏。詔書到後。野蠶比年不復吐繭。村民有衣食於是者。流離失所。乃令進貢如初。翌歲蠶復生矣。固知惟正之供不偶然也。

江南無蝗。過江卽有之。此理之不可曉者。當其盛時。飛蔽天日。雖所至禾黍無復孑遺。然間有留一二頂。獨不食者。界畔截然。若有神焉。然此人愚而惰。故不肯捕之。此蟲赴火如歸。若積薪

燎原且焚且瘞百里之內可以立盡江南人收成後多用火焚一番不惟去穢草亦防此等種類也

相傳蝗爲魚子所化故當大水之歲魚遺子於陸地翌歲不得水則變而爲蝗矣雌雄旣交一生九十九子故種類日繁案史傳所載尚有螟螋蝻蠹蝻賊等名雖云食心食苗各異同一種耳酉陽雜俎云腹下有梵字首有王字又云部吏侵漁百姓則蝗食穀身黑頭赤武吏也頭黑

身赤文吏也語雖荒唐可以警世

姚崇令姚若水捕蝗至數百萬石蝗患訖息今
之有司能設法捕除卽不能盡絕未必無少補
也况蝗不避人易於擒捉飛則千萬爲羣可以
羅網夜以火取之尤易而坐視其縱橫莫之誰
何豈不哀哉

京師多蠲近來不甚復見惟山東平陰陽穀等
處最多遇其蟄時發巨石下動得數斗小民亦
有取以爲膳者相傳爲蠹螿者忍痛問人口吾

爲蠍螫柰何答曰尋愈矣便卽豁然若叫號則
愈痛一晝夜始止關中有天茄可治蠍毒余在
齊固安劉君養浩爲郡丞傳一膏藥方傳之痛
立止屢試神効

蠍雙尾者殺人余初捕得蠍輒斬其尾縱之後
以語人一客曰若斷尾復出卽成雙尾害不淺
矣後乃殺之

蠍孕子在背長則剖背出而母死此亦梟破鏡
之類也

嶺南屋柱多爲蟲蠹入夜則齧聲刮刮通昔攪
人眠書籍蟬蛀尤甚故其地無百年之室無五
十年之書而蛇蟲虺蜴縱橫與人雜處蓋依稀
蠻獠之習矣

蚊蓋水蟲所化故近水處皆多自吳越至金陵
淮安一帶無不受其毒者而吳興高郵白門尤
甚蓋受百方之水汙港無數故也李趙唐史補
稱江東有蚊母鳥湖州尤甚余在湖州蚊則多
矣不聞有鳥吐蚊也南中又有蚊子木實如枇

把熟則裂而蚊出焉塞外又有蚊母草亦生蚊者鳥之吐蚊如蠅之糞蟲不足異也草木生蚊斯足異矣

京師多蠅齊晉多蠖三吳多蚊閩廣多蚰蚘蠖與蚊害人者也蠅最癡頑無毒牙利嘴而其攪人尤甚至干無處可避無物可辟且變芳馨爲臭腐澆淨素爲緇穢驅而復來死而復生比之讒人不亦宜乎

物之最小而可憎者蠅與鼠耳蠅以癡鼠以黠

其害物則鼠過於蠅其擾人則蠅過於鼠世間若無此二種晝夜差得帖席矣譬之於人蠅則嗜利無恥舐痔吮癰之輩也鼠則舞文駟駘雄行奸命之徒也故防鼠難於防虎驅蠅難於驅蛇何者易之也

蠅雌者循行求食雄者常立不移足蟲交則雄負雌其勢在尾近背上蜂及蜘蛛未有見其交者陰類多相賊也

江南有花地遍狀如小虵螫立殺人嶺南有夜

虎此其類也

江南山谷中有黑蜂大如螭螂能螫殺人俗云
七枚能殺一水牛楚詞云赤蟻若象玄蜂若壺
是也

山蜂螫人皆復引其芒去惟蜜蜂螫人芒入人
肉不可復出蜂亦尋死傳言尹吉甫後妻取蜂
去毒繫衣上以誘伯奇卽此也余在楚長沙見
蜜蜂自有無刺玩之掌上不能螫人與蠅無異又
可惟也

物之小而可愛者莫如蟻其占候似智其兼弱似勇其呼類似仁其次序似義其不爽似信有君臣之義焉兄弟之愛焉長幼之倫焉人之不
如蟻者多矣故淳于棼縱酒遺世而甘爲之壻亦有激之言也

人有掘地得蟻城者街市屋宇樓堞門巷井然有條唐五行志開成元年京城有蟻聚長五六
十步濶五尺至一丈厚五寸至一尺可謂異矣
蜂亦有之

蟻有黃色者小而捷與黑者鬪黑必敗僵屍蔽
野死者輒昇歸穴中喪亂之世戰骨如麻人不
及蟻多矣又有黑者長寸許最强螫人痛不可
忍亦有翼而飛者

蝓蟻轉丸以藏身未嘗不笑蟬之稿也蜘蛛垂
絲以求食未嘗不笑蠶之烹也然而清濁異致
仁暴殊科故君子寧饑而清無飽而濁寧成仁
而殺身無縱暴以苟活

蟬之爲蟻娘也子子之爲蚊也不善變者也盲

鼠之爲蝙蝠也田鼠之爲鴛也善變者也雉之爲蜃也雀之爲蛤也有情而之無情也腐草之爲螢也朽麥之爲蛾也無情而之有情也

淮南子曰子子爲蟲子子今雨水中小蟲也其形短而屈羣浮水面見人則沉其行一曲一直若無臂然故名之子無右臂也子無左臂也一作子子音吉厥或作蝓蠖稍久則浮水上而爲蚊矣葛稚川曰蠖蟻之育於醞醋芝櫨之產於枯木蝓蠖之滋於泥淤翠蘿之秀於松枝彼非

四時所創匠也言皆因物成形自無而有耳
天地間氣化形化各居其半人物六畜胎卵而
生者形化者也其它蚤蟲蟬蠹科斗野舫之屬
皆無種而生既生之後抱形而繁卽殄滅罄盡
無何復出蓋陰陽氤氳之氣主於生育故一經
薰蒸醞釀自能成形蓋卽陰陽爲之父母也
水馬逆流水而躍水日奔流而步不移尺寸兒
童捕之輒四散奔迸惟嗜蠅以髮繫蠅餌之則
擒抱不脫釣至案几而不知也

螟蛉有子，蜾蠃負之。謂負它子作已子也。故人
以過房子爲螟蛉，此語相沿至今。然蜾蠃實非
取它物爲子也。迺放卵窠中而殺小蟲以飼之。
耳陶隱居爾雅注云：蠨螋銜泥竹壁及器物作
房生子如粟米，乃捕取草上蜘蛛，滿中塞之，以
俟其子爲糧。此語鑿鑿有據，足破千古之誤。且
詩但言蜾蠃負之，未言其作已子也。則揚子雲
類我之說，誤之也。

壁虱有越街而齧人者，夷堅志載之詳矣。閩中

有一獄中壁虱最多諸囚苦之每晴明搜求了不可得一獄卒以昧爽出見市上有黑道如線視之虱也從獄中出越大門過市西一賣餅家爐下匿焉餅家久且致富卒乃白官發爐得數斗燔殺之臭聞十數里自此獄中得甦而賣餅家遂敗落矣壁虱閩中謂之木虱多杉木中所生治者以麥藁燒灰水淋之

江南壁虱多生木中惟延綏生土中遍地皆是也入夜則緣床入幙嗜人遍體成瘡雖徒至廣

庭懸床空中亦自空飛至南人至其地輒宛轉呼號不可耐無計以除之也

治蚤者以桃葉煎湯澆之蚤盡死治頭虱者以水銀揉髮中其大要在掃灑沐浴而已然人有善生虱者雖日鮮衣名香終不絕俗傳久病者忽無虱必死其氣冷也

書中蠹蛀無物可辟惟逐日翻閱而已置頓之處要通風日而裝潢最忌糊漿厚裱之物宋書多不蛀者以水裱也日曬火焙固佳然必須陰

冷而後可入筍若熱而藏之反滋蠹矣

蝮蛇大能吞鹿惟喜花草婦人山中有藤名蝮
蛇藤捕者簪花衣紅衣手藤以往蛇見輒凝立
不動卽以婦人衣蒙其首以藤縛之其膽護身
隨擊而聚若徒取膽者以竹擊其一處良久利
刃剖之膽卽落矣膽去而蛇不傷仍可縱之後
有捕者蛇輒逞腹間剖示人明其已被取也其
膽噉一粟於口雖拷掠百數終不死但性大寒
能萎陽道令人無子嘉禾沈司馬思孝廷杖時

有遺之者遂得不死而常以艱嗣爲慮越二十餘年始得一子或云其氣已盡故耳

鮫油可合硃砂能令印色隱起不蘸

蜈蚣長一尺以上則能飛龍畏之故常爲雷擊
一云龍欲取其珠也余親見人懸食器於空中者去地七尺許一大蜈蚣盤旋窺伺無如之何良久於地下作勢頭尾相就如彎弓狀一奮擲而上卽入器中矣

三吳有鬪促織之戲然極無謂鬪之有場盛之

有器必大小相配兩家審視數四然後登場決賭左右袒者各從其耦其賭在高架之上只爲首二人得見勝負其爲耦者仰望而已未得一寓目而輸直至於千百不悔甚可笑也

促織惟雌者有文采能鳴健鬪雄者反是以立秋後取之飼以黃豆糜至白露則夜鳴求偶然後以雄者進不當意輒咋殺之次日又以二雄進又皆咋殺之則爲將軍矣咋殺三雄則爲大將軍持以決鬪所向無前又某家有六將軍則

衆相戒莫敢與鬪乃以厚價潛售邑人其大將軍鬪止以股一踢之遠去尺許無不糜爛或當腰咬斷不須鬪也大將軍死以金棺盛之將軍以銀瘞於原得之所則次年復有此種不則無矣

促織與蜈蚣共穴者必捷而善鬪吳中人多能辨之小說載張廷芳者以鬪促織破其家哭禱於玄壇神夢神遣黑虎助之遂獲一黑促織所向無前旬日之間所得倍其所失此雖小事亦

可笑也又黑蜂有化爲促織者勇健異常但不恒值耳

嶺南多蛇人家承塵屋霑蛇日夜穿其間而不齧人人亦不懼也聞有人面蛇者知人姓名書則伺行人於山谷中呼其姓名應之則夜至殺其人然主家多蓄蜈蚣蛇至近則蜈蚣籠中奮擲縱之出逕往咋蛇或曰子美詩薄俗防人面蓋謂此也

菖蒲能去蚤虱而來鈴窮鈴窮者入耳之蟲也

說者以爲蚰蜒然蚰蜒蝸牛之屬不能入耳郭氏曰蚰蜒大者如釵股色正黃其足無數如蜈蚣然則今之蠿螋也蠿螋周官作蜺螋能以溺射人成瘡亦不聞有入耳者吳人又以蝸牛之無角者爲蚰蜒則是水蛭馬蝗之屬非蚰蜒也物之傳訛者多

蜻蛉飛好點水非愛水也遺卵也水蠹化爲蜻蛉蜻蛉相交還於水中附物散卵出復爲水蠹水蠹復爲蜻蛉交相化禪無有窮已淮南子曰

水蠆爲螭兔齧爲螿物之所爲出於不意

稽聖賦曰鱗鱗行以其背螭蛄鳴非其口按山海經有獸以其尾飛有鳥以其鬚飛不獨龍以角聽已也

山東草間有小蟲大僅如沙礫嗜人痒痛覓之卽不可得俗名拿不住吾閩中亦有之俗名沒子蓋烏有之意也視山東名爲佳矣

浙中郡齋嘗有小蟲似鱗鱗而小如針尾好緣紙窓間能以足敲紙作聲靜聽之如滴水然跡

之輒躍此亦焦螟之類與

晉惠帝元康中洛陽南山有蟲作聲曰韓尸尸未幾而韓謚誅

蟲有應聲者在人腹中有聲輒應有消麵者食麵數斗立盡有銷魚者安數斗鱠中鱠卽成水亦能銷人腹塊有畏酒者元載聞酒氣卽醉醫於其鼻尖挑一青蟲謂爲酒魔從此能飲有名惟哉者冤氣所結得酒則消有名鞠通者喜食枯桐尤嗜古墨耳聾人置耳邊立効有名脉望

者蠹魚三食神仙字所化有名度古者能食蛆
蚓而温會江州所嗜漁人背者大如黃葉眼遍
其上一眼一釘竟不識其何蟲也

物作人言余於文海披沙中詳載之矣今又得
數事姑記於此揚州蘇隱夜卧聞數人念阿房
宮賦聲急而小視之虱也其大如豆迺殺之唐
天寶間當塗民劉成李暉以巨舫載魚有大魚
呼阿彌陀佛俄而萬魚俱呼其聲動地明弘治
間慶陽天雨石子大如鵝卵小如雞頭皆作人

言

五雜組卷之九終

五雜組

五雜組

卷之二十一

十一

五雜組卷之十

陳留謝肇淛著

物部二

松柏後凋松柏未嘗不凋也但於衆木爲後耳
凡木皆以冬落葉至春而後發葉松柏獨以春
抽新葉旣長而後舊葉黃落今南中花木有不
易葉者皆然也迺知聖人下字不苟如此

王荆公字說云松柏爲羣木之長故松從公猶
公也柏從白猶伯也此說雖近有理然實穿鑿

松柏之字直諧聲耳五等之封始於三代而松
柏之字製於倉頡寧預知後世有公伯之爵耶
且松字古作窆从公者後世省文也卽且至微
而从公獮狙至劣而从侯豈亦以蟲之長乎
槐者虛星之精晝合夜開故其字從鬼然周禮
外朝之法面二槐爲三公之位王荆公解槐黃
中懷其美故三公位之吳草廬注云槐懷也可
以懷遠人也春秋元命包云槐之言歸也古者
樹槐聽訟其下使情歸實也然則槐之從鬼或

爲歸耳

洪武間出內府所藏桃核示詞臣核長五寸廣四寸七分前刻漢西王母賜漢武桃及宣和殿十字塗以金宋學士有蟠桃核賦宇宙之間固何所不有但謂西王母賜漢武者則妄誕無疑此必宣和間黃冠僞爲之以媚道君者耳王黼盛時廣求異物有以桃核半枚獻者中容米三四斗卽此類耳吾聞荔支木有人僞作桃核刻之者歲久亂真殆無以辨此亦不可不知也

曲阜孔林有楷木相傳子貢手植者其樹十餘
圍今已枯死其遺種延生甚蕃其芽香苦可烹
以代茗亦可乾而茹之其木可爲笏枕及棋枰
云敲之聲甚響而不裂故宜棋也枕之無惡夢
故宜枕也此木殊方不可知以余所經他處未
有見之者亦聖賢之遺跡也而守土之官日逐
採伐製器以充餽遺今其所存寥寥反不及商
丘之木以不才終天年不亦可恨之甚哉

余在嶧山見禹時孤桐於曲阜見孔子手植檜

及子貢手植楷木於閩雪峰見唐時枯木菴而
枯木菴質紋形色政與嶧陽孤桐相類色如黃
金而皮作斷紋不問知爲數千物也二處寺僧
守護甚嚴故至今無恙楷木已朽腐斷折獨留
根幹丈餘檜非聖人手植者乃其遺種也經金
兵火廟宇樹木盡爲煨燼而檜復挺一枝於東
廡間經今又三四百年矣不生不滅孑然獨聳
數十年間輒一發生且其紋左旋而上無傍枝
此爲異耳按孔林十里中雲木參天上無鳥巢

王太師系
無鴉聲下無荆棘蒺藜刺人之草聖人生前不
語恠乃身後著靈異若此豈亦以神道設教耶
抑或有地靈呵護之也

孔廟中檜歷周秦漢晉幾千年至懷帝永嘉三
年而枯枯三百有九年子孫守之不敢動至隋
恭帝義寧元年復生生五十一年至唐高宗乾
封二年再枯枯三百七十四年至宋仁宗康定
元年復榮至金宣宗貞祐二年兵火摧折無復
才遺後八十二年爲元世祖三十一年故根復

發於東廡頽址之間遂日茂盛翠色葱然至我
太祖洪武二年己巳凡九十六年其高三丈
有奇圍四尺許至弘治己未爲火所焚今雖無
枝葉而直幹挺然不朽不摧生意隱隱未嘗枯
也聖人手澤其盛衰關於天地氣運此豈尋常
可得思議乎

五嶺之間多楓木歲久則生癭瘤一夕遇暴雨
驟雨其贅長三五尺謂之楓人越巫取之作術
有通神之驗此亦樟柳神之類也一云取不以

法則能化去故曰老楓化爲羽人政謂此耳

建寧行都司有豫章木其中空可設數席余在
福寧龍泉菴後有榕木其中亦可盤坐五六人
枝梢寄生大可數十圍方廣巖有木自深坑出
直至巖頂寺僧自巖垂組繩下度之得三十丈
云而榦不甚巨半巖視之殊不覺其長也

宋時寢殿巨材謂之模枋模枋者人立其兩旁
不相見但以手摸之而已今之皇木徑亦逾丈
其最中爲棟者每莖價近萬金而昇拽之費不

與焉然川貴菁峒中亦不易得也

嘗見採皇木者言深山窮谷之中人跡不到有
洪荒時樹木但荒穢險絕毒蛇鷲獸出入山中
蜘蛛大如車輪垂絲如絙罾虎豹食之采者以
天子之命諭祭山神縱火焚林然後敢入其
非王命而入者不惟橫罹患害卽求之終年不
得一佳木也

榕木惟閩廣有之而晉安城中最多故謂之榕
城亦曰榕海云其木最易長折枝倒埋之二三年

之外便可合抱柯葉扶踈上參雲表大者蔽虧
百畝老根蟠拏如石焉木理邪而不堅易於朽
腐十圍以上其中多空此莊子所謂以不才終
天年者也閩人方言亦謂之松按松字古作窠
則亦與榕通用矣

閩人作室必用杉木器用必用榆木棺槨必用
楠木北人不盡爾也桑櫟槐松之類南人無用
之者北人皆不擇而取之故棟梁多曲而不直
什物多窳而不緻坐是故耳櫟楠豫章自古稱

之而柤木生楚蜀者深山窮谷不知年歲百丈
之榦半埋沙土故截以爲棺謂之沙板佳者解
之中有文理堅如鐵石試之者以暑月作合盛
生肉經數宿啓之色不變也然一棺之直皆百
金以上矣夫葬欲其速朽也今乃以不朽爲貴
使骨肉不得復歸於土魂魄安乎或以木之佳
者水不能腐蟻不能穴故爲貴耳然終俗人之
見也

木之有癭乃木之病也而後人乃取其癭留

礪者截以爲器蓋有瘿而後有旋文磨而光之亦自可觀但有南瘿北瘿之異南瘿多楓北瘿多榆南瘿蟠屈秀特北瘿則取其巨而多盛而已余在燕市中見瘿杯有大如斗者後在一宗室見以瘿木爲浴盆此以大爲貴也南方磊塊百狀或有自然耳可執小僅如雞子者此以小爲貴也政如北人賣大葫蘆種謂可以爲舟而南人乃取如栗大者爲扇墜人之好尚不同如此按劉子云榎楠鬱蹙以成縹錦之瘤則瘿木

之見重自古然矣

夫子稱松栢後凋蓋中原之地無不凋之木也
若江南樹木花卉凌冬不凋者多矣如荔支龍
目桂檜榕栝山茶之屬皆經霜逾翠蓋亦其性
耐寒非南方不寒也至於蘭菊水仙皆草本萎
恭當隕霜殺菽萬木黃落之時而色澤益媚非
性使然耶

俗言松三粒五粒段成式云粒當作鬣然亦不
知五鬣何義又云五鬣松皮不鱗今山中松未

見有不鱗者段又云欲松不長以石抵其直下
便不必千年方偃然亦不盡然也凡松髡其頂
則不復長旁榦四出久卽偃地矣京師報國寺
有松七八株高不過丈許其頂甚平而枝榦旁
出至十餘丈者數百莖夭矯如游龍然寺僧恐
其折每一榦以一木支之加丹堊焉好事者攜
酒上其頂盤踞羣坐此亦生平所未嘗見也

燕談載亳州法相
寺矮檜亦類此

三衢爛柯山中有數松盤拏蹙縮形勢殊詭余

嘗過之歎其生於荒僻無能賞者又十數武石
碣表於道周大書曰戰龍松朱晦翁筆也追思
往歲過羅源山路傍有石巖下覆古樹虬枝蒼
蔚其上坐而樂之徘徊土際得一石刻曰才翁
所賞樹石蓋蘇公爲福守時所書也乃知古人
識鑒其先得我心若此而必鐫題以表之則今
人不能亦不暇也

南昌翊聖觀有二松相去五尺合爲一幹名爲
義松余在福寧南峰菴見二榕樹亦然作門出

入其實非榦也乃根耳根初在土中後入土愈
深土落而根出怒卷如繆枝焉土漸低則根漸
高而成榦矣今人有僞作連理樹者皆用此也
若以此松爲義它木盡負心耶

嵩山嵩陽觀有古柏一株五人聯手抱之圍始
合下一石刻曰漢武帝封大將軍人但知秦皇
之封松而不知漢武之封柏也又唐武后亦封
栢五品大夫

北人於居宅前後多植槐柳之類南人卽不爾

而閩人尤忌之按桑道茂云人居而木蕃者去
之木蕃則土衰土衰則人病今人忌之以此然
術士之談何足信也土必膏沃而後草木蕃豈
有木盛土衰之理乎

涿州之涑水道中有大桑樹高十餘丈蔭百畝
云卽昭烈舍前之桑也自漢及今千五百年矣
而扶踈如故且其樞視常桑倍大土人珍之以
相餽遺云余按蕭道成所住宅亦有桑樹高二
丈許狀如車蓋道成好戲其下兄敬宗謂之曰

此樹爲汝生也今宅旣灰滅而桑之有無亦無人能知之者信乎在人不在物也

古人墓樹多植梧桐南人多種松栢北人多種白楊白楊卽青楊也其樹皮白如梧桐葉似冬青微風擊之輒淅瀝有聲故古詩云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余一日宿鄒縣驛館中甫就枕卽聞雨聲竟夕不絕侍兒曰病矣余訝之曰豈有竟夜雨而無簷溜者質明視之乃青楊樹也南方絕無此樹

白楊全不類楊亦如水松之非松類也李文饒
有柳栢賦似是栢名而柳其業者未審何木今
閩中有一種柳其葉如松而垂長數尺其榦亦
與柳不類俗名爲御柳夫詩人之咏御柳不過
禁御中柳耳此則別是一種而強名之者也
梓也欝也椅也楸也豫章也一木而數名者也
蓮也荷也芙蓉也菡萏也芙蕖也一花而數名
者也

楓棗二木皆能通神靈卜卦者多取爲式盤式

局以楓木爲上棗心爲下所謂楓天棗地是也
靈棋經法須用雷劈棗木爲之則尤神驗兵法
曰楓天棗地置之槽則馬駭置之轍則車覆其
異如此蓋神之所棲亦猶鬼之棲樟柳根也
楚中有萬年松長二寸許葉似側栢藏篋笥中
或夾冊子內經歲不枯取置沙土中以水澆之
俄頃復活不知其所從出或云是老苔變成者
然苔無莖無根而彼莖亦如松栢有根鬚數條
未必是也

燕齊人採椿芽食之以當蔬亦有點茶者其初
苗時甚珍之既老則莖而蓄之南人有食而吐
者然椿有香臭二種臭者土人以湯淪而溷之
亦可食也考之圖經疎而臭者乃樗耳蓋二木
甚相類但以氣味別之今人不復識認槩呼爲
椿也

木蘭去皮而不死紫薇搔其皮則樹皆搖動
樺木似山桃其皮軟而中空若敗絮焉故取以
貼弓便於握也又可以代燭余在青州持官炬

者皆以鐵籠盛樺皮燒之易燃而無烟也亦可以覆菴舍一云取其脂焚之能辟鬼魅

竹譜曰竹之類六十有一余在江南目之所見者已不下三十種矣毛竹最鉅支提武夷中有大如斗者太姥玉壺菴竹生深坑中乃與崖上松栝齊稍計高二十餘丈其最奇者有人面竹其節紋一覆一仰如畫人面然又有黃金間碧玉竹其節一黃一碧正直如界然有歲竹見雪峰語錄今雪峰有之其它不可殫紀也

栽竹無時雨過便移須留宿土記取南枝此妙
訣也俗說五月十三爲竹醉日不特此也正月
一日二月二日三月三日直至十二月十二日
皆可栽大要掘土欲廣不傷其根多砍枝梢使
風不搖雨後移之土濕易活無不成者而暑月
尤宜蓋土膏潤而雨澤多也

宋葉夢得善種竹一日遇王份秀才曰竹在肥
地雖美不如瘠地之竹或巖谷自生者其質堅
實斷之如金石夢得歸而驗之果信余謂不獨

竹爲然凡梅桂蘭蕙之屬人家極力培養終不及山間自生者蓋受日月之精得風霜之氣不近烟火城市自與清香逸態相宜故富貴豢養之人其筋骨常脆於貧賤人也

栽花竹根下須撒穀種升許蓋欲引其生氣穀苗出土則根行矣

竹太盛密則宜芟之不然則開花而逾年盡死亦猶人之瘟疫也此余所親見者後閱避暑錄亦載此凡遇其開花急盡伐去但留其根至明

春則復發矣

廣南多巨竹剖其半一俯一仰可以代瓦桂海
虞衡志載徭人以大竹爲釜物熟而竹不灼少
室山竹堪爲甌山海經舜林中竹一節可爲船
蓋不獨爲椽已也

高潘州有踈節之竹六尺而一節黎母山有丈
節之竹臨賀有十抱之竹南荒有芾竹其長百
丈雲母竹一節可爲船永昌有漢竹一節受一
斛羅浮巨竹圍二十尺有三十九節節長二丈

此君巨麗之觀一至於此

簷竹細竹也長數尺許其筍冬夏生可食近日黃白仲詩有簷竹爲椽之語誤矣

東南之美有會稽之竹箭焉竹自竹箭自箭乃二物也異物志箭竹細小勁實可爲箭故名之而竹之用多又不獨爲箭已也

移花木江南多用臘月因其歸根不知搖動也洛陽花木記則謂秋社後九月以前栽之蓋過此沍寒亦地氣不同耳獨竹於盛暑烈日中移

得其法無不成長蓋其堅貞之性不獨耐寒亦足敵暑如有德之士貧賤不移富貴不淫也竹名妬母後筍之生必高前筍竹初出土時極難長累旬不盈尺逮至五六尺時潛記其處一夜輒尺許矣

武夷城高巖寺後有竹本出土尺許分兩岐直上此亦從來未見之種按宋史五行志天禧間太平興國寺亦有此而大中祥符間黃州江陵武岡晉原諸處且以祥瑞稱賀矣

按陶穀清異錄載浙中有

天親竹皆雙
岐自是一種

芝蘭生於空谷不以無人而不香然芝實無香也蘭閩中最多其於深山無人跡處掘得之者爲山蘭其香視家蘭爲甚人家所種紫莖綠葉花簇簇然若謂一幹一花而香有餘者爲蘭一幹數花而香不足者爲蕙則今之所種皆蕙耳而亦恐未必然也卽山谷中絕香之蘭未見有一幹一花者吾閩蘭之種類不一有風蘭者根不着土叢蟠木石之上取而懸之簷際時爲風

吹則愈茂盛其葉花與家蘭全無異也有歲蘭
花同而葉稍異其開必以歲首故名其它又有
鶴蘭米蘭朱蘭木蘭賽蘭玉蘭則另各一種徒
冒其名耳

蘭最難種太密則瘦太疎則枯太肥則少花太
瘦則漸萎太燥則葉焦太濕則根朽久雨則腐
久曬則病好風而畏霜好動而惡潔根多則欲
刷葉茂則欲分根下須得灰糞亂髮實之以防
蟲虱清晨須用櫛髮油垢之手摩弄之得婦人

手允佳故俗謂蘭好淫也須置通風之所竹下池邊稍見日影而不受霜侵始不夭札故北方人以重價購得之百計不能全活亦其性然耳古者女子佩蘭故內則曰婦或賜之蘭則受而獻諸舅姑燕姑夢天與已蘭文公遂與之蘭而御之淮南子曰男子植蘭美而不芳情不相與往來也則蘭之宜於婦人其來久矣

古人於花卉似不着意詩人所咏者不過茅苜卷耳蘋蘩之屬其於桃李棠棣芍藥菡萏間一

及之至如梅桂則但取以爲調和滋味之具初
不及其清香也豈當時西北中原無此二物而
所用者皆其乾與實耶周禮邊人八邊乾榛與
焉榛卽梅也生於蜀者謂之榛商書若和羹汝
作鹽梅則今烏梅之類是已可見古人卽生青
梅未得見也况其花乎然召南有標梅之咏今
河南關中梅甚少也桂蓄於盆盎有間從南方
至者但用之入藥未聞有和肉者而古人以薑
桂和五味莊子曰桂可食故伐之豈不冤哉然

余宦西北十餘年卽生薑芽亦不數見也

自暗香疎影之句爲梅傳神而後高人墨客相繼吟賞不置然翫華而忘實政與古人意見相反閩浙三吳之間梅花相望有十餘里不絕者然皆俗人種之以售其實耳花時苦寒凌風雪於山谷間豈俗子可能哉故種者未必賞賞者未必種與它花卉不同也

菊於經不經見獨離騷有餐秋菊之落英然不落而謂之落也不賞翫而徒以供餐也則尚未

爲菊之知己也卽芍藥古人亦以調食使今人爲之亦大殺風景矣

秦詩山有苞櫟隰有六駮毛氏注以爲駮馬此固無害於義但水中原有六駮其皮青白遠望之如獸焉見崔豹古今注且詩下章山有苞櫟隰有樹檉據其文意似皆指草木也故陸機不從毛氏之說雖詩人未必拘拘若此但以爲木則相屬以爲獸則相遠且止言駮足矣何必六也鄭詩山有喬松隰有游龍龍亦草名古人之

言往往出奇若此又豈得指爲遊戲之龍乎又
宋時里語曰斫檀不諦得莢蒨莢蒨尚可得駁
馬莢蒨與六駁木相似言伐檀而誤得莢蒨得
莢蒨而悞以爲駁得駁而悞以爲駁馬其去本
來愈遠矣此見羅願爾雅翼爲拈出之

橘渡淮而北則化爲枳故禹貢揚州厥包橘柚
錫貢蓋以其不耐寒故包裹而致之也然柚似
橘而大其味甚酸與橘懸絕乃得附橘著名幸
矣廣志曰成都有柚大如斗今閩廣有一種如

瓜者方之謂之拋蓋其蒂最牢任風拋擲而不墜也其色味彌劣矣

拋花白色似玉蘭其香酷烈諸花無與敵者予
子上也余與喻正之郡守禊飲郊外十里之中
異香逆鼻諸君詫以爲奇余笑謂此柚花也形
質既粗色味復劣故雖有奇香無賞之者衆采
而遞嗅之果然夫香壓衆花而名不出里閭余
至今尚爲此君扼腕也

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此寄興之言耳萱草豈能

忘憂而詩之所謂諛草又豈今之萱草哉羅
曰諛忘也婦人因君子行役思之不置故言安
得善忘之草樹之使我漠然而無所思哉然而
必不可得也使果爲萱草何地無之而乃有安
得之歎耶凡詩之言安得者皆不可得而設或
擬託之詞也後人以萱與諛同音遂以忘憂名
之此蓋漢儒傅會之語後人習之而不覺其非
也萱草一名鹿葱一名宜男然鹿葱晏元獻已
辨其非矣宜男自漢相傳至今未見其有明驗

也

古人於瓜極重大戴禮夏小正五月乃瓜八月
剥瓜豳風七月食瓜小雅中田有廬疆場有瓜
是剥是菹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今人
醃瓜爲菹不可以享下賓而况祭祖考乎但古
人之瓜亦多種類非今之西瓜也西瓜自宋洪
皓始攜歸中國自此而外有木瓜王瓜金瓜甜
瓜廣志所載又有烏瓜魚瓜蜜甯瓜等十餘種
不知古人所云食瓜的是何種今人西瓜之外

無有薦賓客會食者漢陰賁人夢食燉煌瓜甚美燉煌西羗地也豈此時西瓜已有傳入中國者但不得其種耶今時諸瓜其色澤香味豈復有出西瓜之上者始信邵平五色浪得名耳

禮爲天子削瓜者副之巾以絺副析也旣削之又四析之而巾覆焉爲國君者華之巾以綌華中裂之不四析也爲大夫累之累裸也謂不以巾覆也士薨之謂不中裂但橫斷去薨而已庶人斂之不橫斷也古人以一瓜之微乃極其瑣

屑若是旣蒞以祭便欲壽考受祜而食之之法
又各有等限使不踰越不知何意以此爲訓宜
乎曹孟德有進一瓜而斬三妾之事也

匏亦瓜之類也與瓠一種而有甘苦之異甘者
爲瓠詩所謂幡幡瓠葉是也苦者爲匏不可食
但可用以渡水而已詩所謂匏有苦葉濟有深
涉是也故夫子謂子路吾豈匏瓜也哉焉能繫
而不食言但可翫而不可食也注者乃以繫於
一處而不能飲食解之則凡草木之類皆然何

必匏瓜此大可笑也然匏瓠古亦通用廣雅曰
 匏瓠也惠子謂莊子魏王貽我五石之瓠則亦
 匏也河汾之寶有曲沃之懸匏焉則亦瓠也今
 人以長而曲者為瓠短項而大腹者為葫蘆即
 匏也亦謂之壺豳風八月斷壺鶡冠子中流失
 船一壺千金是也然則壺嫩而甘者亦可食老
 而苦者古人皆用以渡水今人則用以盛水而
 已與瓠形質既殊其熟瓠先而匏後而古人通
 用之者原一種也

陸佃埤雅斷以為二種固亦無害乃釋匏而又釋壺與瓠

爲三
誤矣

余於市場戲劇中見葫蘆多有方者又有突起
成字爲一首詩者蓋生時板夾使然不足異也
最後於閩中見一葫蘆甚長而拗其頸結之若
繩狀此物甚脆而蔓係於樹腹又甚大不知何
以能結之也或云以燒酒沃之則軟而可結山
東亦嘗見之但長頸者另一種耳
南州異物志載蕉有三種最甘好者爲羊角蕉
其一如雞卵其一如藕于此皆芭蕉耳今閩廣
蕉尚有數種有美人蕉樹葉皆似芭蕉而稍小

開花殷紅鮮麗千葉如槌經數月不凋謝槌置
瓶中以水漬之亦可經一兩月也此蕉最佳書
齋中多植之有鳳尾蕉其本籠巨葉長四五尺
密比如魚刺然高者亦丈餘又有番蕉似鳳尾
而小相傳從流求來者云種之能辟火患

美人蕉華而不實吳越中無此種顧道行先生
移數本至家園植之花時賓朋親識賞者如雲
以爲從來未始見也先生喜甚以美蕉名其軒
今復二十餘年不知何如耳番蕉云是水精故

能辟火將枯時以鐵屑糞之或以鐵丁釘其根則復活蓋金能生水也物性之奇有如此者植盆中不甚長一年纔落一下葉計長不能以寸也亦不甚作花余家畜一本三十年中僅見兩度花耳花亦似芭蕉而色黃不實

歷考史傳所載果木如所云都念猪肉子猩猩果人面樹者今皆不可得見而今之果木又多出於紀載之外者豈古今風氣不同或昔有而今無或未顯於昔而蕃衍於今也今閩中有無

花果清香而味亦佳此卽倦遊錄所謂木饅頭者又有一種甚似阜筴而實若蒸栗土人謂之肥早果或云卽菩提果至於佛手柑羅漢果之類皆不見紀載而出谷中可充口實而人不及知者益多矣

牡丹自唐以前無有稱賞僅謝康樂集中有竹間水際多牡丹之語此是花王第一知己也楊子華有畫牡丹處極分明之詩子華北齊人與靈運稍相後段成式謂隋朝種植法七十卷中

初不說牡丹而海山記迺言煬帝闢地爲西苑
易州進二十相牡丹有赭紅頰紅飛來紅等名
何其妄也自唐高宗後苑賞雙頭牡丹至開元
始漸貴重矣然牡丹原止呼木芍藥芍藥之名
著於風人吟咏而牡丹以其相類依之得名亦
猶木芙蓉之依芙蓉爲名耳蓋古之重芍藥亦
初不賞其花但以爲調和滋味之具而牡丹不
適於口故無稱耳今藥中有牡丹皮然惟山中
單瓣赤色五月結子者堪用場圃所植不入藥

也

牡丹自閩以北處處有之而山東河南尤多埤
雅云丹延以西及褒斜道中與荆棘無別土人
皆伐以爲薪未知果否也余過濮州曹南一路
百里之中香氣逆鼻蓋家家圃畦中俱植之若
蔬菜然縉紳朱門高宅空鎖其中自開自落而
已然北地種無高大者長僅二尺而止余在嘉
興吳江所見迺有丈餘者開花至三五百朵北
方未嘗見也此花唐宋之時莫盛於洛陽今則

徒多而無奇豈亦氣運有時而盛衰耶

牡丹各花俱有獨正黃者不可得不知當時姚氏之種何以便絕今天下粉白者最多紫者次之正紅者亦難得矣亦有墨色者須茁芽時以墨水澆其根比開花作蔚藍色尤奇也王敬美先生在關中時秦藩有黃牡丹盛開宴客敬美甚詫以重價購二本攜歸至來年開花則仍白色耳始知秦藩亦以黃梔水澆其根幻爲之以欺人也

牡丹芍藥之不入閩亦如荔支龍眼之不過浙也此二者政足相當近來閩中好事者多方致之一二年間亦開花如常但微覺瘦小過三年不復生又數年則萎矣然北方茉莉經冬卽死而茉莉不絕者致之多也閩人苟不惜貲力三年一致之何患無牡丹哉

閩中有蜀茶一種足敵牡丹其樹似山茶而大高者丈餘花大亦如牡丹而色皆正紅其開以二三月照耀園林至不可正視所恨者香稍不

及耳然牡丹香亦太濃故不免有富貴相蜀茶
色亦太艷政似清華宮肥婢不及昭陽掌上舞
人也

世之味牡丹者亦自獎借太過如云國色天香
猶可至謂芍藥爲近侍芙蓉避芳塵虛生芍藥
徒勞妬羞殺玫瑰不敢開恐牡丹未敢便承當
也牡丹豐艷有餘而風韻微乏幽不及蘭骨不
及梅清不及海棠媚不及荼蘼而世輒以花之
王者富貴氣色易以動人故也芍藥雖草本而

一種妖媚毛神殊出牡丹之右譬之名姬嬌婢侍君夫人之側恐有識者消魂不在彼而在此不知世有同余好不

揚州瓊花種既不傳論者紛紛楊用脩以爲卽
梔子花何言之太易也齊東楚語言絕類聚八
仙但色微黃而香此與梔子有何干涉七脩類
藁謂不但瓊花不傳卽聚八仙亦不知何似而
以繡裘花當之余謂卽仁寶與楊用脩皆因不
識聚八仙故遂妄模瓊花耳余在濮州蘇觀察

園中見有花如茉莉而八朶爲一簇問其人曰
聚八仙也因之始識聚八仙而瓊花旣云絕類
則亦必八朶相簇若以爲施子則僅八之一以
爲繡裘則太繁密與聚八仙愈不相類但當時
旣云天下皆無獨揚州一株則必天生另一奇
種而後人取其孫枝移接他樹安能如其故物
而必求目前常有之花以實之宜乎說之益混
也

瑞香原名睡香相傳廬山一比丘僧書寢山石

下夢寐之中但聞異香酷烈覺而尋之因得此
花故名睡香後好事者竒其事以爲祥瑞迺改
爲瑞余謂山谷之中竒卉異花城市所不及知
者何限而山中人亦不知賞之三吳最重玉蘭
金陵天界寺及虎丘有之每開時以爲竒翫而
支提太姥道中彌山滿谷一望無際酷烈之氣
衝人頭眩又延平山中古桂夾道上參雲漢花
墮狼藉地上入土數尺固知荆山之人以玉抵
鵲良不誣也

子美於蜀不賦海棠此未必有別意亦偶不及之耳且詩中花譜不及之者亦多何獨海棠也自鄭谷有子美無情爲發揚之語而宋人動以爲口實至謂子美母名海棠者不知出於何書亦可謂穿鑿之甚矣

詩有女同車顏如舜華舜木槿也朝開暮落婦人容色之易衰若此詩之寄興微而婉矣然花之朝開暮落者不獨槿花如蜀葵茉莉木芙蓉棗花皆然而銀杏花一開卽落又速於木槿也

但木槿色稍艷耳

本草綱目謂菊春生夏茂秋華冬實然菊何嘗有實此與離騷落英同誤矣牡丹與桂間有實者牡丹實可種而桂不可種也竹有花者而未見其實然竹花踰年卽死謂之竹米此乃竹之瘦非花也楊用脩謂餘干有竹實大如雞子此老語多杜撰吾未敢信

世傳黃楊無火入水不流此未之試或不盡然也物皆易長而此木最難長故有厄閏之說言

閏年則縮入土此說亦未必然但狀其不長耳
金陵僧寺齋前多植爲玩徃徃遊處三十餘年
而不能高咫尺者柔嫩如故不但不長亦不老
也

白蓉可以血玉嘉榮之草服者不霆血玉者染
玉使作血色也不霆者令人不畏雷霆也此二
語甚竒

拾遺記載紫泥菱莖如亂絲一花千葉根浮水
上實沉泥中食之不老今趙州寧晉縣有石蓮

子皆埋土中不知年代居民掘土往往得之有
數斛者其狀如鐵石而肉芳香不枯投水中卽
生蓮葉食之令人輕身延年已瀉痢諸疾今醫
家不察乃以番蓮子代之苦澀腥氣嚼之令人
嘔逆豈能補益乎

古人重口實故梅被橫差調羹芍藥杏桂屈作
醬酪自唐而後稍稍爲花神吐氣矣然徒賞其
華而不知究其用古人所以忘秋實之歎也傳
記所載盧懷慎作竹粉湯蘭先生作蘭香粥劉

禹錫作菊苗齏今人有以玫瑰茶薇牡丹諸花
片蜜漬而啖之者芙蓉可作粥亦可作湯閩建
勝人多取蘭花以少鹽水漬三四宿取出洗之
以點茶絕不俗又菊蕊將綻時以蠟塗其口俟
過時猶以入湯則蠟化而花茁馨香酷烈尤奇
品也但蘭根食之能殺人不可不慎

司馬溫公有晚食菊羹詩采擷授厨人烹滄調
甘酸毋令薑桂多失彼真味完古今餐菊者多
生咀之或以點茶耳未聞有爲羹者亦不知公

所羹者花耶葉耶今人有采菊葉煎麵餅食之者其味香尤勝枸杞餅也

月令曰菊有黃華黃者天地之正色也凡香皆不以色名而獨菊以黃花名亦以其當搖落之候而獨得造化之正也然世人好奇每以緋者墨者白者紫者爲貴至於黃則尋常視之矣菊種類最多其知名者不下三十餘種其栽培之方亦甚費力余在復州見好事家菊花有長八尺者花巨如盃後爲吳興司理偶得佳種自課

植之芟其繁枝去其旁蕊只留三四頭洎秋亦
高七尺許大亦如之過此不能常在宅中卽有
其種不復長矣庚戌秋在京師始習見以爲常
蓋貴戚之家善於培植故也

人生看花情景和暢窮極耳目百年之中能有
幾時余憶司理東郡時在曹南一諸生家觀牡
丹園可五十餘畝花遍其中亭榭之外幾無尺
寸隙地一望雲錦五色奪目主人雅歌投壺任
客所適不復以賓主俗禮相恩夜復皓月照耀

如同白晝。懽呼譁浪達旦。始歸衣上餘香。經數日猶不散也。又十餘年在長安。一勳戚家看菊。高堂五楹。主客几筵之外。盆盎密砌。間色成列。凡數百本。末皆齊正。如一無復高下參差。左右顧盼。若一幅霞箋。然旣而移觴中堂。以及曲房夾室迴廊耳舍。無不若是者。變童歌舞。委蛇其中。兼以名畫古器琴瑟圖書縱橫錯陳。不行觴政。不談俗事。雖在畫欄朱拱之內。蕭然有東籬南山之致。蓋生平看花極樂境界。不過此二度。

耳居諸如流每一念之恍如夢寐中也

得勝花者未必有勝地得勝地者未必有勝時
得勝時者未必有勝情得勝情者未必有勝友
雕欄畫棟委巷村廛非地也凄風苦雨炎晝晦
夜非時也宦情生計愁懷病體非情也官富
室村妓俗人非友也具花情然後擇花友偕花
友然後謀花地定花地然後候花時庶幾歲一
遇之矣然而不可必得也淳熙如臯志所謂李
嵩者自八十看花至一百九歲而終無一歲不

預焉可謂厚幸矣而吾猶竊有恨也彼蹉跎於壯年而徒闡闔於末景也

歐文忠在滁州命屬吏治花所謂我欲四時攜酒去莫教一日不花開者可謂得種花之妙諦矣滁爲江北花視南方較少若吾閩廣則四時不絕之花人人方可辦不待教也今姑母論其他只蘭桂二種已可貫四時矣閩中桂嘗以七月開花直至四月而止五六月長芽之候芽成葉則復花矣蘭則自春徂冬無不花者故有

四季蘭之名其他相踵而發者固不可一二數也

今朝廷進御常有不時之花然皆藏土窖中四周以火逼之故隆冬時卽有牡丹花計其工力一本至十數金此以難得爲貴耳其實不時之物非天地之正也大率北方花木過九月霜降後卽掘坑塹深四尺寘花其中周以草秸而密堊之春分乃發不然卽槁死矣南方攜入北者如梅桂梔子之屬尤難過臘至茉莉則百無

一存矣

凡花少六出者獨施子花六出其色香亦皆殊
絕故段成式謂卽薜蔔花楊用脩謂卽揚州瓊
花然皆非也此花在閩中極多且賤與素馨茉莉
皆不擇地而生者北至吳楚始漸貴重耳茉莉
在三吳一本十錢入齊輒三倍酬直而閩廣
家家植地編籬與木槿不殊至於薔薇玫瑰酴
醾山茶之屬皆以編籬以語西北之人未必信
也

蜀孟昶僭擬宮闕於成都四十里盡種木芙蓉
每至秋時鋪以錦繡高下相照謂左右曰真錦
城也然木芙蓉極易長離披散漫至不可耐及
其衰也殘花敗葉委藉狼狽蕭索之狀無與爲
比此與朝菌木槿何異而乃誇以爲麗其敗亡
也不亦宜乎

兗州張秋河邊有挂劍臺云卽徐君墓季札所
挂劍處也臺下有草一豎一橫如人倚劍之狀
食之能已人心疾余謂此草不生它所而獨產

挂劔臺立季子義氣所感而生耶至於療人心疾之說亦不過廉頑立懦之遺意耳不知其偶然耶抑好事者傳會之也余在張秋覓所謂挂劔草者臺前後乃無有而鄰近民庄或有之至水部署中亦間有數莖此豈聞挂劔之風而興起者耶可爲一笑也

有睡草亦有却睡之草有醉草亦有醒醉之草有宵明之草亦有晝暗之草有夜合之草亦有夜舒之草物性相反有如此者

丘文莊謂棉花自元始入中國非也棉花雖有
草木二種總謂之木棉花其實木種者迺班枝
花非棉花也唐李商隱詩木棉花發鷓鴣飛通
鑑梁武帝木棉阜帳史炤注釋甚詳與今棉花
無異但云江南多有之今則燕魯燕洛之間盡
種之矣豈元時始求種於江南而令北地種之
耶若謂自虜地入中國則虜地何嘗有棉花漢
中行說教匈奴得漢緼絮馳荆棘中卽裂示不
如氊貉之厚也况棉花極畏寒齊地若霜早則

花皆無收故宜於閩廣今反謂其自北而至可乎

人有召箕仙以白雞冠請詩者卽書曰雞冠本是臙脂染其人曰誤矣乃白色者也復續曰洗却臙脂似粉粧只爲五更貪報曉至今猶帶一頭霜又有召仙以紅梅爲題以儔頭牛爲韻箕云雪骨冰肌孰與儔人曰所求乃絳梅非白也良久書曰點些顏色在枝頭牧童睡起朦朧眼錯認桃林欲放牛一詩頗有致而事絕相類豈

好事者爲之耶

閩中山谷溪澗間有草蔓生類兔耳而色正碧
菁翠嫩妍異於他卉植移盆中甚有幽致殊勝
菖蒲躑躅也但性畏日稍曠卽槁須置池畔巖
側濃陰倒石之下余行天下未有見此草者

芝者菌蕈同類本非難得之物但以產於室內
梁間非意得之故爲瑞耳若山谷間朽木浥雨
自然叢生朝夕雲霞薰蒸自成五色無足異者
宋景德間天書興丁謂獻芝至十餘萬本政和

問花石綱興郡守李文仲采及三十萬本有一
本數千葉衆色咸備是可謂之瑞乎

菌蕈之屬多生深山窮谷中蛇虺之氣薰蒸易
中其毒西湖志載宋吳山寺產菰大如盤五色
光潤寺僧以獻張循王王以進高宗高宗復詔
還寺往返既久有汁流下犬舐之立斃始大驚
懼瘞之又有笑菌食者笑不止名笑矣乎椰子
厚有文紀之今閩人多取菌剋油作菜油市人
食者輒大吐委頓其毒甚者遂至殺人不可不

慎也

凡菌爲羹照人無影者不可食夷堅志載金溪田僕食蕈一家嘔血死者六人惟立岑幸以痛飲而免蓋酒能解毒也又嘉定乙亥僧德明遊山忽得奇菌歸以供衆毒發僧行死者十餘人德明亟嘗糞獲免有日本僧定心者寧死不污至膚理拆裂而死至今菴中藏有日本度牒其僧姓平氏日本國京東相州行香縣上守鄉元勝寺僧也寧死非命不污其口亦庶幾陳仲子

之風矣

嘉靖壬子四月金陵有井皮竹者於其家竹林中得一大菌烹而食之數口皆毒死又有張椿種瓜爲業圃中留一瓜極大者以自奉方食兩片卽死聞其氣者亦病乃知異常之物不可輕食太平廣記載李崇真在蜀庭中有一橘大而晚熟有小孔如針賓僚驚異欲表進之久而乃罷及剖則有赤斑蛇蟠其中又韋臯鎮成都有柑大如斗欲以進醫者咎殷在座固持不可請

以針刺其帶流血霑席駭而剖之乃兩頭蛇也
可不戒哉

學而不行謂之視肉山海經狄山有視肉注聚
肉形如牛肝有兩目食之至盡尋復生如故太
平廣記載蘭溪蕭靜之掘地得物如人手臞而
食之甚美後遇一道士話之道士曰此肉芝也
壽等龜鶴矣江鄰幾雜志云徐禎廷評於廬州
河次得一小兒手無指懼而棄之此政所謂肉
芝者也狄山所產想亦此類

槐花黃舉子忙
枇杷黃醫者忙

滇中有雞蹤蓋菌蕈類也以形似得名其油如醬可以點肉亦閩中烏鯨醬之類也

俗云黃金無假阿魏無真阿魏生西域中一名合昔泥其樹有汁沾物卽化人多牽羊豕之類繫樹下遙以物撼其樹汁落則羊豕皆成阿魏矣樹上之汁終不可得故云無真也其味辛平無毒殺諸蟲破癥瘕下惡除邪解蠱毒且其氣極臭而能止臭彼中以淹羊肉甚美中國止入

藥物而已又有馬思答吉者似椒而香酷烈以當椒用有回回豆狀如榛子磨入麵中極香兼去麵毒

特迦香出弱水西形如雀卵色頗淡白焚之辟邪去穢鬼魅避之唵叭香出唵叭國色黑蕪之不甚香而可和諸香亦能辟邪魅京師有賃宅住者其宅素凶旣入不能便移但日焚唵叭香一爐至夜中監子聞鬼物相與語曰彼所焚何物令我頭痛不堪當相率避之越二日宅遂清

吉無患乃知博物志載漢武帝焚西使香宮中
病者盡起徐審得鷹嘴香焚之一家獨不疫疾
當不誣也

永樂初天妃宮有鶴卵爲寺僧所烹將熟矣老
僧見其哀鳴命取還之數時雛出僧驚異探其
巢得香木尺許五采如錦持以供佛後有倭奴
見以五百金買之問何物曰此仙香也焚之死
人可生卽返魂香也

安息香能聚鼠其烟白色如縷直上不散又狼

糞烟亦直上故烽堠用之北虜氊帳中數百人
共處中支一鍋其烟直透頂孔而出燒狼糞故
也

血竭一名騏驎竭出南番中廣州亦有之樹高
數丈葉似櫻桃而有二稜脂液滴下如膠飴狀
久而堅凝色如乾血又能破積血止金瘡血故
以血竭名也洪熙初李祭酒時勉因上元夜拾
墜金釵俟其人至還之乃千戶之婦也夫婦德
公甚厚餽遺俱不受乃出藥物一片曰此名血

日李... 三
竭出於異國往年征交廣所得既不費財而可
備緩急願公納之公乃受以語夫人後公以言
事忤旨爲金瓜槌折其脅幾殆召醫視之曰傷
雖重可爲也但須真血竭夫人卽取昇之遂得
甦時論以爲還金之報也一云是紫錙樹之脂
驗者以透指甲爲真

漢唐郎署近侍皆賜雞舌香以防口過雞舌香
卽丁香也有雌雄二種雌者大而良俗名母丁
香顆粒如山茱萸擊破有從理解爲兩向若雞

舌狀故名廣州有之

沉香樹類椿細枝緊實未爛者爲青桂黑堅沉
水者爲沉香帶斑點者爲鷓鴣沉半沉者爲穉
香形象雞骨者爲雞骨香象馬蹄者爲馬蹄香
在土中成薄片者爲龍鱗香亞於沉香爲速香
不沉者爲黃香交州人謂之蜜香佛經謂之阿
迦爐香一物而異名如此近於果中之蓮藕夫
用脩所記一香七名者誤也

宋宣和間宮中所焚異香有篤耨龍涎亞悉金

顏雪香褐香軟香之類今世所有者惟龍涎耳
又有瓠香猊眼香皆不知何物

龍涎於諸香中最貴游宦紀聞云每兩不下百
千次者亦五六十千近海旁常有雲氣罩山間
者龍睡其下也土人相約更守或半載或二三
載雲散則龍去矣往跡之必得龍涎或五七兩
或十餘兩又言大海洋中有旋渦龍伏其下涎
常湧出爲風吹日曬結成一片嶺外雜記云龍
枕石睡涎沫浮水積而能堅余問嶺南諸識者

則曰非龍涎也乃雌雄交合其精液浮水上結而成耳果爾則腥穢之物豈宜用之清淨之所哉今龍涎氣亦果腥但能收斂諸香使氣不散雖經十年香味仍在故可寶也

呂惠卿對神宗言凡草木皆正生嫡出惟蔗側種根上庶出故字從庶然薯蕷亦側種旁出也嵇含草木狀作竿蔗謂其挺直如竹竿也今人乃作甘蔗誤矣

易曰萑陸夬夬陸商陸也下有死人則上有商

陸故其根多如人形俗名樟柳根者是也取之
之法夜靜無人以油炙梟肉祭之俟鬼火叢集
然後取其根歸家以符煉之七日卽能言語矣
一名夜呼亦取鬼神之義也此草有赤白二種
白者入藥赤者使鬼若誤服之必能殺人又荆
楚歲時記三月三日杜鵑初鳴田家候之此鳥
晝夜鳴血流不止至商陸子熟乃止蓋商陸未
熟之前正杜鵑哀鳴之候故稱夜呼也

五雜組卷之十

終

五雜組卷之十一

陳留謝肇淛著

物部三

古人造茶多舂令細末而蒸之唐詩家僮隔竹
敲茶臼是也至宋始用碾揉而焙之則自本朝
始也但揉者恐不若細末之耐藏耳

蘇才翁與蔡君謨鬪茶蔡用惠山泉水蘇茶稍
劣改用竹瀝水煎遂能取勝然竹瀝水豈能勝
惠泉乎竹瀝水出天台云彼人將竹少屈而取

之盈瓮則竹露非竹瀝也若醫家火逼取瀝斷不宜茶矣

閩人苦山泉難得多用雨水其味甘不及山泉而清過之然自淮而北則雨水苦黑不堪烹茶矣惟雪水冬月藏之入夏用乃絕佳夫雪固雨所凝也宜雪而不宜雨何故或曰北地屋瓦不淨多穢泥塗塞故耳

宋初閩茶北苑爲之最初造研膏繼造臘面旣又製其佳者爲京挺後造龍鳳團而臘面廢及

蔡君謨造小龍團而龍鳳團又爲次矣當時上
供者非兩府禁近不得賜而人家亦珍重愛惜
如王東城有茶囊惟楊大年至則取以具茶它
客莫敢望也元豐間造密雲龍其品又在小團
之上今造團之法皆不傳而建茶之品亦遠出
吳會諸品之下其武夷清源一種雖與上國爭
衡而所產不多十九饒鼎故遂令聲價靡不復
振

今茶品之上者松蘿也虎丘也羅芥也龍井也

陽羨也天池也而吾閩武夷清源鼓山三種可與角勝六合鴈蕩蒙山三種祛滯有功而色香不稱當是藥籠中物非文房佳品也

閩方山太姥支提俱產佳茗而製造不如法故名不出里閩余嘗過松蘿遇一製茶僧詢其法曰茶之香原不甚相遠惟焙者火候極難調耳茶葉尖者太嫩而蒂多老至火候勻時尖者已焦而蒂尚未熟二者雜之茶安得佳松蘿茶製者每葉皆剪去其尖蒂但留中段故茶皆一色

而功力煩矣宜其價之高也閩人急於售利每
觔不過百錢安得費工如許卽價稍高亦無市
者矣故近來建茶所以不振也

宋初團茶多用名香雜之蒸以成餅至大觀宣
和間始製二色芽茶漕臣鄭可間製銀絲冰芽
始不用香名爲勝雪此茶品之極也然製法方
寸新鈔有小龍蜿蜒其上則蒸茶之法尚如故
耳又有所謂白茶者又在勝雪之上不知製法
云何但云崖林之間偶然生出非人力可到焙

者不過四五家家不過四五株所造止於一二
鈔而已進御若此人家何由得見恐亦喜歎之
嗜非正味也

文獻通考茗有片有散片者卽龍團舊法散者
則不蒸而乾之如今之茶也始知南渡之後茶
漸以不蒸爲貴矣

古時之茶曰煮曰烹曰煎須湯如鱗眼茶味方
中今之惟茶用沸湯投之稍着火卽色黃而味
澁不中飲矣迺知古今之法亦自不同也

昔人喜闢茶故稱茗戰錢氏子弟取雪上瓜各
言子之的數剖之以觀勝負謂之瓜戰然茗猶
堪戰瓜則俗矣

薛能茶詩云鹽損添常戒薑宜煮更黃則唐人
煮茶多用薑鹽味安得佳此或竟陵翁未品題
之先也至東坡和寄茶詩云老妻稚子不知愛
一半已入薑鹽煎則業覺其非矣而此習猶在
也今江右及楚人尚有以薑煎茶者雖云古風
終覺未典

以藟豆微炒投沸湯中傾之其色正綠香味亦不減新茗宿村中覓茗不得者可以此代

北方柳芽初茁者采之入湯云其味勝茶曲阜孔林楷木其芽可烹閩中佛手柑橄欖爲湯飲之清香色味亦旗槍之亞也

昔人謂揚子江心水蒙山頂上茶蒙山在蜀雅州其中峰頂尤極險穢蛇虺虎狼所居得採其茶可蠲百疾今山東人以蒙陰山下石衣爲茶當之非矣然蒙陰茶性亦冷可治胃熱之病

凡花之奇香者皆可點湯尊生八牋云芙蓉可
爲湯然今牡丹薔薇玫瑰桂菊之屬采以爲湯
亦覺清遠不俗但不若茗之易致耳

酒者扶衰養疾之具破愁佐藥之物非可以常
用也酒入則舌出舌出則身棄可不戒哉

人不飲酒便有數分地位志慮不昏一也不廢
時失事二也不失言敗度三也余嘗見醇謹之
士酒後變爲狂妄勤渠力作因醉失其職業者
衆矣况於醜態備極爲妻孥所姍笑親識斤畏

惡者哉北窓瑣言載陸相辰有士子脩謁命酌
辭以不飲陸曰誠如所言已校五分矣蓋生平
悔吝有十分不爲酒困自然減半也

吾見嗜酒者晡而登席夜則號呼且而病酒其
言動如常者午未二晷身以晝夜而僅二晷如
人則壽至百年僅敵人二十也而舉世好之不
已亦獨何哉

酒以淡爲上苦冽次之甘者最下青州從事向
擅聲稱今所傳者色味殊劣不勝平原督郵也

然從事之名因青州有齊郡借以爲名耳今遂以青州酒當之恐非作者本意

京師有蕙酒用蕙苡實釀之淡而有風致然不足快酒人之吸也易州酒勝之而淡愈甚不知荆高輩所從遊果此物耶襄陵甚冽而潞酒奇苦南和之刁氏濟上之露東郡之桑落醲淡不同漸于甘矣故衆口雖調聲價不振

京師之燒刀輿隸之純綿也然其性兇慳不啻無刃之斧斤大內之造酒關監之菽粟也而其

品猥凡僅當不羶之酥酪羊羔以脂入釀呷麻以口爲手幾於夷矣此又儀狄之罪人也

江南之三白不脛而走半九州矣然吳興造者勝於金昌蘇人急於求售水米不能精擇故也泉冽則酒香吳興碧浪湖半月泉黃龍洞諸泉皆甘冽異常富民之家多至慧山載泉以釀故自奇勝

雪酒金盤露虛得名者也然尚未墮惡道至蘭溪而濫惡極矣所以然者醇醖有餘而風韻不

足故也譬之美人豐肉而寡態者耳然太真肥
婢寵冠椒房金華酤肆戶外之履常滿也故知
味者寔難

閩中酒無佳品往者順昌擅塲近則建陽爲冠
順酒卑卑無論建之色味欲與吳興抗衡矣所
微乏者風力耳

北方有葡萄酒梨酒棗酒馬奶酒南方有蜜酒
樹汁酒椰漿酒西陽雜俎載有青田酒此皆不
用麴蘖自然而成者亦能醉人良可恠也

荔支汁可作酒然皆燒酒也作時酒則甘而易
敗邢子愿取佛手柑作酒名佛香碧初出亦自
馨烈竒絕而亦不耐藏江右之麻姑建州之白
酒如飲湯然果腹而已

鄱陽爲酒賦曰清者爲酒濁者爲醴清者聖明
濁者頑騃此唐人中聖之言所自出也但醴酒
醇甘古人以享上客楚元王嘗爲穆生設醴豈
得云頑騃蓋善飲酒者惡甘故也

唐肅宗張皇后以鴉腦酒進帝欲其健忘也順

宗時處士伊初玄入宮飲龍膏酒令人神爽也

此二者正相反

酉陽雜俎鸕生三子一為鴝即鴝字

古人量酒多以升斗石為言不知所受幾何或云米數或云衡數但善飲有至一石者其非一石米及百斤明矣按朱翌雜記云淮以南酒皆計升一升曰爵二升曰瓢三升曰觶此言較近蓋一爵為升十爵為斗百爵為石以今人飲量較之不甚相遠耳

宋楊大年於丁晉公席上舉令云有酒如線遇

斟則見丁公云有餅如月遇食則缺

紅灰酒品之極惡者也而坡以紅友勝黃封甜
酒味之最下者也而杜謂不放香醪如蜜甜固
知二公之非酒人也

今人以秀才爲措大措者醋也蓋取寒酸之味
而婦人妬者俗亦謂之吃醋不知何義昔范質
謂人能鼻吸三斗醇醋便可作宰相均一醋也
何男子吸之便稱德量而婦人吃之反爲媚嫉
之名耶亦可笑之甚也

劉禹錫寒具詩云織手槎來玉數尋碧油槎出
嫩黃深夜來春睡無輕重壓匾佳人纏臂金則
爲今之餽子明矣宋人因林和靖寒食詩有寒
具遂解以爲寒食之具安知和靖是日不嘗餽
子耶

禮有醢醬卵醬芥醬且醬用之各有所宜故聖
人不得其醬不食今江南尚有且醬北地則但
熟麵爲之而已寧辨多種耶又桓譚新論有臠
醬漢武帝有魚腸醬南越有筠醬晉武帝與山

壽書致魚醬枚乘七發有芍藥之醬宋孝武詩
有鮑醬又漢武內傳有連珠雲醬玉津金醬神
仙食經有十二香醬今閩中有蠣醬蟹醬蛤蜊
醬蝦醬嶺南有蟻醬則凡聶而切之醃藏者槩
謂之醬矣乃古之醢非醬也

羹之美者則彭蠡之斟雉伊尹之烹鵠陳思之
七寶明皇之甘露黃頴之雁煖棕所遺倉庚之
肉郝氏止妬元和之龍東郡之梟子公以醢亂
鄭子期以羊覆國鮑肱救伍熊可亡紂至於贊

皇一杯費錢三萬暴殄極矣彼千里尊菰碧澗
香芹杜云錦帶蘇製玉糝羅浮之骨董洪州之
樂道箕季之瓜匏竇儼之雙暈仰山之道場陶
家之十遠吳淑玉杵之咏相如露葵之賦僅臬
措大之腹難入八珍之譜臨海之猴頭交趾之
不錄嶺南之象鼻九真之蠶蛹俗已近夷不如
藜藿

今大官進御飲食之屬皆無珍錯殊味不過魚
肉牲牢以燔炙醲厚爲勝耳不獨今日爲然也

周禮王之膳以八珍八珍者淳熬也淳母也炮
豚也炮牂也擣珍也漬也熬也用管也此皆燥
腸之鮪毒焦胃之斧斤也其它食用六穀膳用
六牲飲用六清羞用百有二十品醬用百有二
十饗然口不嘗藜藿之味目不視鹽菽之祭徒
以耗津液滑天和耳曾謂周公作法於儉而肯
以饗餐訓後世哉

龍肝鳳髓豹胎麟脯世不可得徒寓言耳猩唇
獾炙象約駝峰雖間有之非常膳之品也今之

富家巨室窮山之珍竭水之錯南方之礪房北方之熊掌東海之鰔炙西域之馬妳真昔人所謂富有小四海者一筵之費竭中家之產不能辦也此以明得意示豪舉則可矣習以爲常不惟開子孫驕溢之門亦恐折此生有限之福孟子所謂飲食之人則人賤之者此之謂也

枚乘七發所謂牝牛肥狗熊膳鯉膾秋黃白露楚苗安胡者可見當時之珍味止於是耳其於荔支子鵝魚脰鱔臠固不數數然也五方之人

口食既殊腸胃亦異海嶠之人久住北方噉麵
食炙輒覺唇焦胃灼亦猶北人至南方一嘗海
物輒苦暴下其於鱻蟹蚌蚶之屬不但不敢食
亦不敢見之始信周禮所載八珍皆淳熬之類
亦其所習然也

黃鳥食之已妬鰲魚食之止驕鷓鴣食之不饑
筭餘食之不醉鯖魚食之已狂人魚食之已癡
古有斯語未諗其然也

人之口腹何常之有富貴之時窮極滋味暴殄

過當一遇禍敗求藜藿充饑而不可得石虎食
蒸餅必以乾棗胡桃瓢爲心使坼裂方食及爲
冉閔所篡幽廢思其不裂者而無從致之唐東
洛貴家子弟飲食必用煉炭所炊不爾便燻烟
氣及其亂離饑餓市脫粟飯食之不啻八珍此
豈口腹貴於前而賤於後哉彼其當時所爲揀
擇精好動以爲痛惡而不能下咽者皆其驕奢
淫佚之性使然非天生而然也吾見南方膏粱
子弟一離襁褓必擇甘毳溫柔調以酥酪恐傷

其胃而疾病亦自不少北方嬰兒卧土炕噉麥
飯十餘歲不知酒肉而疆壯自如又下一等若
乞丐之子生卽受凍忍餓日一文錢便果其腹
人生何常幸而處富貴有羸餘時時思及凍餒
無令過分物無精粗美惡隨遇而安無有選擇
於胸中此亦動心忍性之一端也子瞻兄弟南
遷相遇梧藤間市餅麤不可食黃門置筯而嘆
子瞻已盡之矣二蘇之學力識見優劣皆於是
卜之吾生平未嘗以飲食呵責人其有不堪更

強而進至於宦中尤持此戒每每以語妻孥然未必知此旨也

孫承佑一宴殺物千餘李德裕一羹費至二萬
蔡京嗜鶴子日以千計齊王好雞跖日進七十
江無畏日用鯽魚三百王黼庫積雀鮓三楹口
腹之慾殘忍暴殄至此極矣今時王侯闈宦尚
有此風先大夫初至吉藩遇宴一監司主客三
席耳詢庖人用鵝一十八雞七十二猪肉百五
十斤它物稱是良可笑也

東南之人食水產西北之人食六畜食水產者
螺蚌鱗蛤以爲美味不覺其腥也食六畜者狸
兔鼠雀以爲珍味不覺其膻也若南方之南至
於烹蛇醬蟻浮蛆刺蟲則近於鳥矣北方之北
至於茹毛飲血拔脾淪腸則比於獸矣聖人之
教民火食所以別中國於夷狄殊人類於禽獸
也

晉文公時宰人上炙而髮繞之召而讓焉以辯
獲免漢光武時陳正爲大官令因進御膳黃門

以髮寘炙中帝怒將斬正後乃赦之宋時有侍
御史上章彈御膳中有髮曰是何穆若之容忽
覩鬢如之狀當時以爲笑柄諂臣妄言不足責
也而文公光武仁明之王反不及楚莊王之君
蛭何耶

中山君以一杯羹亡國以一壺漿得士二人顧
榮以分炙免難庾悅以慳炙取禍詩云民之失
德乾餱以愆噫寧獨民哉吾獨恠劉毅負英雄
之名乃效羊斟司馬子期之所爲脩怨於口腹

之末宜其志業之不終也

文選有寒鷓寒鼈崔駰傳亦有雞寒七啓寒芳
苓之巢龜李善注寒今胫肉也廣韻煮肉熟食
曰胫然寒字甚佳而煮熟之義極甚膚淺良可
笑也但古人製造多方周禮膳羞之政凡割烹
煎和之事辨體各肉物及百品味各有所宜似
非若後世之庖人一味煮而熟之已也

今人之食既自苟簡而庖人爲政一切調和醴
齊醢醢之屬皆無分辨宴客之時恒以大鑊合

而烹之及登俎而後分雖易牙不能別其味也
至於火候生熟之節又無論已不知物性各有
所宜亦各有所忌如雞宜薑而豕則忌之魚宜
蒜而羊則忌之古人腥臊膾香死生鱸菹炮炙
醢醢秩然有條不相紊亂至於食齊宜春羹齊
宜夏醬齊宜秋飲齊宜冬凡和則春多酸夏多
苦秋多辛冬多鹹順四時之氣以節宜之非徒
爲口腹已也今江南人尚多列釜竈諸品不滯
然官厨已不能守其法矣况北方乎

膾不厭細孔子已尚之矣膾卽今魚肉生也聶而切之沃以薑椒諸劑閩廣人最善爲之昔人所云金齏玉鱠縷細花鋪不足竒也據史冊所載昔人嗜鱠者最多如吳昭德南孝廉皆以喜斫膾名余媚孃造五色膾妙絕一時唐儉趙元楷至以衣冠親爲太子斫膾今自閩廣之外不但斫者無人卽噉者亦無人矣說文膾細切肉也今人以殺人者爲劊子手劊亦斷切之義與膾同也

按膾亦謂之齏齊東昏侯時謠曰趙鬼食鴨齏注細剉肉雜以薑桂是也

六朝時呼食爲頭晉元帝謝賜功德淨饌一頭
又謝齋功德食一頭又劉孝威謝賜果食一頭
一頭卽今一筵也然古未前聞不知何義

餅麵糝也方言謂之餛飩又爲之餽然餛飩卽
今饅頭耳非餅也京師謂之饅饅胡餅卽麻餅
也石勒諱胡故改爲麻餅又有蒸餅豆餅金餅
索餅籠餅之異而唐時有紅綾餠餅惟進士登
第日得賜焉故唐人有莫嫌老缺殘牙齒曾喫
紅綾餠餅來之詩今京師有酥餅餠餅二種皆

稱珍品而內用者皆以玫瑰胡桃諸品尤勝民間所市又內中所製有琥珀糖色如琥珀有倭絲糖其細如竹絲而扭成團食之有焦麵氣然其法皆不傳於外也

上苑之蘋婆西涼之蒲萄吳下之楊梅美矣然校之閩中荔支猶隔數塵在也蘋婆如佳婦蒲萄如美女楊梅如名伎荔支則廣寒中仙子冰肌玉骨可愛而不可狎也

荔支之味無論卽濃綠枝頭錦丸纍垂頽射明

霞固已麗矣而奇香撲人出入懷袖卽殘紅委地遺芬不散此豈百果所敢望哉

荔支以楓亭爲最核小而香多也長樂之勝畫次之肌豐而味勝也中觀又次之色味俱醇而繁多不絕也三者之外人間常見尚有二十餘種如桂林金鍾火山之類品中稱劣矣然猶足爲扶餘天子也

有鵲卵荔支小僅如鵲卵而味甚甘核如粟大間有無核者又有雞引子一大者居中而小者

十餘環向之熟則俱熟味無差別

黃香色黃白蜜色白江家綠色綠雙髻生皆並
蒂七夕紅必以七夕方熟此皆市上所不恒有
者也

荔支核種者多不活卽活亦須二十年始合抱
結子閩人皆用劣種樹去其上梢接以佳種之
枝間歲卽成實矣龍目亦然

荔支龍目皆以一年長葉一年結子如遇結子
之年雨水過多亦不實而長枝過年則蕃滋加

倍矣園中樹欲其高大遇結蕊之時卽擿去之
如此數年便可尋丈

果將熟時專有飛盜緣枝接樹趨捷如風園丁
防之若巨寇然瞬息不覺則千萬樹皆被漁獵
名曰夜鷲五月初時有入市色斑而味酢者皆
夜鷲窠中出也不獨戕其生亦且敗其名可恨

莫甚焉

此果人未采時蟲鳥不敢
侵一經盜手羣蠹攻之矣

荔枝核性太熱補陰人有陰症寒疾者取七枚
煎湯飲之汗出便差亦治疝氣

楊貴妃生於蜀故好啖荔枝今蜀中不過重慶
數樹其實色味俱劣不堪與閩中作奴不知驪
山下一騎紅塵者的從何處來也滇中沐國府
中亦有一樹每實時以金祥盛三五顆餉藩臬
大吏受之者以白鏹一兩售其從者鄧汝高學
憲在滇日沐亦致焉酢甚不能下咽歸語妻孥
一笑而已

白樂天在忠州時所言荔枝之狀至於朶如蒲
桃漿液甘酸可知蜀中荔枝形味閩中生者豈

但如蒲桃又何嘗有些酸味耶

傳記載啖荔枝過多內熱當以蜜漿解之閩人日噉數百不覺熱也但過多恐腹膨脹少以鹹物下之卽消矣

荔枝龍眼不但以味勝食之亦皆有益於人蠲渴補髓通神益智列仙傳云有食荔枝而得仙者而龍眼乾之煎汁爲飲尤養心血治怔忡不寐健忘諸疾

人之口食固亦無恒曹丕稱蒲桃則云甘而不

謂脆而不酸南方有橘正裂人牙時有甜耳徐君房之答陳昭則云金衣素裏見苞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則又爲橘左袒也吳中王百穀苦欲以楊梅敵荔支余與往返論難數百言終未以爲然也然生長吳中未嘗荔支固宜輕於持論凡物須眼所見則涇渭自分合以相竝則妍媸自見

廣雅以龍眼爲益智爾雅以益母爲菟藟其實非也

北地有文官果形如螺味甚甘類滇之馬金囊
或云卽是也後金囊又訛爲檳榔遂以文官果
爲馬檳榔不知文官果樹生馬金囊蔓生也

西域白蒲桃生者不可見其乾者味殊竒甘想
可亞十八孃紅矣有兔眼蒲桃無核卽如荔枝

之焦核也又有瑣瑣蒲桃形如茱萸小兒食之

能解痘毒于文定筆塵云瑣瑣卽
馭娑之訛未知是否

滇中梧桐子大如荳其形與它處殊不類殼光
薄不皺味如松子又有神黃豆似五倍子能令

見童稀豆然亦不甚驗也

閩楚之橘燕齊之梨霜液滿口足稱荔支龍眼之亞矣閩中梨初稱建陽今福州有一種十月方熟一顆重至二斤甘酥融液不可名狀但人家有者不常見耳此外有夫人李佛手柑菩提果皆藥園中佳植也

餘甘與橄欖味相似而實二物也臨海異物志謂餘甘卽橄欖誤矣餘甘形大小如彈丸理如瓜瓣初入口苦澀末爲甘香閩漳泉亦有之但

餘甘少而橄欖多世人因東坡有餘甘回齒頰
之語乃混而一之可乎

齊中多佳果梨棗之外如沙果花紅桃李杏栗
之屬皆稱一時之秀而青州之蘋婆濮州之花
謝甜亦足敵吳下楊梅矣

楊梅以吳興太子灣者爲佳紫黑若桑椹入口
甘而不酢又有一種白色者名爲水精楊梅余
於己酉夏避暑吳山臧晉叔見餉數十顆甘美
勝常家人驚異傳翫以爲在吳興五年所未嘗

魁也

青州雖爲齊屬然其氣候大類江南山饒珍果
海富奇錯林薄之間桃李楂梨柿杏蘋棗紅白
相望四時不絕市上魚鱗腥風逆鼻而土人不
知貴重也有小鱗如彭越狀人家皆以喂猫鴨
大至蚌螯黃甲亦但醃藏臭腐而已使南方人
居之使山無遺利水無遺族其富庶又不知何
如也

五穀者稻黍稷麥菽也鄭司農注周禮謂麻麥

黍稷豆而不及稻豈鄭未至南方耶王之膳食用六穀鄭注稻黍稷梁麥苽又三農生九穀鄭注稷秫黍稻麻二豆二麥其說互異恐亦以臆斷耳炙穀子云九穀者黍稷麻麥稻梁苽大小豆酉陽雜俎云九穀者黍稷稻梁二豆二麥然北方之穀尚有粟有藟秫有蕎麥而豆之屬有黃豆菘豆黑豆江豆青豆扁豆豌豆蠶豆不啻三也南方雖止於稻米而稻之中已有十數種矣后稷之時已稱百穀說者謂五穀之屬各有

二十合而爲百近於穿鑿百成數也五穀者舉其大言之也甘石星經又謂八穀應八星八穀者黍稷稻粱麻菽麥烏麻也其星在河車之北明則俱熟

稻有水旱二種又有秫田其性黏軟故謂之糯米食之令人筋緩多睡其性懦也作酒之外產婦宜食之又謂之江米陶彭澤公田五十畝悉令種秫蓋亂離之世藉酒以度日耳然督郵一至便爾解綬所種秫田未嘗得升合之入也所

謂張公吃酒李公醉者耶書此以發一笑

百穀之外有可以當穀者芋也薯蕷也而閩中

有番薯似山藥而肥白過之種沙地中易生而

極蕃衍饑饉之歲民多賴以全活此物北方亦

可種也

按秘合草木狀有甘藷形似薯蕷實大如甌皮紫肉白可蒸食之想卽番薯未

可知也

燕齊之民每至饑荒木實樹皮無不啖者其有

草根爲菹則爲厚味矣其平時如柳芽榆莢野

蒿馬齒莧之類皆充口食園有餘地不能種蔬

競拔草根醢藏以爲寒月之用毛詩所謂我有
旨蓄以禦冬者想此類耳彼詎知南方有凌冬
彌茂之蔬耶

京師隆冬有黃芽菜韭黃蓋富室地窖火炕中
所成貧民不能辦也今大內進 御每以非時
之物爲珍元旦有牡丹花有新瓜古人所謂二
月中旬進瓜不足道也其它花果無時無之蓋
置炕中溫火逼之使然然經年樹卽枯死蓋其
氣爲火所傷故也至於宰殺牲畜多以慘酷取

味鵝鴨之屬皆以鐵籠罩之炙之以火飲以椒
漿毛盡脫落未死而肉已熟矣驢羊之類皆活
割取其肉有肉盡而未死者冤楚之狀令人不
忍見聞夫以供 至尊猶之可也而巨璫富戚
轉相效尤血海肉林恬不爲意不知此輩何福
消受死後當卽墮畜生道中受此業報耳

重束爲棗竝束爲棘棘亦棗之類也埤雅曰大
者棗小者棘棘蓋今酸棗之類而棗樹之短者
亦蔓延針刺鈎人衣服其與荆棘又何別哉惟

脩而長之接以佳種遂見珍於天下此亦君子
小人之別也其藥中諸果皆稱名於棗獨加大
字明小者不足用也

千年人參根作人形千年枸杞根作狗形中夜
時出遊戲烹而食之能成地仙然二物固難遇
亦難識也相傳女道士師弟二人居深山中其
徒出汲井畔常見一嬰兒語其師師令抱至成
一樹根師大喜構火烹之未熟值糧盡下山化
米師出門而水大漲不得還徒饑甚聞所烹者

香美遂食之三日噉盡水落師還則其徒已飛
昇矣又維揚一老叟常擾衆酒食一日邀衆治
具丐者數人捧二盤至一蒸小兒一蒸犬也衆
嘔噦不食道士懇請不從乃歎息自食之且盡
其餘分諸丐者乃謂衆曰此千歲人參枸杞朮
之甚難食之者白日昇天吾感諸公延遇特以
相報而乃不食信乎仙分之難也言未已羣丐
化爲金童玉女擁道士上昇矣夫此二者或遇
之而不能識或識之而不得食而弟子及丐者

以無意得之豈非命而何

偓佺食松實形體生毛兩目更方山中毛女食
柏葉不饑不寒不知年歲彭鏗常食桂芝八百
餘歲赤將子輿啖百草花能隨風雨上下魯定
公母服五加皮以致不死張子聲服五加皮酒
壽二百年房室不絕任子季服茯苓輕身隱形
韓衆服菖蒲遍體生毛隆冬裸袒趙他子服桂
日行五百里移門子服五味子色如玉女林子
明服木身輕敷舉楚子服地黃夜視有光陵陽

子仲服遠志有子二十七老更少容杜子微服
天門冬八十年日行三百里庾肩吾服槐實年
七十餘鬚鬢更黑青城上官道人食松葉九十
如童趙瞿餌松脂百歲髮不白齒不落人於草
木之實餌之不輟皆足補助血氣培養壽命但
世人輕而不信耳夫鉤吻烏喙足以殺人人所
共信也惡者有損善者豈得無益與其服草木
之實縱無益而無害也不猶愈於煉紅鉛服金
石毒發而莫之救求長生而返速斃乎

閩廣人食檳榔取其驅瘴癘之氣至稱爲四德
曰醒能使醉醉能使醒饑能使飽飽能使饑然
檳榔破癥消積殊有神効余食後輒餌之至今
不能一日離也按本草謂其能殺三蟲下胸中
至高之氣夫余之百鍊剛化作繞指柔亦已久
矣縱微服此胸中寧復有至高之氣乎本草原
始曰賓與郎皆貴客之稱交廣人凡賓客勝會
必先呈此故以檳榔名也

北人雖有梨而不甚珍之且畏其性寒多熟而

啖昔人謂得哀家梨亦復蒸食者是已至於菱藕之類亦皆熟食山楂彌滿山谷什九爲童穉翫弄之具惟閩人得之能去其滓煎作琥珀色所謂楚有才而晉用之者也

人食巴豆則瀉鼠食巴豆則肥神仙食巴豆則死蓋仙家煉氣皆用倒升泥丸之法故云順則成人逆則成仙巴豆下氣而蕩滌臟腑開通閉塞者也故不利於仙然使真仙水火可入豈一巴豆所能破哉

藥中有孩兒茶醫者盡用之而不知其所自出
歷考本草諸書亦無載之者一云出南番中係
細茶末入竹筒中緊塞兩頭投污泥溝中日久
取出搗汁熬製而成一云卽是井底泥煉之以
欺人耳番人呼爲烏爹泥又呼爲烏疊泥俗因
治小兒諸瘡故名孩兒茶也

昔臨川一士人家婢有罪逃入深山中見野草
枝葉可愛拔其根啖之久而不饑夜宿大樹下
聞草中動以爲虎懼而上樹避之及曉下平地

歛然凌空若飛鳥焉如是數歲家人采薪見之
捕之不得乃以酒餌置往來路上婢果來食食
訖遂不能去與俱歸指所食之草視之乃蓄精
也夫人豈必盡有仙骨但能服食靈藥便可長
生矣彼山麋野鶴壽皆千歲豈必修道煉形哉
惟不食烟火耳

山藥原名薯蕷以避宋英宗諱改名山藥其種
亦多今閩中以山谷中所生大如掌者爲薯而
以圃中生直如槌者爲山藥不知原一種而強

分之也

肉菘蓉產西方邊塞上塹中及大木上羣馬交
合精滴入地而生皮如松鱗其形柔潤如肉塞
上無夫之婦時就地淫之此物一得陰氣彌加
壯盛採之入藥能強陽道補陰益精或作粥啖
之云令人有子

夷堅志載僧有病噎死者剖其胃得蟲諸藥試
之皆不死時方治藍戲以藍汁澆之卽化爲水
然藍不獨治噎兼治瘟疫及解百毒殺諸蟲唐

張延賞在蜀有從事爲斑蜘蛛所螫頭項腫如
數升盃幾不救張出數千緡募有能療之者一
游僧自云能張命試之遂取藍汁一盃取蜘蛛
投之困不能動又別擣藍汁加麝香末更取蜘
蛛投之卽死又更取藍汁麝香復加雄黃末和
之取一蜘蛛投卽化爲水張與賓從皆異之遂
令傳患處不兩日平復如常故今治大頭瘟毒
者多用之

唐河東裴同父患腹痛不可忍臨終語其子曰

吾死可剖腹視之同從命得一物如鹿脯條懸之乾久如骨一客竊而削之文彩煥發遂以爲刀橛子一日割三稜草飼馬其橛悉消爲水歸以問同具言其故今腹病者服三稜草多愈此與藍汁治噎蟲同也

迎春也半夏也忍冬也以時名者也劉寄奴也徐長卿也使君子也王孫也杜仲也丁公藤也蒲公英也以人名者也鹿跑草也淫羊藿也麋銜草也以物名者也高良常山天竺迦南以地

名者也虎掌狗脊馬鞭烏喙鵝尾鴨蹠鶴蝮鼠
耳以形名者也預知子不留行骨碎補益母狼
毒以性名者也無名異沒石子威靈仙沒藥景
天三七則無名而強名之者也牝鹿銜草以飴
其牡蜘蛛齧芋以磨其腹物之微者猶知藥餌
而人反不知也可乎

藥有五天决明爲肝天紫苑爲肺天神麴爲脾
天遠志爲心天從容爲腎天

藥中有紫稍花非花也乃魚龍交合精液流注

黏枯木上而成一云龍生三子一爲吉弔上岸
與鹿交遺精而成狀如蒲槌能壯陽道療陰痿
此與肉蓯蓉大略相似夫人之精氣自足供一
身之用乃以斲喪過度而藉此腥穢污濁之物
以求助長之効鮮有不速其斃者也

神農嘗百草以治病故書亦謂之本草可見古
之入藥者不過草根木實而已其後推廣乃及
昆蟲然殺衆物之生以救一人之病非仁人之
用心也况醫之用及昆蟲又百中之一二乎孫

思邈道行高潔法當上昇因著千金方中有水
蛭螻蛄爲天帝所罰故能却而不用亦推廣仁
術之一端耳

今本草中禽獸昆蟲巨細必載大自虎狼鸛鶴
小至蚊蚋蜂虻無不畢備遂令殺生以求售者
日盈於市余見山東蒙陰取蠍者發巨石下探
其窟穴計以升斗以火逼死纍纍盈筐此物不
良死固不足惜然藏山谷中者何預人事而取
之不休亦可憫也至於蝦蟆龜蛇之屬皆靈明

有知而剖腸剔骨慘酷異常又其大者針鹿取血剥驢爲膠卽可以長生不死君子不爲也而况未必効乎

蝦蟆於端午日知人取之必四遠逃避麝知人欲得香輒自抉其臍蛤蚧爲人所捕輒自斷其尾蚺蛇膽曾經割取者見人則坦腹呈創物類之有知如此不獨雞之憚爲犧也

蛤蚧偶蟲也雄曰蛤雌曰蚧自呼其名相隨不捨遇其交合捕之雖死牢抱不開人多采之以

爲媚藥又有山獺淫毒異常諸牝避之無與爲
偶往往抱樹枯死其勢入木數寸破而取之能
壯陽道視海狗腎功力倍常也今山東登萊間
海狗亦不可多得往往僞爲之迺取狗腎而縫
合於牝海狗之體以欺人耳蓋此物一牡管百
牝牡不常得故也

齊東野語云山獺出南丹州
土人名之曰挿翹一故值積

兩金

蠱蟲北地所無獨西南方有之閩廣滇貴關中
延緩臨洮皆有之但各處之方有不同耳閩廣

之法大約以端午日取蛇蜈蚣蜥蜴蜘蛛之屬
聚爲一器聽其自咬其它盡死獨留其一則毒
之尤矣以時祭之俾其行毒毒之初行必試一
人若無過客則以家中一人當之中毒者絞痛
吐逆十指俱黑嚼豆不腥含礬不苦是其驗也
其毒遠發十載近發一時初覺之時尚可用甘
草棗豆諸藥解之及真麻油吐之三月以後不
可爲也又有批生蠱食雞魚之類皆變爲生者
又能易人手足及心肝腎腸之屬及死視之皆

木石也又有金蠶毒川筑多有之食以蜀錦其
色如金取其糞置飲食中毒人必死能致它人
財物故祀之者多致富或不祀則多以金銀什
物裝之道左謂之嫁金蠶夷堅志所載有得物
者夜而蛇至其人知其蠶也生捉而啖之至盡
飲酒數斗而卧帖然無恙說海載福清有訟金
蠶毒者取二刺蝟取之立得然今福清不惟無
金蠶亦無刺蝟也

宋宣和間有貴妃病嗽侍醫李姓者診治百計

不効而痰喘愈甚面目浮腫如盤上臨幸見之
深以爲憂責李三日不効取進止李技窮夫婦
相泣中夜聞有賣藥者呼曰專治痰嗽一文一
貼永不復發李以十錢易十貼尚疑草藥性厲
先以二貼自服之無恙且攜以入一服而瘥比
盱如常上大喜兩宮賜賚逾千緡李恐內中索
方無以對亟令物色賣藥者以百金請其方曰
我軍人也貧窮一身豈用多金哉李固予之曰
此不過天花粉青黛二種耳此藥易辦故持以

度日非有它也李拜謝之

世宗末年一日患喉閉甚危急諸醫束手江右
一糧長運米入京自言能治 上親問之對曰
若要玉喉開須用金鎖匙 上首肯之命處方
以進一服而安即日授太醫院判冠帶而歸後
有人以此方治徐華亭者亦効徐予千金令上
坐諸子列拜之曰生汝父者此君也恩德詎可
忘哉金鎖匙卽山豆根也以一草之微而能爲
君相造命而二人者或以貴或以富始信張寶

藏以葦撥一方得三品官不虛也

江左商人左膊上有人面瘡亦無它苦戲滴酒口中其面亦赤以物飼之亦能食食多則膊內肉脹起疑其胃也不食之則一臂瘠焉有醫者教以歷試草木金石之藥皆無苦惟至貝母則聚眉閉口商人喜曰此藥必可治也以葦筒扶其口灌之遂結痂而愈此與藍之治噎蟲雷丸之治應聲蟲相類然本草於貝母但言其治煩熱邪氣疝癥喉痺安五臟利骨髓而已不言其

有殺蟲之功也豈人面瘡亦邪熱所結耶又一
書載人面瘡乃鼃錯所化以報袁盎者則又生
前宿寃非貝母所能療矣

孟子謂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故艾以老者爲
良人五十曰艾然少者亦謂之艾何也春秋外
傳曰國君好艾大夫殆孟子曰知好色則慕少
艾一說謂艾者外也妻子爲內少艾爲外也本
草艾以複道生者爲佳亦重外之意也此說甚
新姑筆之凡灸艾以圓珠承日得火者爲上鑽

槐取人次之而熬藥膏者又以桑火爲上取其
剛烈能助藥力蓋各有所宜也

唐鄭相國自叙云予爲南海節度年七十有五
越地卑濕傷於內外衆疾俱作陽氣衰絕服乳
石補益之劑百端不應元和七年訶陵國船主
李摩訶知予病狀遂傳此方并藥予疑而未服
摩訶稽顙固請乃服之經七八日漸覺應驗自
爾常服其功如神十年二月罷郡歸京錄方傳
之破故紙十兩擇淨皮洗過擣篩令細用胡桃

搗三十兩湯浸去皮細研如泥卽入前末好蜜和勻盛瓷器中旦日以煖酒二合調藥一匙服之便以飯壓如不飲酒熱水代之彌久則延年益氣悅心明目補添筋骨但禁食芸薹辛血餘無忌也

何首烏五十年大如拳服一年則鬚髮黑白年大如碗服一年則顏色悅百五十年大如盆服一年則齒更生二百年大如斗服一年則貌如童子走及犴馬二百年大如三斗拷搗其中有

鳥獸山嶽形狀久服則成地仙矣

草木之藥可以延年續命者多矣而世獨貴人參以其出自殊方它處稀得蓋亦家雞野鵲之喻也人參出遼東上黨者最佳頭面手足皆具清河次之高麗新羅又次之嘗有贊曰三椹五葉背陽向陰故唐韓翃詩曰應是人參五葉齊是也今生者不可得見其入中國者皆繩縛蒸而夾之故上有夾痕及麻線痕也新羅參雖大皆用數片合而成之其功力反不及小者擇參

惟取透明如肉及近蘆有橫紋者則不患其僞
矣

參在本地價甚不高中國人轉市之度山海諸
關納稅而上之人求索無窮近日加以內監高
淮每一檄取動以數百斤計故數年以來佳者
絕不至京師其中上者亦幾與白鏹同價矣王
荆公有言平生無紫團參亦活到今日今深山
荒谷之民茹草食藿不知藥物爲何事而疆壯
壽考不聞疾病惟富貴膏粱之家子弟婦人起

居無節食息不調而輒恃參朮之功遠求貴售
若不可須臾離者卒之病殤天札相繼不絕亦
何益之有哉

醫家有取紅鉛之法擇十二四歲童女美麗端
正者一切病患殘疾聲雄髮粗及實女無經者
俱不用謹護起居候其天癸將至以羅帛盛之
或以金銀爲器入磁盆內澄如硃砂色用烏梅
水及井水河水攪澄七度曬乾合乳粉辰砂乳
香秋石等藥爲末或用雞子抱或用火煉名紅

鉛丸專治五勞七傷虛憊羸弱諸症又有煉秋石法用童男女小便熬煉如雪當鹽服之能滋腎降火消痰明目然亦勞矣人受天地之生其本來精氣自足供一身之用少壯之時酒色喪耗宴安耽毒厚味戕其內陰陽侵其外空餘皮骨不能自持而乃倚賴於腥臊穢濁之物以爲奪命返魂之至寶亦已愚矣况服此藥者又不爲延年祛病之計而藉爲肆志縱欲之地往往利未得而害隨之不可勝數也滁陽有聶道人

專市紅鉛丸廬州龔太守廷賓時多內寵聞之甚喜以百金購十丸一月間盡服之無何九竅流血而死可不戒哉

金石之丹皆有大毒卽鍾乳硃砂服久皆能殺人蓋其燥烈之性爲火所逼伏而不得發一入腸胃如石灰投火烟焰立熾此必然之理也唐時諸帝如憲文敬懿之屬皆爲服丹所誤宋時張聖民林彥振等皆至發瘍潰腦不可救藥近代張江陵末年服丹死時膚體燥裂如炙魚然

夫鍊丹以求長生也今乃不能延齡而反以促
壽人何苦所爲愚而恬不知戒哉蓋皆富貴之
人志願已極惟有長生一途欲之而不可得故
奸人邪術得以投其所好寧死而不悔耳亦可
哀也

金石無論卽兔絲杜仲一切壯陽之劑久服皆
能成毒發疽老學庵所載可見至於紫河車人
皆以爲至寶亦不宜常服此藥醫家謂之混元
毬取男胎首生者爲佳丹書云天地之先陰陽

之祖乾坤之橐籥鉛汞之匡廓胚胎將兆九九數足我則乘而載之故謂之河車紫其色也此藥雖無毒而性亦大熱虛勞者服之恐長其火壯盛者服之徒增其燥夫天地生人清者爲氣濁者爲形父精母血凝合而成氣足而生至寶具矣胞衣者乃臭腐之胚胎血肉之渣滓故一旦瞥然脫胎下世猶神仙之委蛻也人生已棄之物寧復藉此而補助哉况聞胞衣爲人所烹者子多不育故產蓐之家防之如仇惟有無賴

乳媪貪人財賄乘間竊之以希厚直耳夫忍於
天殤人子以自裨益仁者且不爲也而况未必
其有功而徒以靈明高潔之府爲藏污納穢之
地也

泰山有太乙餘糧視之石也石上有甲甲中有
白白中有黃相傳太乙者禹之師也嘗服此而
棄其餘故名又有石中黃卽餘糧之未凝者水
溶若生雞子焉又會稽有石亦重疊包裹而中
有粉如麵者名禹餘糧皆治坎逆破瘕癥恐是

一物因其黃白二色所產異地而分別之耳其益州所產空青則中但有清水而無重疊也語曰醫家有空青天下無盲人余友陳幼孺瞽疾有人遺之者延醫治之竟不効也

人啖豆二年則身重難行象肉亦然啖榆則眠不欲覺食燕麥令人骨節解斷食燕肉入水爲蛟龍所吞食冬葵爲狗所齧瘡不得差食菜豆服藥無功藕與蜜同食可以休糧大豆多食可以不饑芎藭常服令人暴亡銀杏亦然余五六

歲時食銀杏過多卒然暈眩仆地死半日方甦亦不知其所由活也

蠶脂可以燃鐵駝糞能殺壁蟲爪兩蒂菓雙仁者皆能殺人生人髮挂樹上烏鳥不敢食其實栗子於眉上擦三過則燒之不爆誤吞銅鐵葶薺解之誤吞稻芒鵝涎解之誤吞木屑鐵斧磨水解之誤吞水蛭田泥解之中鷓鴣毒薑汁解之中諸藥毒甘草解之中砒毒豆豆解之中鉛錫毒陳土甘草湯解之中蛇毒白芷解之中麩

毒蘿蔔解之中瘕狗毒斑猫解之中菌草毒地
漿解之烟薰死者蘿蔔汁解之諸蟲入耳生油
灌之此皆人之所忽不可不知也

閩中一軍將因夜行飲水覺有物黏鼻間自是
患腦痛不可忍色黃如蠟醫巫百端莫能愈懸
百金募療之者一村叚夜卧荒廟中聞二鬼語
曰我輩受某家祭賽多矣其病本易治但醫不
識耳一鬼曰柰何曰取壁間蠟螭窠泥和飯汁
吹入鼻中俟其嚏可見矣遂喏而散翌日叚往

揭榜如法瘡之初覺鼻中攪痛暈絕有頃大嚏
有馬蝗大小數十皆隨之出已死矣宿疾豁然
余按宋賢祐間龍興富家子患壁虱事政與此
同人不能治而鬼識之蓋天假手以活斯人也

五雜組卷之十一 終

卷之六

此處為正文內容，因圖像品質極低，文字模糊不清，無法辨識具體內容。

五雜俎卷之十二

陳留謝肇淛著

書物部四

太公筆銘云毫毛茂茂陷水可脫陷文不活則
周初已有筆矣衛詩稱彤管有煒援神契孔子
作孝經簪縹筆又絕筆於獲麟莊子畫者吮筆
和墨則謂筆始蒙恬非也崔豹古今注謂恬始
作秦筆以枯木爲管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
蒼毫非兔毫竹管也果爾則退之毛以傳謂中

山人蒙恬賜以湯沐者亦悞矣

古人書鳥文小篆似不用筆亦可自真草八分
興而筆之權逾重矣鍾繇張芝王右軍皆用鼠
鬚歐陽通用狸毛爲心蕭祭酒用胎髮爲柱張
華用鹿毛嶺南郡牧用人鬚陶景行用羊鬚鄭
虔謂麝毛一管可書四十張狸毛八十張又有
用豐狐蚬蛉龍筋虎僕及猩猩毛狼毫鴨毛雀
雉毛者恐皆好竒之過要其純正得宜剛柔相
濟終不及山中之兔下此則羊毫耳然羊毫柔

而無鋒終非上乘

王右軍嘗嘆江東下濕兔毛不及中山然唐宋推宣城自元以來造筆之工卽屬吳興北地作者不敢望也吳興自兔毫外有鼠毫羊毫二種近乃以兔毫爲柱羊毫輔之剛柔適宜名曰巨細其價直百錢然行書可用楷非所宜

草書筆須柔然過柔無鋒近墨猪矣皇象謂草書欲得精毫薨筆委曲宛轉不叛散者非神手不能道此筆中事也

巨細筆直柔耳若要楷書正鋒須是純毫大約
鋒欲其長管欲其小頭欲其牢柱欲其細吳興
作家多不辨此也

南北異宜兔毫入北地一經霜風卽脆故長安
多用水筆然不過宜於傭胥輩耳今書家賣字
爲活者大率羊毫不但柔便耐書亦賤而易置
耳古人退筆成塚倘皆百錢之直貧士安所辨
此

漢揚子雲把三寸弱翰賣白素三尺問異語弱

翰柔毛筆也故今人相沿動稱柔翰然則筆之
尚柔其來久矣

相傳宣州陳氏世能作筆有右軍與其祖求筆
帖藏於家至唐柳公權求筆老工先與二管語
其子曰柳學士如能書當留此筆若退還可以
常筆與之既進柳果以爲不堪用遂與常筆乃
大稱佳陳退歎曰古今人不相及信遠矣余謂
柳書與王所以異者剛柔之分耳右軍用鼠鬚
筆想當苦勁非神手不能用也歐虞尚用剛筆

蘭臺漸失故步至魯公誠懸雖有筋肉之別其
取態一也宜其不能用右軍之筆耳公權又有
謝筆帖云蒙寄筆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
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
齊則波擊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
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卽此數語公權之用筆
可知矣

筆之所貴者毫中用耳然古今談味多及鏤飾
劉婕妤折琉璃筆管晉武賜張茂先麟角爲管

袁彖贈庾廙象牙筆管南朝筆工鐵頭者能營
管如玉湘州守贈李德裕斑竹管段成式寄溫
飛卿葫蘆筆管西京雜記天子筆管以錯寶爲
跗雜寶爲匣則以玉璧翠羽漢末一筆之匣雕
以黃金飾以和璧綴以隨珠文以翡翠湘東王
筆有三等金玉爲上銀竹次之至於王使君以
鼠牙刻筆管作從軍行人馬毛髮屋宇山川無
不畢具噫精則極矣於筆何與譬之擇姝者不
觀其貌而惟衣飾之是尚也惑亦甚矣

歐陽通能書者也猶以象牙犀角爲筆管况庸人乎右軍謂人有以琉璃象牙爲筆管者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躓矣惟有綠沉漆竹及鏤管可愛余謂筆苟中書卽綠沉漆鏤亦不必可也

蔡君謨云宣州諸葛高造鼠鬚及長心筆絕佳常州許頤所造二品亦不減之則君謨尚用鼠鬚筆也今吳興作者間用鼠狼毫臧晉叔以貂鼠令工製之曾寄余數枝圓勁殊甚然稍覺肥

笨用之亦苦不能自由政不知右軍端明所用
法度若何耳

鼠鬚苦勁何以中書陸佃埤雅云栗鼠蒼黑而
小取其毫於尾可以製筆世所謂鼠鬚栗尾者
也其鋒乃健於兔然則實尾而名以鬚耳栗鼠
若今竹鬚之類亦非家鼠也

偽唐宣王從謙喜用宣城諸葛氏筆名爲翹軒
寶帚君謨所謂諸葛高者想其子孫也吳興元
時馮應科筆至與子昂舜舉擅名三絕可謂幸

矣今之工者急於射利而不顧敗名上之取者
虧其價值而不擇好醜故湖筆雖滿天下而真
足當臨池之用者千百中一二也

硯則端石尚矣不但質潤發墨卽其體裁渾素
大雅亦與文館相宜無論琉璃金玉靡俗可憎
卽龍尾紅絲見之亦當爽然自失政似邢夫人
衣故衣時能令尹夫人自痛不如也

皇象論草書宜得精毫究筆委曲婉轉不叛散
者紙欲滑密不沾污者墨欲多膠紺黝者梁竟

陵云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
仲英之筆窮神盡意獨於硯無稱焉蓋硯視三
者稍可緩耳今人知寶數十百金之硯而不知
精擇紙筆以觀美則可耳非求實用者也

子邑左伯

字仲英當作伯英張芝字
孝章誕奏魏公書可見

柳公權論硯以青州為第一絳州次之殊不及
端今青州所出石即紅絲硯也唐彥猷亦謂紅
絲石為天下第一蔡君謨問其故曰墨黑物也
施於紫石則曖昧不明在紅黃則色自現一也

斫墨如漆石有脂脉能助墨光一也其言甚辨然余習於用端有解有未解耳

唐李咸用端溪硯詩有着指痕猶濕經旬水未
低鴉眼工諳謬羊肝土乍剗捧受同交印矜持
過秉珪等語劉夢得謝人惠端州石硯詩端州
石硯人間重李賀青花石硯歌云端州匠者巧
如神露天磨劔割紫雲則知唐人原重端硯朱
新仲倚覺寮雜記又載柳公權論硯云端溪石
爲硯至妙益墨青紫色者可直千金則非不知

貴也難得故耳

蔡君謨云東州可謂多奇石自紅絲出後有鵲
金黑玉研最爲佳物新得黃玉硯正如蒸栗續
又有紫金研又得褐石黑角石尤精向者但知
有端巖龍尾求之不已遂極品類余之所好有
異於人乎近代溫陵叅知蔡一槐酷好研石足
跡半天下凡遇片石佳者必收行囊中常有數
十百枚蔡氏可謂世有研癖矣

端研雖有活眼死眼之別然石之有眼猶人之

有斑痣其貴原不在此但端石多有眼以此別其爲端耳宋高宗謂端研如一段紫玉瑩潤無瑕乃佳不必以眼爲貴余謂石誠佳卽新者自可亦不必以舊爲貴也

今之端研池皆如線無受水處亦無蓄墨瀦處其傍必置筆池若大書必置碗盛墨亦頗不便間有斗槽者便爲減價此但論工拙耳非擇硯者也余蓄研多擇有池者吾取其適用耳豈以賣研爲事哉及考宋鼎以道藏研必取玉斗樣

每日硯石無池受墨但可作枕耳乃知千古之上亦有與余同好者

宋時供御大內無非端石航海之難舟覆於莆之涵頭禁中之硯盡落民間然其始人尚未知貴重其後吳人有知之者微行以賤直購之久而漸覺價遂騰涌高者直百金低亦不下一二十金而莆人耳目既熟轉市新石妙加鐫琢視之宋硯毫髮不殊散之四方於是吳人轉爲所欺矣

銅雀瓦雖奇品然終燥烈易乾乃其發墨倍於
端矣洮河綠石貞潤堅緻其價在端上以不易
得也江南李氏有澄泥硯堅膩如石其實陶也
有方者六角者旁刻花鳥甚精四週有羅箋紋
較之銅雀又爲良矣

馬肝龍卵色之正也月暈星涵姿之奇也魚躍
雲興石之恠也結隣壁友名之佳也稠桑栗岡
地之僻也金月雲峰製之巧也芝生甌飲器之
瑞也青鐵浮檀質之詭也頗黎玉函用之靡也

磨穴腹空紫菜之篤也盧擲陶碎道之窮也

楊雄桑維翰皆用鐵硯東魏孝靜帝用銅硯景龍文館用銀硯今天下官署皆用錫硯俗陋甚矣

一日呵得一擔水纔直二錢廉者之言也然亦殺風景矣質潤生水自是硯之上乘譬之禾生合穎麥秀兩岐可謂多得一石穀纔直二百錢乎蕭穎士謂石有三穴當併此爲四也

韓退之毛穎傳名硯爲陶泓鄭畋盧攜擲硯相

詬王鐸歎曰不意中書有瓦觥之事則唐人硯
尚多用瓦也

袁彖贈庾翼以蚌硯蔣道支取水上浮查爲硯
則硯之不用石蓋多矣

古人書之用墨不過欲其黑而已故凡烟煤皆
可爲也後世欲其發光欲其香又欲其堅故造
作百端淫巧選出價侷金玉所謂趨其末而忘
其本者也

三代之墨其法似不可知然周書有涅墨之刑

晉襄有墨練之制又古人灼龜先以墨書龜則謂古人皆以漆書者亦不然也又云古有黑石可磨汁而書然黑石僅出延安晉陸雲與兄書謂二臺上有藏者則亦稀奇之物安得人人而用之况墨之爲字從黑從土其爲煤土所製無宜但世遠不可考耳至漢始有隄麋之名至唐始有松烟之制然三國時皇象論墨已有多膠黝黑之說則謂魏晉以前皆用漆而不用膠者亦誤也至於用珠則自李廷珪始用腦麝金箔

五
則自宋張遇始自此而競為淫巧矣

按太白詩有蘭麝凝

珍墨之語則

唐墨已用麝

李廷珪唐僖宗時人其墨在宋時如王平甫石

昌言秦少游蔡君謨輩皆有藏者 國朝馬愈

日抄言在英國府中曾一見之今又百五十年

矣大內不可知人間恐不可復得即張遇陳朗

潘谷皆罕存者以今之墨不下往昔故也

廷珪自易徙歛遂為歛人則歛墨源流其來久

矣廷珪弟庭寬寬子承宴宴子文用皆世其業

而漸不遠又有柴珣朱君德小墨皆唐宋三代
知名者張遇王迪葉茂實潘谷陳朗陳惟達李
仲宣宋墨之良者也元有朱萬初純用松烟

國朝方正羅小華邵格之皆擅名一時近代方
于魯始臻其妙其三十前所作九玄二極前無
古人最後程君房與爲仇敵製玄元靈氣以壓
之二家各爭其價紛拏不定然君房大駟亡命
不齒倫輩故士論迄歸方焉

李廷珪墨每料用真珠二兩擣十萬杵故堅如

金石羅小華墨亦用黃金珍珠雜搗之水浸數宿不能壞也羅墨今尚有存者亦將與金同價矣宋徽宗以蘇合油搜烟爲墨雜以百寶至金章宗購之每兩直黃金一斤夫墨苟適用藉金珠何爲淫巧多靡此爲甚矣今方程一家墨上者亦須白金一斤易墨三斤聞亦有珍珠麝香云余同年方承郁爲歙令自造青麟髓價又倍之近日潘氏有開天容墨又倍之蓋復用黃金矣然以爲觀美則外視未必佳以爲適用則亦

無以甚異也此又余之所不解也

墨太陳則膠氣盡而字不發光太新則膠氣重而筆多纏滯惟三五十年後最宜合用方正墨今用之已作煤土色矣不知仲將何以一點如漆或曰古墨用漆故堅而亮今祇用膠故數經黴濕則敗矣余家藏歛墨之極佳者攜至京師冬月皆碎裂如礫而廷珪當時政在易水得名恐用漆之說不誣耳

徐常侍得李超墨一挺長近尺餘兄弟日書五

千字凡用十年乃盡宋元嘉墨每丸作二十萬
字乃知昔墨不獨堅而耐磨亦挺質長大羅小
華墨雖貴重每挺皆一二兩餘規者五兩餘近來
方程墨苦於太小大僅如指用之易盡而青麟
髓開天容尤小家居無事每遇乞書狼籍時不
一月輒盡且亦不便於磨也

方于魯有墨譜其紋式精巧細入毫髮一時傳
翫紙爲浦貴程君房作墨苑以勝之其末繪中
山狼傳以詆方之負義蓋方微時曾受造墨於

法於程迨其後也有出監之譽而君房坐殺人
擬大辟疑方所爲故恨之入骨二家各求海內
詞林縉紳爲之游揚軒輊不一然論墨品人品
恐程終不勝方耳

于魯近來所造墨亦不逮前萬曆戊戌秋余親
至于魯家令製長大挺每一挺四兩者然求昔
年九玄三極料已不可得又十年于魯死子孫
急於取售其所製益復不逮矣大率上人之求
取無厭而市者之賞鑿難得自非巨富而護名

何苦而居難售之貨此亦天下之通弊也

唐陶雅爲歙州刺史責李超云爾近所造墨殊不及吾初至郡時何也對曰公初臨郡歲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何暇精好爲噫今之守令取墨豈直數百挺而已耶

古人養墨以豹皮囊欲遠其濕又云宜以漆匣密藏之欲滋其潤

今人謂紙始造於蔡倫非也西漢趙飛燕傳篋中有赫蹏書應邵云薄小紙也孟康曰染紙令

赤而書若今黃紙也則當時已有紙矣但倫始
煮穀皮麻頭及敝布魚網擣以成紙故紙始多
耳

澄心堂紙今尚有存者然余見之不多未敢辨
其真僞也宋箋差可辨耳陳後山云澄心堂乃
南唐烈祖節度金陵之燕居也世以爲元宗書
殿誤矣蔡端明云其物出江南池歙一郡今世
不復作蜀牋不耐久其餘皆非佳品宋時去南
唐不遠此紙散落人間尚多今則絕無而僅有

梅聖俞有詩謝歐公送澄心堂紙云江南李氏
有國日百金不許市一枚當時國破何所有帑
藏空竭生莓苔但存圖書及此紙棄置大屋墻
角堆幅狹不堪作詔令聊備粗使供鸞臺可見
宋時此紙之多宋子京作唐書皆以澄心堂紙
起草歐公作五代史亦然而今五百年間貴如
金玉可爲短氣

今世苦無佳紙柬帖腐爛不必言綿料白紙頗
耐然澁而滯筆古人箋多研光取其不留也華

亭粉箋歲久模糊愈不可堪蜀薛濤箋亦澁然
着墨卽乾但價太高尋常豈能多得耶高麗繭
紙膩粉可喜差易購於薛濤然歲久則蛀自此
而下灰者竹者非胥曹之羔雉卽剖削之芻狗
耳不意刻溪子孫不振乃爾

宋之諸帝留心翰墨故文房所製率皆精品澄
心堂紙之外蜀有玉版有貢餘有經屑有表光
欸有墨光有冰翼有白滑有疑光又越中有竹
紙江南有楮皮紙溫州有蠲紙廣都有竹絲紙

循州有藤紙常州有雲母紙又有香皮紙苔紙
桑皮紙芟皮紙蔡君謨言績溪烏田古田由拳
惠州紙皆知名今試觀宋人書畫紙無一不佳
者可知其製造之工且多也

蔡君謨嘗禁所部不得用竹紙至於獄訟未決
而案牘已零落者至於今時有剛連連七毛邊
之目尤極腐爛入手卽碎而人喜用之者價直
輕爾毛邊之用上自奏牘下至柬帖短札徧於
天下稍濕卽腐稍藏卽蠹紙中第一劣品而世

用之不改者光滑便於書也

印書紙有太史老連之目薄而不鈺然皆竹料也若印好板書須用綿料白紙無灰者閩浙皆有之而楚蜀滇中綿紙瑩薄尤宜於收藏也

作字高麗薛濤不可常得矣綿紙研光差宜於筆墨余在山東爲魯藩作書內中有香箋數幅甚貴重之然亦是毛邊之極厚者加以香料而打極緊滑書不留手甚覺可喜但未知耐藏否耳初書行草二幅俱不當意最後書赤壁賦計

格截然上下整齊乃大稱善尤可笑也

歐陽率更不擇紙筆無不如意而蔡中郎非紈素不下筆然既能書亦須自愛重魏晉人墨迹類是第一等褚先生卽宋元猶然今人不擇紙而書者多矣亦由請乞太濫粗惡競進却之則重拂其意易之則責人以難故往往以了酬應耳

饒州有鄱陽白長如一疋絹元李氏藏古紙長二丈餘今世有白鹿疋紙亦長丈餘蓋出江右

所造甚爲鉅麗但爛澁不中書耳

紙須白而厚堅而滑筆須健而圓長而輕墨須黑而有光硯須寬而發墨置之明窓淨几時書一二段文選小說亦人間至樂也

昔人書字多用箋素書於扇者蓋少故右將軍書六角扇老嫗爲之不懌卽宋元人書畫見便面者不一二也今則以扇乞書者多於紙矣然元以前多用團扇絹素爲之未有摺者元初東南夷使者持聚頭扇人共笑之 國朝始用摺

扇出入懷袖殊便然漢張敞以便面拊馬則又似今之摺扇也

古人多用羽毛之屬爲扇故扇字從羽漢時乘輿用雉尾扇周昭王時聚鵲翅爲扇諸葛武侯吳猛皆執白羽扇庾翼上晉武帝毛扇今世輒以毛扇爲賤品上自宮禁下至士庶惟吳蜀二種扇最盛行蜀扇每歲進御餽遺不下百餘萬上及中宮所用每柄率值黃金一兩下者數銖而已吳中泥金最宜書畫不脛而走四方差

與蜀箑埒矣大內歲時每發千餘令中書官書詩以賜宮人者皆吳扇也

蜀扇譬之內酒非富人筭中別婦女手中耳吳扇初以重金粧飾其面爲貴近乃并其骨製之極精有柳玉臺者白竹爲骨厚薄輕重稱量無毫髮差爽光滑可鑿每柄值白金半兩斯亦淫巧無用者矣

扇之有墜唐前未聞宋高宗宴大臣見張循王扇有玉孩兒墜子則當時有之矣蓋起於宮中

不時呼喚便於挂衣帶間今則天下通用而京師合香爲之者着月以辟臭穢尤不可須臾去身也

唐以前皆於揚州貢鏡以五月五日取揚子江心水鑄之凡鏡無它但水清冽則佳矣今之鏡北推易水南數吳興亦以其水也然易鏡不迨湖鏡遠甚

秦鏡背無花紋漢有四釘海馬蒲桃唐製昇紐頗大及六角菱花宋以後不足貴矣凡鏡逾古

逾佳非獨取其款識斑色之美亦可辟邪魅禳
火災故君子貴之

今山東河南關中掘地得古塚常獲鏡無數它
器物不及也云古人新死未斂親識來吊率以
鏡護其體云以妨屍氣變動及殯則內之棺中
有一塚中鏡數百者歲久爲屍血肉所蝕又爲
苔土所沁成紅綠二色如朱砂鷓鴣碧鈿諸寶
相斯爲貴矣其傳世者光黑如漆不能成紅綠
也然臨淄人僞爲之者最多

洛陽人取古塚中鏡破碎不全者截令方四片合成加以柱而成鑪焉謂之鏡鑪製則新也而質實舊物置之案頭猶勝饒鼎

周火齊鏡闇中視物如晝秦方鏡照人心膽漢史良娣身毒鏡照見妖魅隋王度鏡能却百病唐葉法善鐵鏡鑒物如水長安任仲宣鏡水府至寶爲龍所奪秦淮漁人鏡洞見五腑六臟王宗壽鏡照見樓上青衣小兒宋呂蒙正時朝士有古鏡能照二百里安陸石巖村鏡何楚言河

朔鏡皆照十數里徐鉉鏡只見一眼李士寧軒
轅山鏡洞見遠近嘉祐中吳僧鏡照見前途吉
凶孟蜀軍校張敵鏡光照一室不假燈燭慶曆
中宦者鏡背鑄兔形影在鑑中盧彥緒鏡背有
金花承日如輪近時金陵軍人耕田得鏡半面
能照地中物持之發塚掘藏大有所得又大中
橋民陳某脩宅垣中得長柄小鏡照之則頭痛
持與人照無不痛者庚巳編載吳縣陳氏祖傳
古鏡患瘧者照之見背上一物驚去病卽瘥余

戊子歲在彭城見賣鏡者其面如常其背照之則人影俱倒斯亦異矣

脩養家謂梳爲木齒丹云每日清晨梳千下則固髮去風容顏悅澤夫人一日之功全在於晨晏眠早起欲及時也頭梳千下廢時失事甚矣縱能固髮悅顏何益

笄不獨女子之飾古男子皆戴之三禮圖笄士以骨大夫以象蓋卽今之簪耳范武子怒文子擊之以杖折其委笄蓋童子未冠時也

漢惠帝時黃門侍中皆傅脂粉順帝時梁冀奏
李固胡粉飾貌搔頭弄姿曹子建以粉自傅何
晏動靜自喜粉白不去手蓋魏晉以前習俗如
此夫婦人之美者猶不假粉黛况男子乎

以丹注面曰的古天子諸侯媵妾以次進御有
月事者難以口說故注此於面以爲識如射之
有的也其後遂以爲兩腮之飾王粲神女賦曰
施華的結羽釵傅玄鏡賦點雙的以發姿非爲
程姬之疾明矣唐王建宮詞密奏君王知入月

喚人相伴洗裙裾則亦無注的事也潘岳芙蓉
賦丹輝拂紅飛須垂的王敬美早梅詩暈落朱
唇微有的則又借以咏花矣

漢中山王來朝成帝賜食及起而襪係解成帝
以爲不能也於是定陶王得立然文王伐崇至
鳳凰之墟而襪係解武王伐紂行至商山而襪
係解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而履係解古
之聖王霸主皆有然者何獨中山王耶

古人以跣爲敬故非大功臣不得劔履上殿褚

師聲子襪而登席而衛侯怒至於見長者必脫履於戶外曹公令曰議者以祠廟當解履則漢末猶然矣

漢王喬爲葉縣令每朝會雙鳧飛來網之得雙鳧盧耽爲州治中元會不及朝化爲白鵠迴翔威儀以帚擲之得雙履南海太守鮑靚嘗夜訪葛洪達旦乃去人訝其往來之頻而不見車騎密伺見雙燕飛來網之得雙履此二事絕相類而人但知雙鳧事也

漢時着屐尚少至東京末年始盛應劭風俗通
載延嘉中京師好着木屐婦人始嫁作漆畫屐
五色采爲系後黨事起以爲不祥至晉而始通
用阮孚至自蠟之謝靈運登山陟嶺未嘗須臾
離也想卽以此當履身晉書五行志云初作屐
者婦人頭圓男子頭方至太康初婦人屐乃頭
方與男無別此亦古婦人不纏足之一證今世
吾閩興化泉漳二郡以屐當鞞洗足竟卽跣而
着之不論貴賤男女皆然蓋其地婦人多不纏

足也女屐加以彩畫時作龍頭終日行屋中閣
閣然想似西子響屨廊時也可發一笑

相手板法出於蕭何或曰四皓後東方朔見而
善之天下事之不經莫此爲甚宋庾道愍相山
陽王休祐板以爲多忤後密易褚彥回者不數
日彥回對帝誤稱下官大被譴訶夫明帝猜忌
忍虐之主故休祐見疑若遇平世明主此笏能
令人忤乎唐李叅軍善相笏休咎皆驗又有龍
復本者無目凡象簡竹笏以手捻之必知官祿

年壽宋初聶長史者相丘巒三笏異用而皆如其言也然則紀傳所載不足徵耶曰精卜筮術數者藉物以起數如管輅郭璞之流耳非專相笏也使笏易地易人則數又隨之變耳

董偃卧琉璃帳張易之爲母製七寶帳王諲作翠羽帳元載寵姬處金絲帳唐武宗玳瑁帳同昌公主設連珠帳又大秦國金織成五色帳有明月夜珠帳斯條王國作白珠交結帳侈靡極矣然琉璃玳瑁玉石之屬豈堪作帳當是鄣字

之誤耳

孟光舉案齊眉解者紛然亦大可笑事古人席地而坐疾則憑几食及觀書則皆用案几卽今之卓子案似食格之類豈可便以几爲案乎漢王賜淮陰玉案之食玉女賜沈羲金案玉杯石季龍以玉案行文書古詩何以報之青玉案漢武帝爲雜寶案貴重若此必非巨物楊用脩以爲盃亦非也且漢時皇后五日一朝皇太后親奉案上食高祖過趙趙王敖自持案進食甚恭

則古人之舉案爲常事何獨孟光哉

古人以几杖爲優老之禮康王疾大漸憑玉几
孫翊謂任元褒吏憑几對客爲非禮魏文帝賜
楊彪延年杖及憑几今之憑几對客者衆矣

漢文帝時魯少年拄金杖武帝有玉箱杖嘉平
中袁逢作三公賜玉杖晉佛圖澄金杖銀鉢劉
向別傳有麒麟角杖曹操賜楊彪銀角桃杖今
人但用竹杖耳漢昌邑王至滎陽買積竹刺杖
龔遂諫曰積竹刺杖少年驕蹇杖也今武陵有

方竹爲杖甚佳及蜀邛州杖巨節如雞骨然夫杖扶老登山取其輕便爲貴金玉徒爲觀美未未必當於用也

皮日休有天台杖色黯而力適謂之華頂杖有龜頭山疊石硯高二寸其刃數百謂之太湖硯有桐廬養和一具怪形拳跼坐若變去謂之烏龍養和養和者隱囊之屬也按李泌以松膠枝隱背謂之養和後得如龍形者獻帝四方爭効之今吳中以枯木根作禪椅蓋本於此

陶器柴窑最古今人得其碎片亦與金翠同價矣蓋色既鮮碧而質復瑩薄可以妝飾玩具而成器者杳不可復見矣世傳柴世宗時燒造所司請其色御批云雨過青天雲破處這般顏色做將來然唐時已有秘色陸龜蒙詩九天風露越窑開奪得千峰秘色來惜今人無見之耳余謂洛中人有掘得漢唐時墓者其中多有陶器色但淨白而形質甚粗蓋至宋而後其製始精也

柴窑之外有定汝官哥四種皆宋器也流傳至今者惟哥窑稍易得蓋其質厚頗耐藏耳定汝白如玉難於完璧而宋時宮中所用率銅鈐其口以是損價

今龍泉窑世不復重惟饒州景德鎮所造徧行天下每歲內府頒一式度紀年號於下然惟宣德款製最精距今百五十年其價幾與宋器埒矣嘉靖次之成化又次之世宗末年所造金錄大醮壇用者又其次也

宣窰不獨款式端正色澤細潤卽其字畫亦皆精絕余見御用一茶盞乃畫輕羅小扇撲流螢者其人物毫髮具備儼然一幅李思訓畫也外一皮函亦作盞樣盛之小銅屈戌小鎖尤精蓋人間所藏宣窰又不及也

蔡君謨云茶色白故宜於黑盞以建安所造者爲上此說余殊不鮮茶色自宜帶綠豈有純白者卽以白茶注之黑盞亦渾然一色耳何由辨其濃淡今景德鎮所造小壇盞做大醮壇爲之

者白而堅厚最宜注茶建安黑窰間有藏者時
作紅碧色但免俗爾未當於用也

今俗語窰器謂之磁器者蓋河南磁州窰最多
故相沿名之如銀稱朱提墨稱隄麩之類也

景德鎮所造常有窰變二云不依造式忽爲變成
或現魚形或浮果影傳聞初開窰時必用童男
女各一人活取其血祭之故精氣所結疑爲怪
耳近來禁不用人祭故無復窰變一二云恐禁中
得知不時宣索人多碎之

茶注君謨欲以黃金爲之此爲進御言耳人間
文房中卽銀者亦覺俗且誨盜矣嶺南錫至佳
而製多不典吳中造者紫檀爲柄圓玉爲紐置
几案間足稱大雅宜興時大彬所製瓦餅一時
傳尚價遂涌貴吾亦不知其詳也

范蜀公與溫公遊嵩山以黑木合盛茶溫公見
之驚曰景仁乃有茶具耶夫一木合盛茶何損
清介而至驚駭宋人腐爛乃爾

昔人云凡銅物入土千年而青入水千年而綠

在人間者紫褐而朱斑其色有蠟茶者有添黑者然古墓中鏡朱砂青綠皆有不入水也古入棺內多灌水銀遂有水銀古者然亦視其款製何如耳未必古者盡佳也

古玉器物亦有紅如血者謂之血古又謂之屍古蓋塚中爲血肉所蝕也又有黑漆古有渠古有甄古然古人比德於玉但取其溫潤色澤及當於用耳今乃必以古色爲佳此俗見之不可解者也

玉惟黃紅二色難得其餘世間皆有之卽羊脂玉亦常見也

唐太宗賜房玄齡黃銀帶欲賜如晦時如晦已死帝泣曰世傳黃銀鬼神畏之更取金帶送其家則黃銀非金明矣漢武帝紀收銀錫造白金則白金非銀亦明矣

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鱉珠在足魚珠在目蚌珠在腹又蜘蛛蜈蚣極大者皆有珠故多爲雷震者龍取其珠也凡珠龍爲上蚌次之

今海南所出者皆蚌珠也海中諸物蜃蛤蜆蠓
之屬皆有珠但不恒有耳萬曆初吾郡連江人
剖蛤得珠不識也烹之珠在釜中跳躍不定火
光燭天鄰里驚而救之問知其故啓視已半枯
矣徑一寸許此真夜光明月之質也而厄於俗
子悲夫

魏惠王徑寸之珠前後照車各十二乘者十枚
隋煬帝殿內房中不然膏火懸大珠一百二十
以照之江南寵姬宮中每夜綴大珠十數照耀

如同白日張說賂九公主夜明簾古人不貴異物而珍寶充物若此今時隋珠趙璧毋論民間卽天府亦不可多得也蓋經一番兵火便消耗一番而金元之變中國之物輦入夷狄者又不知其數也漢梁孝王薨庫中黃金至四十萬斤今之禁中有是乎糜竺助先主黃金十萬斤今之富室有是乎

今世之所寶者有貓兒眼祖母綠顛不刺蜜臘金鴉鵲石蠟子等類然皆鑲嵌首飾之用惟琥

珀瑪瑙盛行於時皆滇中產也犀則多矣而通天卧魚辟水駭雞皆未之見也祖母綠云是金翅鳥所成出回回國有紅刺一顆重一兩以上卽值錢千緡然亦不可多得滇中又有緬鈴大如龍眼核得熱氣則自動不休緬甸男子嵌之於勢以佐房中之術惟殺緬夷時活取之者良其市之中國者皆僞也彼中名曰太極凡官屬餽遺公然見之箋牒矣

昔人謂松脂墮地千年爲琥珀又云是楓木之

精液多年所化恐皆未必然中國松楓二木不
乏何處得有琥珀而夷中產琥珀者豈皆松嶺
楓林之下乎此自是天地所生一種珍寶卽他
物所變化孰得而見之又如水晶云十年老冰
所化果爾則宜出於北方沍寒之地而南方無
冰却有水精可知其說之無稽矣琥珀血珀爲
上金珀次之蠟珀最下人以拾芥辯其真僞非
也僞者傳之以藥其拾更捷

唐魏生於虔州砂磧中拾得片瓦後以示胡人

驚異頂禮謂為寶母價至千萬云每月望日設壇上致祭一夕百寶皆聚則天時西國獻青泥珠后不知貴以施西明寺金剛額後胡人以十萬貫求買之曰但投泥中泥悉成水可以覓衆珍寶李林甫生日沙門極讚功德冀得厚襯及畢乃以紅氍藉一物如朽釘者施之僧大失望後有波斯以數十萬市之曰此寶骨也睿宗施安國寺寶珠云直億萬僧不知貴負之亦無酬者月餘有西域胡人見而大喜以四千萬貫市

之云此水珠也行軍時掘地埋之水自涌出咸陽嶽寺有周武帝綴冠珠爲一士人所取至陳留諸胡合五萬緡市之至東海重湯煎燎月餘有龍女二人投入甌中合而成膏塗足步行水上而去不知所之吳越孫妃以物施龍興寺形如朽木筋寺僧不知寶此有胡人曰此日本龍蕊簪也以萬二千緡買之此數者信天下之奇寶也然不遇識者則與瓦礫不殊夫夜光之璧暗投不免按劍况耳目所未聞見者乎

唐時揚州常有波斯胡店太平廣記往往稱之
想不妄也今時俗相傳回回人善別寶時游閩
廣金陵間有應主簿者持祖母綠一顆富商以
五百金購之不售也有回回求見之持玩少頃
卽吞入腹中應欲訟之旣無證佐又懼纏累一
慟而已又有富家老妾沈氏所戴簪頭乃猫兒
眼回回窺見遂賃屋與隣時以酒食奉之歲餘
乃求市焉沈感其意只求二金回回得之甚喜
因石稍枯市羊脂裹之暴烈日中坐守稍怠瞥

有饑鷹掠之而去大爲市人擲榆歸家怨恨而死此二事皆近代金陵人言與異苑所載胡人索市王曠并石事相類皆可笑也

清波雜志載成都市中有聚香鼎以數爐焚香環於外則烟皆聚其中又巴東寺僧得青磁碗投米其中一夕滿盆皆米投以金銀皆然謂之聚寶盃 國朝沈萬三富甲天下人言其家有聚寶盆戲說耳不知此物世間未嘗無也

今天下交易所通行者錢與銀耳用錢便於貧

民然所聚之處人多以賭廢業京師水衡日鑄
十餘萬錢所行不過北至盧龍南至德州方二
千餘里耳而錢不加多何也山東銀錢雜用其
錢皆用宋年號者每一可當新錢之一而新錢
廢不用然宋錢無鑄者多從土中掘出之所得
幾何終歲用之而錢亦不加少又何也南都雖
鑄錢而不甚多其錢差薄於京師者而民間或
有私鑄之盜鬪廣絕不用錢而用銀低假市肆
作姦尤可恨也

滇人以貝代錢每十貝當一錢貧民誠便然白金一兩當得貝一萬枚攜者不亦難乎且易破碎非如錢之可復鑄也宋元用鈔尤極不便兩涓鼠齧卽成烏有懷中橐底皆致磨滅人惟日日作守鈔奴耳夫銀錢之所以便者水火不毀蟲鼠不侵流轉萬端復歸本質蓋百貨交易低昂淆亂必得一至無用者衡於其間而後流通不息此聖人操世之大術也

今人銀槩謂之朱提按漢書地理注朱提出銀

食貨志朱提銀八兩爲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
它銀一流直一千則朱提地名旣不可名銀而
朱提之銀又非凡銀比也漢銀八兩直錢一千
可見當時銀賤而錢貴今時銀一兩卽值千錢
矣朱音殊提音匙

靺鞨本蠻夷國名其地產寶石中國謂之靺鞨
其色殷紅大者如栗太平廣記載李章武所得
狀如櫛葉紺碧而冷今中國賈肆中者皆如瓦
磔耳

古者婦人皆着襪穿履與男子原無分別也唐李郢詩高歌一曲劉郎醉脫取明金壓繡鞋則當時始有繡者至纏足之制興而男女之履始迥別矣今之婦女亦罕有着襪者楊用脩以履人掌后之服履爲周公病蓋未之深思也

側注儒冠也鶡武冠也鷄鷄侍中冠也豸惠文法冠也遠遊博山太子冠也翼善平天通天高山天子冠也却敵衛士冠也貂蟬功臣冠也却非僕射冠也巧士黃門從官冠也進賢羣臣冠

也母追收夏冠也章甫嘒殷冠也委貌周冠也
華山宋鉞冠也鹿皮張欣泰冠也桑葉原憲冠
也竹皮高皇帝亭長冠也獺皮陳伯之冠也交
讓公孫述冠也步搖江充及慕容跋冠也進德
唐太宗賜貴臣冠也玉葉太平公主冠也方山
舞人冠也九星靈芝夜光上元夫人冠也晨嬰
西王母冠也芙蓉衛叔卿冠也骨蘇高麗冠也
無頭宋康王冠也鷓冠鄭子臧冠也貂冠屈到
冠也豹冠范獻子冠也北斗道冠也虎皮胡冠

也

今內監帽樣高麗王冠制也 國初高麗未服

太祖密遣人瞰其冠命諸內監皆冠之及其使至指示之曰此皆汝主等輩也皆已服役汝主尚不降耶使者歸言之遂奉正朔

古婦人亦着帽漢薄太后以冒絮提文帝注帽也趙昭儀上飛燕金花紫綸帽又賀德基於白馬寺逢一婦人脫白綸巾以贈之諸葛武侯遺司馬懿巾幘婦人之服則古婦人亦有巾也

古人幘之上加巾冠想亦因髮不齊之故今之
網巾是其遺意但幘以布絹爲之又加屋其上
故亦可以代冠如葦偃綠幘孫堅赤罽幘之類
卽今俗名腦包者也網巾以馬鬃或線爲之功
雖省而巾冠不可無矣北地苦寒亦有以絹布
爲網巾者然無屋終不可見人

童子幘無屋者示不成人也近時三五十年前
總角者猶繫一網巾邊是其遺制旣云童子幘
無屋明丈夫幘皆有屋矣又云王莽以頂禿加

屋何耶董偃武帝時人以綠幘見天子必非無
屋者幘本賤者之服綠幘又其賤者近代樂工
着綠頭巾亦此意也

紂衣寶玉自焚漢上官太后服珠襦霍光耿秉
薨皆賜玉衣太始元年頻斯國人來朝以五色
玉爲衣近代豪富之家有衣珍珠半臂者而玉
衣未有聞矣

三代之爲信者符節而已未有璽也周禮九節
璽居一焉璽亦所以爲節鄭康成謂止用之貨

賄蓋亦用以鈐封恐人之僞易也秦得和氏之
璧令李斯篆之爲傳國璽故天子始稱璽書諸
侯而下稱印而已然攷印數所載漢時印大小
不同文亦殊絕蓋或制於官或私刻之固自不
同而公卿列侯卒於位者皆以印綬賜葬致仕
策免者始上印綬則一人一印非若今之爲官
物也古者百官之印皆組穿之而佩於腰或令
吏人繫之於臂至宋而後印大而重繫之不便
楊虞卿爲吏部始置匱以鎖之而綬繫於鑰今

之有印則有綬是也。至今日則綬亦不以繫鑰而虛佩之矣。國家之制天子玉璽，侯王、大將軍皆金印，二品以銀，三品以下以銅。其非掌印而給者謂之關防印，方而關防長，以此爲別耳。其實出欽給者亦繫得謂之印也。

唐時文武官：三品以上金玉帶，四品五品並金帶，六品七品並銀帶，八品九品並礪石帶，庶人銅鐵帶。五品以上皆賜魚袋，飾以銀。三品以上賜金裝刀子、礪石一具。其衣紫爲上，緋次之，綠

爲下綬則紫爲上艾墨次之黃爲下至於天子之服色尚黃則自漢以來然矣

唐時百官隨身魚符左一右一左者進內右者隨身皆盛以袋則似今京官之牙牌耳宋賜金帶者例不佩魚惟兩府賜佩謂之重金今之牙牌自宰輔至小官任京師者俱有之蓋以鬚若印綬然其官職皆鐫牌上拜官則於尚寶司領出出京及遷轉則繳還蓋 祖制也

國朝服色以補爲別皆用鳥獸蓋取古人以鳥

紀官之意文官惟法官服豸其餘皆鳥武官皆獸至於帶則以犀居金之上皆有不可曉者國朝服色之最濫者內臣與武臣也內官衣蟒腰玉者禁中殆萬人而武臣萬戶以上卽腰金計亦不下萬人至於邊帥緹騎冒功邀賞腰玉者又不知其幾也

說文曰帶紳也男子鞶帶婦人絲帶古人之帶多用韋布之屬取其下垂詩云容兮遂兮垂帶悸兮匪伊垂之帶則有餘似今衣之有大帶耳

至魯仲連謂田單曰將軍黃金橫帶騁於臨淄之間則金帶之制興矣

古人仕者有帶有綬又有囊囊綬皆綴於帶者八座尚書荷紫以生紫爲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傳云周王負成王制此服唐時亦以爲朝服或云漢世用盛奏事負之以行未詳也至宋有金魚袋 國朝俱無之

晉書輿服志云漢世着鞶囊者側在腰間謂之傍囊或謂之綬囊然則以囊盛綬耳

三代聖人治定功成然後制禮作樂以爲翊贊
太平之具故其精蘊足以節宣陰陽感動天地
非聖人不能作也而後世之治其最失聖人意
者無如禮樂一端蓋自漢之初叔孫之所謂禮
者已不過懸蕞拜跪之儀而賈生之所陳文帝
之所謙讓未遑者亦不過易正朔改車服定律
呂而已此果三代之所謂禮樂乎噫何易言之
也然以此數者爲足以盡禮樂則亦何必聖人
而後制作以此數者爲不足以盡禮樂則又未

見聖人於數者之外而別有所經營籌度也抑
其所謂無體之禮無聲之樂者皆在治定功成
之先而持借此以爲潤色之具耶不然則其不
可傳者與其人皆已朽而所傳於後世者皆其
芻狗糟粕而不足憑耶自漢以下一代各有一
代之禮樂非無之也而禮止於度數已耳樂止
於節奏已耳與三代聖人之所言者固判乎其
不相蒙也而樂之失視禮尤甚何者禮之節度
尚可繹思而樂之旨趣茫無着落也

古先聖人一代之樂必敘一代之治想其音律
節奏詞語次序皆敘開創守成之事如所謂一
戒而北出再成而伐商者蓋紀其實也孔子謂
招盡美又盡善武盡美未盡善夫以周公之才
之美非不能以唐虞揖遜之音文其放伐哉而
終不以彼易此者非是不足以昭成功揚丕烈
祖宗弗享也然舜之樂流傳至春秋音響節奏
俱在以齊國之霸習急功利喜夸詐迨其末也
田氏專政主德日衰縱日奏虞庭之樂能令四

方風動鳳儀獸舞耶故吾以爲樂者飾治之具
而非致治之本也但不知孔子之所讚歎忘肉
季札之所謂如天之無不覆如地之無不載者
將謂其聲音耶抑因聲而想其政治耶抑聲中
之詞義深美如所謂二頌者耶若止於聲音則
列國皆可放效工瞽皆可傳習何孔子不以之
語太師而必至齊始聞之耶抑列國各有樂不
相授受而舜之樂竟爲胡公家傳之譜耶學者
徒據紙上之談而不能深惟其故亦何益之有

也

古樂不復作矣卽知樂者世能有幾季札觀樂而
知列國興衰師曠吹律而知南風不競卽隋唐之
間亦有知宮聲往而不返爲東幸不終之兆者彼
太常樂官但知較度數考分秒辨累黍量尺寸而已
縱使事事合古分毫不差然於樂之理毫無干涉
也蓋自宋以來胡瑗范景仁之徒已不勝其聚訟而
况至於今日上之人既不以爲急務而學士大夫亦
無復有深心而精究

之者郊廟燕享之間笙磬祝罔徒存虛器考擊拊搏僅爲故事而其它之行於世者不過籥箎之胡聲與淫哇之詞曲耳以此爲樂吾所不敢知也

識錚于阮咸者知樂器而未知樂音識斷絃卧吹者知樂音而未知樂理季嗣真知諸王之蹂踐王仁裕卜禁中之鬪爭王令言知官車之不返劉義叟卜聖躬之眩感庶幾季札師曠之亞矣而理不可得而聞也至於玄鶴二八延頸哀

鳴三龍翔舟水木震動稱賞之詞恐過其實
今人間所用之樂則箴篋也笙也簫也箏也鐘
鼓也箴篋多南曲而笙簫多北曲也其它琴瑟
笙篋之屬徒自賞心不諧衆耳矣又有所謂三
弦者常合簫而鼓之然多淫哇之詞倡優之所
習耳有梅花角聲甚凄清然軍中之樂世不恒
用余在濟南葛尚寶家見二胡雛能捲樹葉作
茄吹之其音節不可曉然亦悲酸清切余謂王
人昔中國吹之能令胡騎北走今胡見吹之反

令我輩墮淚乎一笑而已

今鼓琴者有閩操浙操二音蓋亦南北曲之別也浙操近雅故士君子尚之亦猶曲之有浙腔耳莆人多善鼓琴而多操閩音至於漳泉遂有鄉音詞曲侏儻之甚卽吾郡人不能了了也

夫子謂鄭聲淫淫者靡也巧也樂而過度也艷而無實也蓋鄭衛之風俗侈靡纖巧故其聲音亦然無復大雅之致也後人以淫爲淫慾故槩以一國之詩皆爲男女會合之作失之遠矣夫

問閭里巷之詩未必盡入樂章而國君郊祀朝
會之樂自胙土之初卽已有之又安得執後代
之風謠而傳會爲開國之樂聲乎聖人以其淫
哇不可用之於朝廷宗廟故欲放之要其亡國
之本原不在此也招之在齊不能救齊之亡則
鄭聲施之聖明之世豈能便危亡哉宋廣平之
好羯鼓寇萊公之舞柘枝不害其爲剛正也况
懸之於庭乎但終傷綺靡如淫詞艷曲未免擯
於聖人之世耳

中散之琴李暮之笛鄒衍之管梓慶之鑿皆冥
通鬼神功參造化吾聞其語未見其人也中郎
之識柯亭嗣真之辨鐘鐸宋沈之知編鐘李琬
之聽羯鼓賞鑿入神匠心獨詣求之於今豈復
有其人乎太常之所師受不過樂章之糟粕里
巷之所傳習率皆拍板之章程守而勿失便爲
知音矣豈復有能新翻一曲別造一調而叶之
律呂令人傳誦者哉故吾謂今之最不古若者
此一途也

京師有瞽者善彈琵琶能作百般聲音嘗宴冠裳匿屏幃後作之初作老嫗喚伎者聲繼作伎者稱疾不出往復數四評詬勃谿遂至擲器破鉢大小紛紜或詈或哭或勸或助坐客驚駭欲散徐撤屏風則一瞽者抱一琵琶而已它無一物也又有以一人而歌曲擊鼓鈸拍板鐘鐃合五六器者不但手能擊足亦能擊此亦絕世之伎惜乎但爲玩弄之具非知音者也

詩也律也詞曲也古者合而成樂而今分爲三

四矣以詩入音樂必不能悅里耳以曲比管絃
必不可薦郊廟且其疾徐高下之節任意爲之
未必一一中古人之法度也况於宮商之變黃
鍾太簇之節哉唐摩詰陽關詩尚堪疊以成聲
劉夢得巴渝諸曲皆絃而吹之者也至宋重歌
詞其去音律漸覺差遠蓋泛聲多而音響難調
不容毫釐差謬豈知三百篇之詩何曾平仄一
一脗合耶至曲興而詞廢去古愈遠矣魏文侯
聽古樂而惟恐卧聽鄭衛之音則不知倦當時

尚爾何況今日哉

唐明皇好羯鼓一時臣庶從風而靡以宋廣平之正直亦有頭如青山峰手如白雨點之喻它可知已不知羯鼓有何趣而嗜好之至目爲八音領袖殊可笑也此樂本羯胡之音獨太簇一韻高昌龜茲諸夷皆習用之其聲焦殺特異衆樂而好之不已卒召胡兒之禍悲夫

漢嫁烏孫公主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心後石季倫明妃詞云其送明君亦必爾已自臆度

可笑而圖經卽謂昭君在路愁怨遂於馬上彈琵琶以寄恨相沿而誤愈甚矣今人不知琵琶爲烏孫事而槩用之昭君又不知琵琶爲送行之樂而槩以爲昭君自彈蓋自唐以來誤用至今而不覺也

五雜組卷之十一 一終

五雜組卷之十三

陳留謝肇淛著

事部一

昔人云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此憤世之言非至當之論也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夫子曰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聖人之心豈迥與人殊哉惟不以其道得之故棄之若浼耳後世名高之士平居大言矯枉過正勝於聖人迨其利交勢怵往往不遑寧處而失身濡足爲天下笑蓋其中

未能自信而特大言以欺人也

死生亦大矣聖人教人未嘗語及死生之故但曰未知生焉知死幽冥一貫蓋難言之矣莊生汪洋自恣至於齊萬物小天地彭殤一致菌椿共年似也然其言曰人而無情安得謂之人其妻死曰是其始也吾安能無慨然卽此兩語則其底裏亦自不與人異矣釋氏雖談空說有然於生死輪迴之際不免拳拳諄復焉纔覺牽罣便成障礙不如生老病死時至則行猶爲達者

之言也

聖人之貴知命謂安於命不趨利避害也今人之欲知命則求趨利避害也是不謂之知命謂之逆天

孔子得之不得曰有命此對子路之言也聖人安土樂天無往不可進退存亡之故知之審矣何必以義命自安始無怨尤哉今之人能以義命自安不求通不諱窮亦可以爲賢矣噫吾未之見也其言能安命者皆憧憧往來無可柰何

而委之命也

世之人有不求富貴利達者乎有衣食已足不願贏餘者乎有素位自守不希進取者乎有不貪生畏死擇利避害者乎有不喜諛惡謗黨同伐異者乎有不上人求勝悅不若已者乎有不媚神諂鬼禁忌求福者乎有不卜筮堪輿行無顧慮者乎有天性孝友不私妻孥者乎有見錢不恡見色不迷者乎有一於此足以稱善士矣吾未之見也

婚而論財其究也夫婦之道喪葬而求福其究也父子之恩絕婦之凌轢其夫者恃於富也子之暴露其父者惑於地也

以才名驕人未有不困者也以富貴驕人未有不敗者也以貧賤驕人未有不取禍者也

富貴驕人多出婦人女子之態才名驕人間亦文士墨客之常惟近世一種山人目不識丁而剽竊時譽傲岸於王公貴人之門使酒罵坐貪財好色武斷健訟反噬負恩使人望而畏之若

山魃木客不敢嚮邇足以殺其身而已矣

高而怙權足以殺身胡惟庸石亨是也才士不遜足以殺身盧梅徐渭是也積而不散足以殺身沈秀徐百萬是也恃才妄作足以殺身林章陸成叔是也異端橫議足以殺身李贄達觀是也其不然者幸而免耳

一日看除目二年損道心除目今之推升朝報也其中升沉得喪毀譽公私人情世態畔援歆羨種種畢具若戀戀於此有終身喪其所守者

豈止三年損道心已耶

晉人戲言云我圖一萬戶侯尚不可得卿乃圖作佛耶夫萬戶侯誠難求也卽心是佛何遠之有

以圖果報之念而學佛終無成佛之日矣學佛者從慧眼入較易

易有太極聖人已自一言道盡矣不須更說無極也天下事物莫不自無而有此何必言卽天地亦自無中來也但理須有寄寓如火傳於薪

薪盡則火滅矣謂火非薪亦可謂薪卽火亦可謂薪盡而火存亦可謂薪火相終始亦可不必要更着一語也

老氏道德之旨非煉形求仙之術也而世之學仙者託之老氏如今之士子讀經書以應科第而曰此吾儒之教也

今之號爲好學者取科第爲第一義矣立言以傳後者百無一焉至於脩身行己則絕不爲意矣可謂倒置之甚然二者殊不相妨生前之富

貴偶然耳俟之可也不必惡而逃之死後之文章較之功名差爲久遠不可不留意也至於講明義理孜孜爲善卽不必談道講學獨不可使衾影無媿人稱長者乎若輕佻反覆甘於文人無行之爲又何足道

貧賤不如富貴俗語也富貴不如貧賤矯語也貧賤之士奔走衣食妻孥交謫親不及養子不及教何樂之有惟是田園粗足丘壑可怡水侶魚蝦山友麋鹿畊雲釣雪誦月吟花同調之友

兩兩相命食牛之兒戲着邨間或兀坐一室習
靜無營或命駕扶藜留連忘反此之爲樂不減
真仙何尋常富貴之足道乎

人有恒言文章窮而後工非窮之能工也窮則
門庭冷落無車塵馬足之黷事務簡約無簿書
酬應之繁親友斷絕無徵逐游宴之苦生計羞
澁無求田問舍之勞終日閉門兀坐與書爲仇
欲其不工不可得已不獨此也貧文勝富賤文
勝貴冷曹之文勝於要津失路之文勝於登第

不過以本領省而心計閒耳至於聖人拘囚演
易窮厄作經常變如一樂天安土又不當一例
論也

竹樓數間負山臨水踈松脩竹詰屈委蛇恠石
落落不拘位置藏書萬卷其中長几軟榻一香
一茗同心良友閒日過從坐卧笑談隨意所適
不營衣食不問米鹽不叙寒暄不言朝市丘壑
涯分於斯極矣

凄風苦雨之夜擁寒燈讀書時聞紙窓外芭蕉

浙瀝作聲亦殊有致此處理會得過更無不堪
情景

景物悲歡何常之有惟人處之何如耳詩曰風
雨如晦雞鳴不已原是極淒涼物事一經點破
便作佳境彼鬱鬱牢愁出門有碍者卽春花秋
月未嘗一伸眉頭也

讀未曾見之書歷未曾到之山水如獲至寶嘗
異味一段竒快難以語人也

四十從政五十懸車耳目未衰筋力尚健或縱

情山水或沉酣文酒優游卒歲以保天年足矣
今之仕者涉世既深宦術彌巧桑榆已逼貪得
滋甚干進苟祿不死不休生平未嘗享一日之
樂徒爲僕妾圖輕肥子孫作牛馬耳白樂天所
謂官爵爲他人者有味哉其言之也

宋宗室郡王允良者不喜聲色不近貨利惟以
晝爲夜以夜爲晝日則就寢至暮始興盥櫛衣
冠而出燃燈燭治家事飲食宴樂達旦始罷人
以爲疾余以爲此驕癖也非疾也吾郡中純袴

子弟常有日午始興雞鳴始寢者然貧賤之家無之也賢子弟無之也勤以治生者無之也驕奢淫佚反天地之性背陰陽之宜不祥莫大焉然而近數十年始有之也

什一致富者不過市井之行居官自潤者末負貪穢之聲故吾見大賈之起家矣未見污吏之克世也

余嘗見取富室之女者驕奢淫佚頗僻自用動笑夫家之貧務逞華靡窮極奉養以圖勝人一

切孝公姑睦妯娌敬師友惠臧獲者槩未有聞
曾不數時奩橐俱罄怨天尤人譟擾萬狀或以
破家或以亡身其夫雖沾餘沫豐衣美食而舉
動受制笑啼不敢至於志慮昏顛意氣沮喪甘
爲人下而不辭者未必不由此也

朱子詩傳謂周禮以仲春令會男女而以桃之
始華爲婚姻之候此誤也周禮媒氏之職以仲
春令會男女司其無夫家者而會之是月也奔
者不禁蓋先王制禮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則昏

姻之期當在冬末春初而貧賤之家有過期不
得嫁娶者至仲春而極矣故聖人以是時令媒
會合之無使怨女曠夫過是月也其有法令不
及之處私相約而奔者亦不禁奔者非必盡淫
奔也凡六禮不備者皆謂之奔故曰聘則爲妻
奔則爲妾昏期已過卽草率成親亦人情也此
卽詩所謂求我庶士迨其今兮之意也
小慈者大慈之賊也小忠者大奸之托也建白
者亂政之媒也講學者亂德之藪也

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性之者也
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鬪習之者也
丹朱不應乏教宥越不聞被箠語其變也

裴晉公有言吾輩但可令文種無絕然其間有
成功能致身卿相則天也葉若林云後人但令
不斷書種爲鄉黨善人足矣若夫成否則天也
此二語政同黃山谷云四民皆有世業士大夫
子弟能知忠信孝友斯可矣但不可令讀書種
子斷絕噫今之人但知教子弟取富貴耳非真

能教之讀書也。夫子弟之賢不肖，豈在窮達哉？有富貴而隕其家聲者，有貧賤而振其世業者，未可以目論也。

夜讀書不可過子時，蓋人當是時，諸血歸心，一不得睡，則血耗而生病矣。余嘗見人勤讀有徹夜至嘔血者，余嘗笑之。古人之讀書，明義理也。中古之讀書，資學問也。今人之讀書，不過以取科第也。而以身殉之，不亦惑哉？莊子所謂臧穀異業，其於亡羊均者，此之謂也。

今人之教子讀書不過取科第耳其於立身行
已不問也故子弟往往有登臚仕而貪虐恣睢
者彼其心以爲幼之受苦楚政爲今日耳志得
意滿不快其欲不止也噫非獨今也韓文公有
道之士也訓子之詩有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
居之句而俗詩之勸世者又有書中自有黃金
屋等語語愈俚而見愈陋矣余友王粹夫自祖
父以來三世教子惟以不妄語爲訓可謂有超
世之識也已

人能捐百萬錢嫁女而不肯捐十萬錢教子寧
盡一生之力求利不肯輟半生之功讀書寧竭
貨財以媚權貴不肯捨些微以濟貧乏此天下
之通惑也

素位而行聖人之道也以進爲退老氏之術也
然聖人亦是退一步法易經一書每到盛滿便
思悔吝故曰日中則昃月中則食天地盈虛與
時消息但聖人灼見事理定當如此至老氏曰
將欲取之必故予之將欲翕之必固張之及知

白守黑知雄守雌等語則是有心求進而姑爲
是以伺人未免有鷲鳥將擊必匿其形之意矣
故太史公謂申韓原於道德亦千古卓識也

名利不如閒世人常語也然所謂閒者不徇利
不求名澹然無營俯仰自足之謂也而閒之中
可以進德可以立言可以了死生之故可以通
萬物之理所謂終日乾乾欲及時也今人以宮
室之美妻妾之奉口厭梁肉身薄紉綺通宵歌
舞之場半畫牀第之上以爲閒也而脩身行已

好學齊家之事一切付之醉夢中此是天地間
一蠢物何名利不如之有

訛言之興自古有之但平治之世則較少爾周
末之詩曰民之訛言曾莫之懲然不知當時所
訛者何事至漢晉時始有爲東王公行籌之說
又唐時有訛言官遣棖棖殺人取心肝以祭天
狗者又有訛言毛人食人心者有謂狹母鬼夜
入人家者宋元時有訛言取童男童女製藥者
國朝間亦有之然竟不知其所由起也至於黑

青馬騮精之類似訛而實有恠妖言童謠無意
矢言事後多驗如檠弧箕服之屬又非訛矣
今朝野中忽有一番議論一人倡之千萬人和
之舉國之人奔走若狂翻覆天地變亂白黑此
之爲訛言蓋不但烏頭白馬生角已也
宋林存爲賈似道所擯道死於漳漳有富民蓄
油粘木甚佳林氏子弟求之價高不可得因撫
其木曰收取收取待賈丞相用無何似道謫至
漳死於鄭虎臣手郡守其門人也與之經營竟

得此木以歛孰謂天道無知哉

道非明民將以愚之故倉頡作書而鬼夜哭聖人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夫使民得操知之權則安用聖人爲矣

今人動稱陽春白雪爲寡和蓋自唐人詩已誤用之矣宋玉本文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之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則寡和者流徵之曲非陽春之曲也且云客有歌於郢中者亦非郢人自歌也

宋人有迂濶可笑者徐仲車父名石終身不踐石行遇橋則使人負之而過陳烈吊蔡君謨之喪及其門首率諸弟子匍匐而進或問之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故耳夫徐幸生江北使在江南則終身無出門之日陳幸生江南使在江北則當墜污泥溝澮中矣腐儒不通乃至於此唐道人侯道華性好子史手不釋卷或問安用此爲答曰天上無愚懵仙人明金陵唐詩慕道煉丹有道流勸之出家入山者唐曰家有老母

世間無不孝神仙此一語可謂的對亦可謂求道之格言也今人無慧業無至性而強欲出世難矣

晉汲桑當盛暑重裘累茵使人扇之恚不清涼而斬扇者宋党進當大雪擁紅爐酌酒醉飽汗出捫腹徐行曰天氣不正天下之事何嘗無對哉

夢之無關於吉凶也審矣今兒童俗語皆謂誕妄之言曰說夢言其的非真也乃周禮特爲設

占夢之官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然爲王者而設猶之可也季冬聘王夢羣臣庶人獻吉夢於王王拜而受之乃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不亦太兒戲乎天下之廣億兆之衆使盡獻其吉夢太人不勝占而王亦不勝拜也臣民吉夢於王何與而王拜之此真癡人前說夢耳此書蓋見詩人有熊羆旒旟之語而傳會見牧人之有夢遂以爲獻夢於王也不知詩之所味皆祝贊稱願之詞豈真熊羆旒旟一時而同入夢哉

此又夢中說夢矣

今人見紀載中所紀之夢多驗如良弼九齡射
日生蘭之類遂以爲古人重夢也夫人無日不
夢驗者止此則不驗者不可勝數矣况多出於
附會而不足憑耶孔子大聖也少時欲行道則
夢見周公及老而衰遂不復夢則夫子少時之
夢亦不驗矣蓋人有六夢惟正夢可占吉凶其
它噩夢思夢寤夢喜夢懼夢皆意有所感而魂
不寧想像成境非真夢也余最不信夢乃一生

吉凶禍福竝無一夢故知其不足憑也

程正叔渡江中流風浪忽起怡然不動有負薪
人問之曰公是舍後如此達後如此程異而欲
與之言則已去矣夫舍者輕性命死生若飲非
告子是也達者齊脩短得喪若漆園子桑戶是
也舍直是勇往不顧達則有見解矣舍者未必
達達者自可舍渡江中流而風浪作縱欲不舍
逃將安之謝太傅與桓宣武會稽王會於溧江
狂風忽起波浪鼓湧諸人有懼色惟謝怡然自

若頃間風止桓問之謝徐笑曰何有二才同盡
理此達者之言也天道不可知即使一日同盡
亦豈懼所能免乎惟聖人之言曰生寄也死歸
也余何憂於龍哉此知命委化之言而達與舍
俱盡之矣

孔子曰人有二死而非命也人自取之爾夫寢
處不時飲食不節使勞過度者疾共殺之居下
位而上忤其君嗜欲無厭而求不止者刑共殺
之少以犯衆弱以侮強忿怒不量力者兵共殺

之此三者者非造物之舛也今之人貪色健鬪
冒險求利而不終其天年往往委於命豈知命
者哉

奸利之人多於好色好色之人多於好酒好酒
之人多於好奕好奕之人多於好書

好書之人有二病其一浮慕時名徒爲架上觀
美牙籤錦軸裝潢衒曜驪牝之外一切不知謂
之無書可也其一廣收遠括畢盡心力但圖多
蓄不事討論徒灑灰塵半束高閣謂之書肆可

也其一博學多識矻矻窮年而慧眼短淺難以
自運記誦如流寸觚莫展視之肉食面墻誠有
間矣其於沒世無聞均也夫知而能好好而能
運古人猶難之况今日乎

其有不事蒐獵造語精進者此是天才抑由夙
慧然南山之木不揉自直磨而礱之其入不益
深乎高才之士多坐廢學良可惜也

宋人多善藏書如鄭夾漈晁公武李易安尤延
之王伯厚馬端臨等皆手自校讎分類精當又

有田偉者爲江陵尉作博古堂藏書至七萬五千餘卷黃魯直謂吾嘗校中秘書及遍遊江南名士圖書之字人有及田氏者而名不甚草惜夫

俗語謂京師有二不稱謂光祿寺茶湯武庫司刀鎗太醫院藥方余謂尚不止於三者如欽天監之推卜中書科之字法國子監之人材太倉之蓄積皆大舛訛可笑而內秘書之藏不及萬卷寥寥散逸卷帙淆亂徒以飽鼠蟬之腹入胠

篋之手此亦古今所無之事也

余嘗獲觀中秘之藏其不及外人藏書家遠甚
但有宋集五十餘種皆宋刻本精工完美而日
月不及日就滄腐恐百年之外盡成烏有矣胡
元瑞謂欲以三年之力盡括四海之藏而後大
出秘書分命儒臣編摩論次噫談何容易不惟
右文之主不可得卽知重文史者在朝之臣能
有幾人而欲成萬世不刊之典乎內閣書目門
類次第僅付之一二省郎之手其泯泯魚豕不

下等而不問也何望其它哉

夷堅志齊諧小說之祖也雖莊生之寓言不盡誣也虞初九百僅存其名桓譚新論世無全書至於鴻烈論衡其言具在則兩漢之筆大略可睹已晉之世說唐之酉陽卓然爲諸家之冠其叙事文采足見一代典刑非徒備遺忘而已也自宋以後日新月盛至於近代不勝充棟矣其間文章之高下既與世變而筆力之醇醜又以人分然多識畜德之助君子不廢焉宋錢思公坐

則讀經史卧則讀小說上厠則閱小詞古人之
篤嗜若此故讀書者不博覽稗官諸家如噉梁
肉而棄海錯坐堂皇而廢臺沼也俗亦甚矣
求書之法莫詳於鄭夾深莫精於胡元瑞後有
作者無以加已近代異書輩出剗剗無遺或故
家之壁藏或好事之帳中或東觀之秘或昭陵
之殉或傳記之裒集或鈔錄之殘賸其間不準
之誣阮逸之贗豈能保其必無而毛聚爲裘環
斷成玦亦足寶矣但子集之遺業已不乏而經

史之翼終泯無傳一也漢唐世遠旣云無稽而
宋元名家尚未表章二也好事之珍藏斬而不
宣卒歸蕩子之魚肉天府之秘冊嚴而難出卒
飽鼠蠹之饕餮三也具識鑒者厄於財力一失
而不復得當機遇者失於因循坐視而不留心
四也同心而不同調者多享敝帚而盼夜光同
調而不同心者或厭家雞而重野鷺五也故善
藏書者代不數人人不數世至於子孫善鬻者
亦不可得何論讀哉

今天下藏書之家寥寥可數矣王孫則開封睦
樾南昌鬱儀兩家而已開封有萬卷堂書日庚
戌夏余托友人謝于楚至其所鈔一二種皆不
可得豈秘之耶于楚言其書多在後殿人不得
見亦無守藏之吏塵垢汗漫漸且零落矣南昌
蓋讀書者非徒藏也而卷帙不甚備士庶之家
無逾徐茂吳胡元瑞及吾閩謝伯元者徐胡相
次不祿篋中之藏半作銀盃羽化矣伯元嗜書
至忘寢食而苦貧不能致至餬口之資盡捐以

市墳素家中四壁堆積充棟然常奔走四方不得肆志繙閱亦闕陷事也

建安楊文敏家藏書甚富裝潢精好經今二百年若手未觸者余時購其一二有鄭樵通志及二十一史皆國初時物也余時居艱亟令人操舟市得之價亦甚廉逾三月而建寧遭陽侯之變巨室所藏盡蕩爲魚鱉矣此似有神物呵護之者今二書卽白金索之海內不易得也

胡元瑞書蓋得之金華虞叅政家者虞藏書數

萬卷貯之一樓在池中央小木爲約夜則去之
榜其門曰樓不延客書不借人其後子孫不能
守元瑞噉以重價給令盡室載至凡數巨艦及
至則曰吾貧不能償也復令載歸虞氏子旣失
所望又急於得金反托親識居間減價售之計
所得不十之一也元瑞遂以書雄海內王元美
先生爲作西室山房記然書日竟未出而元瑞
下世矣恐其後又蹈虞氏之轍也

書所以貴宋板者不佳點畫無訛亦且箋刻精

好若法帖然凡宋刻有肥瘦二種肥者學顏瘦者學歐行款疎密任意不一而字勢皆生動箋古色而極薄不蛀元刻字稍帶行而箋時用竹視宋紙稍黑矣 國初用薄綿紙若楚滇所造者其氣色超元匹宋成弘以來漸就苟簡至今日而醜惡極矣

宋時刻本以杭州爲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刻不足稱矣金陵新安吳興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板楚蜀之刻皆尋常耳閩建陽有書

坊出書最多而板紙俱最濫惡蓋徒爲射利計非以傳世也大凡書刻急於射利者必不能精蓋不能捐重價故耳近來吳興金陵駸駸蹈此病矣

近時書刻如馮氏詩紀焦氏類林及新安所刻莊駸等本皆極精工不下宋人然亦多費校讎故舛訛絕少吳興凌氏諸刻急於成書射利又慳於倩人編摩其間亥豕相望何恠其然至於水滸西廂琵琶及墨譜墨苑等書反覃精聚神

窮極要眇以天巧人工徒爲傳竒耳目之玩亦可惜也

近來閩中稍有學吳刻者然止於吾郡而已能書者不過三五人能梓者亦不過十數人而板苦薄脆久而裂縮字漸失真此閩書受病之源也

內府秘閣所藏書甚寥寥然宋人諸集十九皆宋板也書皆倒摺四周外向故雖遭蟲鼠嚙而中未損但文淵閣制旣庠狹而牖復暗黑抽閱

者必秉炬以登內閣老臣無暇留心及此徒付
筦鑰於中翰涓人之手漸以汨沒良可嘆也吾
鄉葉進卿先生當國時余爲曹郎獲借鈔得一
二種但苦無傭書之資又在長安之日淺不能
盡窺東觀之藏殊爲恨恨耳

王元美先生藏書最富二典之外尚有二萬餘
其它卽墓銘朝報積之如山其考覈該博固有
自來汪伯玉卽不爾豈二公之學有博約之分
耶然約須從博中來未有聞見寡陋而藉口獨

炳者新安之識固當少遜瑯琊耳近時則焦弱
侯李本寧二太史皆留心墳素畢世討論非徒
爲書簾者余與二君皆一交臂而失之未得窺
其室家之好也

昭武謝伯元一意蒐羅智力畢盡吾郡徐興公
獨耽竒僻驪牝皆忘合一家架上之藏富俸敵
國矣吾友又有林志尹者家貧爲掾不讀書而
最耽書其於四部篇目皆能成誦每與俱入書
肆中披沙見金觸目卽得人棄我取悉中肯綮

興公數年之藏十七出其目中也

常有人家緇帙簇簇自詫巨富者余托志尹物
色之輒曰無有衆咸訝之及再覈視其尋常經
史之外不過坊間俗板濫惡文集耳黿羹鴉炙
一紙不可得也謂之無有不亦宜乎夫是之謂
知書

春秋以後宇宙無經矣班固以後宇宙無史矣
經之失也詞繁而理舛史之失也體駁而事雜
故詞以載理理立於詞之先則經學明矣體以

著事事明於體之中則史筆振矣疏注不足以
翼經而反累經者也實錄不足以爲史而反累
史者也

淮陰侯之用兵司馬子長之文章王右將軍之
作字皆師心獨創縱橫變化無不如意亦其天
分高絕非學力可到也淮陰驅市人而使之戰
囊沙背水拔幟木罌皆人意想所不到之境而
卒以成功司馬子長大如帝紀六書小至貨殖
刺客龜策日者無不各極其致意之所欲筆必

從之至伯夷屈原諸傳皆無中爲有空外爲色
直遊戲三昧耳今之作史旣無句羅千古之見
又無飛揚生動之筆只據朝政家乘少加潤色
叙事惟恐有遺立論惟恐不着步步回顧字字
無餘以之諛墓且不堪况稱史哉

班固之不及子長直是天分殊絕其文采學問
固不讓也然史之體裁至扶風而始備譬之兵
家龍門則李廣扶風則程不識耳

史記不可復作矣其故何也史記者子長傲春

秋而爲之迺私家之書藏之名山而非懸之國
門者也故取舍任情筆削如意它人不能贊一
詞焉卽其議論有謬於聖人而詞足以自達意
有所獨主知我罪我皆所不計也至班固劾顰
泚筆已爲人告發召詣秘書令作本紀列傳以
漢臣紀漢事所謂御史在前執法在後者卽有
域外之議欲破拘攣之見已兢兢不保首領是
懼矣司馬溫公作通鑑詳慎久而未成人卽有
飛語謗公謂利得餐錢故爾遲遲公遂急於卒

業致五代事多潦草繁冗傍觀小人之掣人肘
如此縱有子長之才安所施之太史公與張湯
公孫弘等皆同時人而直書美惡不少貶諱傳
司馬季主而抑賈誼宋忠至無所容封禪書備
言武皇迷惑之狀如此等書今人非惟不能作
亦不敢作也

董狐之筆白刃臨之而不變孫盛陽秋權兇怒
之而不改吳兢之書宰相祈之而不得陳桎之
紀事雷電震其几而不動容如是者可以言史

矣

余嘗爲人作志傳矣一事不備必請益焉一字未褒必祈改焉不得則私改之耳嘗預脩郡志矣達官之祖父不入名賢不已也達官之子孫不盡傳其祖父不已也至於廣納苞苴田連阡陌生負穢名死污齒頰者猶媿媿相黜不置或遠布置以延譽或強姻戚以祈求或挾以必從之勢或示以必得之術哀丐不已請托行之爭辯不得怒詈繼焉強者明掣其肘弱者暗敗其

事及夫成書之日本來面目十不得其一二矣
嗟夫郡乘若此何有於國史哉此雖子長復生
亦不能善其策也

王荆公作字說一時從風而靡獻諛之輩競爲
注解至比之六經今不復見矣但以介甫之聰
明自用其破碎穿鑿之病固所不免而因之盡
廢其書亦非也凡古人之制字自必有說豈苟
然而成者若以荆公爲非則許氏說文固已先
之矣若不穿鑿附會引援故實必得古人之意

而止其不可解者闕之卽不敢比六經未可謂
非經之翼也

字有六義指事象形會意者正書也可解者也
諧聲轉注假借者書之變也不必解者如江
之從工海之從每知其聲之相近而已必解其
何以從工何以從每則鑿也天下之事有本淺
者不宜深求之本易者不宜難求之本俗者不
宜文飾之蓋不獨一字說爲然也荆公若知此
意必不壞宋國家矣

鄭夾漈六書略凡一萬四千二百三十五字而諧聲者一萬一千三百四十一則諧聲居十分之九矣而欲一一說之可乎

切字有三十六字母相傳司馬溫公作也其中有一音而兩母者如羣溪徹牀等字蓋因平聲有清濁故不得不爲兩母余常謂加一母不如加一聲凡字以五聲切之如通同統痛突之類則凡同母者可以盡廢又切平聲者當分清濁二音如風字宜作方空切今俱作方馮切則達

字也馮字宜作符同切今云符風則豐字也此類甚多蓋俗人但知拘沈約韻漫取韻中一字切之不知施之上去入則可平聲自有一種不可混而爲一也

切字之法余七八歲時一聞卽悟及長以語人有學數年而竟不知者故謂此書在悟者卽爲筌蹄而不悟者何殊嚼蠟廢之可也

道書以一卷爲一弓弓音軸今人卽謂之卷非也佛書以一章爲一則又謂一縛縛古緝字亦

卷字通用耳

今天下讀書不識字者固多而目前尋常之字
誤讀者尤多其於四聲之中上去二聲極易混
淆所以然者童蒙之時授書塾師皆村學究訛
以傳訛及長則一成而不可變士君子作數篇
制義取科第其於經籍十九束之高閣矣誰復
有下帷究心者卽有一二知其非而一傳衆咻
世亦不見信從也故欲究四聲之正者當於子
弟授書之時逐字爲之改正然與世俗不諧駭

人耳目人反以爲侏儻矣如上下動靜等字皆當從上聲人有不笑之者乎

韓昌黎詩云阿買不識字頗知書八分詩成使之寫亦足張吾軍夫世豈有不識字而能書者抑昌黎之所謂識字非世人之泛然記憶已也漢儒之訓詁極其宏博而獨稱子雲識字至使四方學者載酒以問此其學豈淺鮮者唐王起於世間字所不識者惟八駿圖中數字則識字良亦不易而昌黎之詩動用僻字古韻至今千

世之下讀之尚不盡識何況阿買也

吳孫休為四子作名字皆取難犯電字曰蔣

迄電字曰羿礮字曰昱舉字曰燹

擁此與八駿圖中商二字相類亦好奇

之過矣唐武后命宗楚后製十二字學照天

峯地乙日田月○星風君忠臣夷除鳳載率年

而見它書者又有生人鍾證二字南漢劉

巖制龔字為名効輦轉甚余觀餘冬序錄載

宋人有養養齋閏穩奎同上休嬾天勒奎終

秀臙大 臙大 勸門 攬采 游炎 沒門 臙起 臙起 臙起

等字蓋俚俗之談杜撰以成字耳豈六書之正

哉今人俗字有芬和朗切 歪和垂切 戛少 擎欽去聲 找

爪幫 榜平聲 竿箭 芒苦 等字然多見之俗牒耳余

觀海篇直音中所載視說文不啻百倍蓋人以

意增減之無非字者恐將來字學從此益淆亂

矣

樂善錄載趙韓王病遣道士上章神以巨牌示

之濃烟罩其上但未有火字趙聞之曰此必秦

王庭美也余按美字從羊從大非火也豈神明亦不識字耶其爲後人附會無疑

楊用脩最稱博識亦善杜撰而劉夫人碑中佞
迭二字及酒官牌中𠂔字皆不識余謂古今傳
記中難字固亦有限而釋道一藏中恐卽徧觀
未能盡識至於近代海篇直音偏傍上下類以
意增觸而長之無復窮極非六書之正何以能
識卽識之亦無用也

說文太略而海篇太繁沈約韻書踈漏益多惟

當以十二經二十一史合釋道二藏彙而訂之
奇而難識者即注見某書一切杜撰者悉去之
其於同文之治未必無裨也

余在山東行部沂州有毛陽述檢司情然不識

問胥曹曰音山歸檢字書皆無之因考史中郡

國志有奇字者附於此有慮虎音廬夷荏平今省為荏

郎音思咄音貢題音思題思古鄆若么初音力輒音執却音夫郁音夫

駟音罵樸音剗剗音蒲禠音氏氏音權訶音訶訶音男而困音淵

郵音緝整音周屋音至人亦多不識也

東軒筆錄載王沂公命王耿按陳絳事至中書
立命進熟進熟不知何物以意度之似是具是
之義

博古而不通今一病也鉤索奇僻而遺棄經史
二病也孟子之文每一議論必引書或詩以證
之今人爲文旁採謳諺而不知引經是爲無本
之學矣

博學而不能運筆天限之也陸澄劉杳是也高
才而苦無學術人棄之也戴良李賀是也然以

才勝者患其跣地可以陶鑄若徒書厨經庫吾未如之何也已

焦弱侯謂今之讀書者不識句讀皆由少年不經師匠因仍至此其論甚快因舉數事如至大至剛以直點爾何如講事以度軌等語文義皆勝舊但李彥平讀禮記一段余未敢從蓋男女不雜坐自爲句至不同巾櫛爲句不親授自爲句今似不同屬上句雖無害而巾櫛不親授則不通矣男女授受不親何獨巾櫛哉至四書九

經中句讀當改易者尚多如卒爲善句士則之
履帝武敏句歆攸介攸止若此之類尚多未易
枚舉也

少時讀書能記憶而苦於無用中年讀書知有
用而患於遺忘故惟有著書一事不惟經自己
手筆可以不忘亦且因之搜閱簡編遍及幽僻
向所忽略今盡留心敗筭蠹簡皆爲我用始知
藏書之有益而悔向來用功之蹉跎也

余自八九歲卽好觀史書至於亂離戰爭之事

尤喜談之目經數過無不成誦然塾師所授不
過編年節要綱鑑要略而已後乃得史記漢書
及朱子綱目讀之凡三四過然止於是而已最
後得二十一史則已晚矣然幸官曹郎於局得
時時卒業也

漢光武好圖讖至用三公亦以讖書決之尹敏
遂因其缺而增之曰君無口爲漢輔帝雖責之
而竟不罪也讖書今世所禁不知作何狀亦不
知何人所作但堪輿家常引讖語附會吉地以

爲讖地亦竟不知其所從出強半杜撰之詞耳
今世所傳有推背圖相傳李淳風所作以占帝
王世次其間先後錯亂云是宋太祖欲禁之不
可乃命取而亂其序并行之人見其不驗遂棄
去然多驗於事後雖知之何益聖人所謂百世
可知者豈是之謂哉

東漢至三國罕複名者莽禁之也秦以前複名
蓋寡然僑如無忌去疾之類往往見於經史而
二名不偏諱之義三代已有之則亦何嘗以複

名爲非也王莽矯誣遂著爲禁令至諷匈奴亦
上書更名可笑甚矣迺其法亦行之二百餘年
何耶今時則複者十七亦以歲久人繁易於重
犯故耳且使子孫不偏諱未爲不可也

周公謹癸辛雜識載先聖初名兵已乃去其下
二筆此事並無所出按先聖因母禱於尼丘而
生故名丘字仲尼豈有名兵之事妄誕甚矣

古之命名者不以郡國不以山川不以鳥獸惡
疾然亦有不盡然者卽周公子已名禽宣尼子

已名鯉矣此蓋爲人君言之也人君之名當使人難知而易避不然者則當申臨文不諱之令夫減損點畫猶之可也至并其音而更之使千古傳襲恬不知改若莊光之爲嚴光玄武之爲真武也可乎

宋時避君上之諱最嚴宋板諸集中凡嫌名皆闕不書如英宗名曙而署樹皆云嫌名不知樹音原不同曙也欽宗名桓而完亦云嫌名不知完音原不同桓也仁宗名禎而貞觀改作正觀

魏徵改作魏證不知徵禎不同音也又可恠者
眞宗名恒而朱子於書中有恒獨不諱不知其
鮮或以親盡而祧耶至於胤義二名其不諱宜
矣

陶穀原姓唐因避石晉諱而改眞德秀原姓慎
因避孝宗諱而改夫以君父一時之諱而更祖
宗百代之氏不孝孰甚矣陶不足責也而西山
大儒乃爲此耶

宋人高自誇詡毀譽失實如韓范二公將略原

非所長元昊跳梁二公心力俱憊尚不能支而
乃有西賊破膽之謠王安石剛愎自用亂天下
國家其罪不在蔡京童貫之下而引入名臣之
列張浚志大才踈喪師辱國劉琨殷浩之儔也
而盛稱其恢復之功比之諸葛武侯及其季叔
如楊龜山魏了翁者空言談道豈真有撥亂匡
時之略而猶惜其不見任用寧非噉名之過哉
吾謂宋之人物若王沂公李文正司馬溫公之
相業寇萊公趙忠定之應變韓魏公之德量李

綱宗澤之撥亂狄青曹瑋岳飛韓世忠之將略
程明道朱晦翁之真儒歐陽永叔蘇子瞻之文
章洪忠宣文信國之忠義皆灼無可議而且有
用於時者其它瑕瑜不掩蓋難言之矣

易之夬卦以衆君子而去一小人在決之而已
故謂之夬宋當元豐元祐之時君子多而小人
寡迺議論不斷自相矛盾使小人得乘間而進
及其敗也反謂熙寧之禍吾黨激成之譬之賊
勢猖獗主將首鼠致敗而反咎力戰者以爲挑

釁生事不亦愚之甚哉

性有善惡之言未甚失也而孟子力排之反經
合道之言未甚失也而宋儒深非之皆矯而過
正矣古之行權者如湯武之放伐伊霍之遷易
周公之誅管蔡孔子之見南子何嘗不與經相
反經者權之對也不反則不爲權矣然反而合
道不失其經易所謂萬物睽而其事類者也此
語何足深非又何必抵死與辯耶

宋儒若明道晦庵皆用世之真才也雖有迂濶

不失其高下乎此者不敢知也如朱子論周益
公云如今却是大承氣證却下四君子湯雖不
爲害恐無益於病卽此數語朱之設施可知矣
伊川見人主折柳條便欲禁制之說書時顏色
莊嚴儼以師道自處此卽子弟如是教之亦苦
而不入况萬乘之主哉陸秀夫於航海之日負
十歲幼主而日書大學衍義以講不知何爲近
於迂而愚矣聖人之談道皆欲行於世也大學
說明德便說新民中庸說中和便說位育孔子

一行相事便墮三都誅少正卯更無復逡巡道
學之氣顏淵問爲邦孔子便以四代禮樂告之
何嘗又以克己復禮使之教百姓耶宋儒有體
而無用議論繁而實效少縱使諸君子布滿朝
端亦不過議復井田封建而已其於西夏北遼
未必便有制馭之策也

唐虞三代君臣之相告語莫非危微精一之訓
彼其人皆神聖也故投之而卽入受之而不疑
下乎此者便當納約自牖就其聰明之所及而

啓迪之如教子弟然夫子於顏曾不絕克復一
貫之訓而於伯魚不過學詩學禮而已因其材
也故主有所長則就其長而擴之主有所短則
就其短而翼之時當治平則當陳潤色之略時
值喪亂則當先救正之方使之明白而易曉簡
易而可行求有益於世而已宋人硜硜守其所
學必欲強人主以從己若哲微寧理皆昏庸下
愚之資而嘵嘵以正心誠意強聒之彼且不知
心意爲何物誠正爲何事若數歲童蒙卽以左

國班馬讀之安得不厭棄之也

事功之離學術自秦始也急功利而焚詩書學
術之離事功自宋始也務虛言而廢實用故秦
雖霸而速亡功利之害也宋雖治而不振虛言
之害也

甚矣宋儒之泥也貶經太過者至目春秋爲爛
朝報信經太過者至以周禮爲周公天理爛熟
之書不知春秋非孔子不能作而周禮實非周
公之書也至歐陽永叔以繫詞非孔子之言抑

又甚矣

古人五十服官六十懸車其間用世者才十年耳夫以十年之久而欲任天下事敷歷諸艱無乃太驟乎噫古之人論定而後官之非官而後擇也隨才設官終於其職無序遷例轉也夫人各舉其職官各得其人十年之間治定而功成矣今之仕者議論繁多毀譽互起循資升降旣不勝其患得患失之心任意雌黃又難當夫吠形吠聲之口歷官半世而尺寸未聞立身累朝

而夷躄不定是用世之具與官人之術兩失之也

今之仕者寧得罪於朝廷無得罪於官長寧得罪於小民無得罪於巨室得罪朝廷者竟盜批鱗之名得罪小民者可施彌縫之術惟官長巨室朝忤旨而夕報罷矣欲吏治之善安可得哉

古之相者病於怙權今之相者病於無權其病均也然寧以怙權而易相無以抑相而廢權相

者下天子一等耳以天下之重兆民之衆而責
之一相不假以權權將安施哉堯拔舜於畎畝
之中誅四凶進元愷惟其所爲耳下此卽桓公
之於仲父昭烈之於武侯符堅之於王猛猶然
也而國治民安天下萬世不以爲非自末代君
臣上疑其下下亦自疑旣不能擇其賢否又不
能畢其才用天子旣從中沮之羣臣又從旁撓
之求安其身不可得也何暇治天下哉
上世之人善善長而惡惡短中古之人善惡相

半至於今日則衆人之所譽不能當一人之所
毀也百行之盡善不能當一節之少瑕也譽者
不以爲賢而毀者必以爲不肖也善者不過一
時之揄揚而瑕者遂爲終身之口實也有始譽
而終毀之者未聞旣毀而肯譽之者也有始賢
而後言其改節者未聞始不肖而後許其自新
者也有聞人過而終身訾之者未有聞人善而
終身服之者也噫其亦末世之民也已
進賢退不肖均也論其等分則進賢宜多於退

不肖如人之養生進梁肉之時多而下藥石之時少也今之薦賢者則謂之市恩謂之植黨卽不然亦以爲循故事塞人望而已至於攻擊醜詆不遺餘力穢行俚言纍纍滿紙初若令人怒髮衝冠不可忍耐久亦習以爲常矣不但言人者嘖笑都不由中而被其言者亦恬不以介意矣噫禮義廉耻國之四維臣子比肩立朝而令尋常得恣口污蔑之其究也使人頑不知耻而砥礪之道喪矣且也人不復以指擿爲羞則言

者愈輕言者愈輕則聽者愈無所適從而大貪
巨賄潛入其中不復之能辨矣爲國家慮者不
得不爲之三歎也

漢陰丈人聞桔槔之說則忿然作色謂有機事
者必有機心師金語子夏以桔槔則謂人之所
引非引人者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均一桔
槔也在人引之則爲機心在從人所引則可免
罪今之人引人者乎抑爲人所引者乎不可不
辨也

五雜俎卷之十二終

五
祭
絲

一
卷
三

五

五雜組卷之十四

陳留謝肇淛著

事部二

人之難知也聖人猶然嘆之今之取士也以文章而紙上之談不足憑也程官也以功狀而矯誣之績不足信也采之於月旦而沽名者進矣覈之於行事而飾詐者售矣居家而道學者大盜之藪也居官而建言者大奸之托也嗚乎世安得真才而用之

亂世之奸雄其才必足以自文貪得之鄙夫其術必足以自固故干紀濟惡者皆世所謂才士也吮癰舐痔者皆世所稱善人也

任大臣則當略其小過用大才則當寬其小疵以吏事責三公非禮貌之體也以二卵棄干城非駕馭之術也

告令煩者官必闕茸禮數多者人必險陂議論繁者事必無成言語躁者學必不固

郡縣之間功令瑣屑故外宦不若內宦之逸也

朝廷之上事體掣肘故內事不如外事之辦也
故旅進旅退與世浮沉則金馬門儘可避世全
身如欲建尺寸之監上有實政而下蒙實惠則
非外吏不可

臺諫雖以風聞言事然輕以臆私污人名節則
過矣縱使有而發其陰私已非厚道况以傳聞
曖昧之事或愛憎毀譽之口而妄加誣讟乎宋
人小說載臺諫當上殿未有題目五更不寐平
生新舊一一上心有鄉人來訪延款殷勤而翌

日卽上彈章者乃知此風其來已久

從來仕宦法罔之密無如本朝者上自宰輔下至驛遞巡宰莫不以虛文相酬應而京官猶可外吏則愈甚矣大抵官不留意政事一切付之胥曹而胥曹之所奉行者不過已往之舊牘歷年之成規不敢分毫踰越而上之人旣以是貴下則下之人亦不得以故事虛文應之一有不應則上之胥曹又乘其隙而繩以法矣故郡縣之吏宵旰竭蹶惟日不足而吏治卒以不振

者職此之故也

上官蒞任之初必有一番禁諭謂之通行大率
胥曹勦襲舊套以欺官而官假意振刷以欺百
姓耳至於參謁有禁餽送有禁關節有禁私訐
有禁常例有禁迎送有禁華靡有禁左右人役
需索有禁然皆自禁之而自犯之朝令之而夕
更之上焉者何以表率庶職而下焉者何以令
庶民也至於文移之往來歲時之申報詞訟之
招詳官評之冊揭紛沓重積徒爲鼠蠹新炬之

資而勞民傷財不知紀極噫弊也久矣

唐宋以前不禁本地人爲官如朱買臣卽爲會稽太守宋時蔡君謨莆人而三仕於閩我國家惟武弁及廣文不禁其外則土官與曲阜令耳然亦不聞以鄉曲故法令不行也不知文職例故禁之未樂中邵圯以浙人巡按兩浙則知國初尚無此禁也南贛開府兼制閩廣然蒙詔以廣人余從祖杰以閩人皆官爲之蒙不知云何從祖當時已有稱不便者一二驕恣家奴且

挾勢不避監司矣不如引嫌之爲愈也又河道
總督制及浙西而潘季馴以浙西人爲之每行
文移於監司守令常有格不行者古法之不可
行於今此其一端也

地方若省冗官十可去其二三居官若省冗事
十可去其六七京師之民最繁雜事最猥瑣而
官常有餘閒者虛文省也只以人命一事言之
京師有殺人者地方報之巡城御史行兵馬司
相視其情真者卽了矣有疑不決然後行正官

檢視獄成上疏下之法司一讞而畢矣外藩則不然地方報縣先委簿尉相視情真而後申府府有駁再駁而後申道道有駁再駁而後詳直指其間一檢不已再檢不已比至三檢所報分寸稍異又行覆檢遂至有數縣官會問者數司會問者數太守會問者而兩造未服爭訟求勝自巡撫中丞直指使者藩臬之長守巡二道隔隣監司紛然批行解審及至獄成必歷十數問官赴十數監司而上人意見不一好作聰明

必吹毛求疵駁問以炫已長迨夫招成不變而死者已過半矣况轉詳又有京駁審錄又有於疑恤刑至部又紛紛告辯卒有元兇未正典刑而中證親屬相望告斃者至於官徇私而曲斷吏受賕而寢閣優柔不斷者動必經年遷轉非常者槩行停止其害又難以枚舉也嗟夫一事如此他事可知故不省虛文而望事集民安此必無之事也

國家於刑獄一途惓惓留意不啻三讞五覆而

往往有負屈以死者如往歲荷花之寃甚與宋
墨莊所載沉香事相類此皆初問之官不能用
心細察而草草下筆其後遂一成而不可變耳
又有人作聰明專以平反爲能者如山西趙思
誠初任萊州司理雪一寃獄得名拜諫議後出
爲監司一應強盜殺人之獄皆以爲誣悉縱之
此則以意爲輕重者也

元世祖定天下之刑笞杖徒流絞五等笞杖罪
旣定曰天饒他一下地饒他一下我饒他一下

應笞一百者止九十七杖亦如之此雖仁心亦
近於戲矣我國家絞之上有斬有凌遲而自
流罪以下有大誥者減一等蓋當時頒大誥於
天下欲人人習之故也後世相仍一槩減等而
遇熱審及恤刑之期又減一等每歲決獄多特
降旨停免故以誑誤陷大辟者多老死圜土中
此亦法中之仁也

爲守令者貪污無論已上者高談坐嘯而厭薄
簿書此一病也次者避嫌遠疑一切出內槩不

敢親此亦一病也而上之人其疑守令甚於疑胥役其信奸民甚於信守令一切錢穀出入俱令里役自收而官不得經手此何里役皆伯夷而守令盡盜跖也事有違道以干譽者莫此爲甚焉

爲令者有八難勤瘁盡職上不及知而禮節一踈動取罪戾一也百姓見德上未必聞而當道一怒勢難挽回二也醇醇悶悶見爲無奇而奸駟蜚語據以爲實三也凋劇之地以政拙招尤

荒僻之鄉以踈遯見棄四也上官所喜多見忌
於朋儕小民所天每見仇於蠹役五也繭絲不
前則責成捆至苞苴不入則萋菲傍來六也宦
成易怠百里半於九十課最易盈銜糜伏於康
莊七也剔奸釐弊難調駟僮之口杜門絕謁不
厭巨室之心八也至於郡守禮貌稍殊白黑難
溷雖自責攸萃較令稍易然時有漏網於吞舟
而負寃於覆瓿者此仲翔敬通所爲仰天長嘆
也

監司之臧否屬吏蓋亦難矣粉飾者見賞則闇
脩者弗庸迎合者受知則骨梗者蒙棄搏擊者
上考則長厚者無稱要結者得驩則孤立者無
譽畔援者承旨則寒微者自疏至於資格一定
則舍豺狼而問狐狸意見稍偏則盼夜光而寶
燕石故下吏之受知長官有難於扣九閤者昔
王荆公爲幕職讀書達旦猶不爲韓魏公所知
况其他乎

宋劉侗爲陝州叅軍居官貧甚及歸賣所乘馬

爲糧跨驢而歸魏野贈以詩云誰似甘棠劉法
據來時騎馬去騎驢及真宗封禪求野著作得
此詩卽拜偁爲京官噫今之小官如偁者難矣
然不可謂無其人也但送行之詩多浮其實有
如野之不阿所好乎而貝錦一成泣血剖心土
灰終不見信如宋真宗者今監司千萬中無十
一亦也

致大長官之待僚幕真如父子兄弟絕無崖岸
道隔如着時處亮登樓共語從事踞牀驕傲相

宣武直入謝太傅室中至爲狂司馬所逼入內
避之然此猶遠事也宋歐陽公在西京幕職與
諸名士終日遊山時錢思公爲守至攜酒榼遣
歌伎迎勞何嘗稍以勢分自居而亦何嘗失時
廢事也今太守二千石下視丞判司理已如鷗
之挾兔而瑣屑脂韋之輩趨承唯諾惟恐不及
雖云同寮已隔若殿陛矣况上而藩臬又上而
部使者乎上下相臨儼若木偶魚貫而進蒲伏
而退其有賜清坐假顏色者卽詫以爲國士之

遇矣敢與之抗是非爭可否哉禮文進退之節
乎反出入之間一失其意朝白簡而夕報罷矣
故仕路相戒天子之逆鱗易犯而上官之意指
難違古人所謂善事上官無失名譽者亦有激
其言之也

藩司之職卽行中書省之別名也臬司則漢之
刺史宋之提刑也但昔之權重可以巡歷黜陟
二千石以下皆得易置 國朝自有巡按御史
之設而提刑之權輕矣其分司於外者雖時一

舉循而過循襲故事其後以藩司兼轄各郡
為分守臬司轄者為分巡蓋藩臬之長其地遙
狹能周知而歲時復有視聽壅入以觀之級遷
使事變之故非分司番足用也自萬曆甲辰以
後三天聽稍高銓補之牘不時得請藩臬十七
空署事多兼攝而民愈不便矣

宋樞密使最尊其事權禮遇與宰相等當時文
事出中書武事出樞密謂之兩府而國朝兵部
僅在六卿之列而永宣之朝大司馬如馬公文

升劉公大夏時與輔臣同參密議蓋雖與相臣有間而其權亦與冢宰埒矣但旣爲宰相自當兼管文武乃與樞密分權此宋制之失也

六卿之序唐則吏禮兵民刑工貞觀改吏禮民兵刑工宋初以吏兵戶刑工禮爲次至神宗始定吏戶禮兵刑工蓋用周禮之序也今雖沿宋制而清貴之秩吏之下則禮禮下則兵兵下則工工下則戶戶下則刑至於都察院雖居六卿之下而權勢與吏部埒百年以前尚無定序今

則一成而不可變矣

太祖誅胡惟庸後罷丞相不復設而以九卿分治凡事可否聽自上裁當時豈有內閣及票本之事哉永樂初以萬機多故於詞臣中選數人入閣辦事軍國重事面與商確而當時九卿亦召預議不獨閣臣也其後稍倦勤遂令票擬以進習以爲常三楊當英廟之初主少國疑權由已出天下遂以相名歸之而實非也夫以大學士爲相則學士不過詞林殿閣之職秩止

五品非相也。如以處百僚之上，則其尊多由兼官。或六卿或官保，非本等職業也。票擬不過幕賓記室之任，可否取自朝廷，何權之有。而其後如分宜、江陵之爲者，如猾吏之市權竊之也。非真權也。唐宋宰相禮絕百寮，坐中書堂行事，自九卿而下進見，皆省吏高唱鞠躬而入，揖及進茶，皆抗聲贊喝待制。以上見則直言某官皆於席南橫設百官之位，不迎不送，其尊如此。黜陟予奪無一不自己出，如申屠嘉廷辱鄧通，蘇

良嗣答薛懷義趙普按誅陳利用韓琦立召任
守忠此宰相之權也今之權皆已散而歸之大
小九卿而閣臣之門欲答一人而無筆筴每日
坐容膝之地晨入酉出喙息不休退居邸第丞
郎皆與抗禮迎送僕僕安在其爲宰相也但去
天尺五呼吸可通大小萬幾悉經心目上之
禮眷殊於百辟於是人始以爲天下事無一不
由閣臣定者而不知閣臣票擬悉據九卿之成
案不敢增一毫意見不敢踰尺寸成規者也夫

無宰相之實而冒宰相之名不能行宰相之事而天下必責以宰相之業故今之爲閣臣者亦難矣愚嘗謂永熙宣弘之朝若三楊劉謝等得君行道言聽諫從是以閣臣而做宰相之功業者也嘉隆以來若分宜新鄭江陵等廣布爪牙要結近侍是以閣臣而假天子之威福者也至於今日主上神聖威福旣不可竊而上下否隔功業又不可就且議論繁多動輒掣肘其不以身爲射的則幸矣救死之不贍而何暇治

天下哉

史稱姚崇爲救時之相夫救時之相豈易得哉
世衰道微主德不聰奸宄潛伺幾務叢脞百姓
流亡卽以伊周處此亦不過成得救時二字耳
相之治國如醫之治病也其人彊壯無疾則教
以珍攝保養無所事事之方若病勢已深急當
治標雖有盧扁亦必鍼石湯灸之劑可謂其非
神醫而僅爲救病之醫哉宋儒敢爲高論而輕
薄世務迺於干戈雲擾之際猶以正心誠意之

說進譬之垂絕之人教以吐納導引之方足以速其死而已矣

三代而下只得救時之相爲上策何者主非神聖人非結繩與其高談性命而無益於用不如救偏補弊隨事幹蠱爲有實効也如張良當楚漢之際孔明輔偏安之國李泌立革命之朝司馬光處變革之日其所經畫設施亦不過視其所急而先之故卒能反亂爲治功成事舉使四君子者處三代之盛時豈不能陳王道興禮樂

哉而不盡用其所長者其時勢非也故曰識時
務者在乎俊傑夫堯舜之知不過知所先務耳
知先務者救時之相也

才足以撥亂者多驚而自用量足以鎮俗者多
懦而無爲抱苦節之貞者必褊於容衆具通達
之識者或昧於禔躬諸葛武侯外綜軍旅內和
人民淡泊明志寧靜致遠開誠布公集思廣益
舉世之所難者而皆兼之三代以下一人而已
矣

寇萊公爲相用人多不以例曰若用例則胥吏足矣何名宰相此格言也天子旣以進賢退不肖之權寄之宰相與冢宰矣若復事事拘例人人循資又惡用進退之權爲也近來文罔旣密奸弊亦多藩臬外吏以下一切論俸而銓選之時置籤抽掣防弊之典可謂至公至慎矣而於用人之道則未也

古之爲相及冢宰者其於天下賢才盡在胸中故可以不用例今之冗員旣多事幾亦繁大小

九列之外不復知其人矣至於銓選猥雜尤極
不得不循資例但掣籤之法終不可傳後世况
其中弊竇亦自不少也

管仲之生誠不如召忽之死然一匡九合尊主
庇民之績雖百召忽無爲也平勃之譎誠不及
王陵之戇然乘機定亂反呂爲劉之功雖百王
陵無爲也聖人於管仲不責其死而惟取其功
其心之恕論之平如此而宋儒乃責平勃以不
爭責王魏以事仇使平勃廢王魏死漢唐無文

景貞觀之治此政孔子所謂匹夫匹婦之爲諒者也又云濟大事者當以狄仁傑爲法夫仁傑之法政得之平勃者也旣以王陵爲正又以仁傑爲法俗語所謂要喫楊梅又怕齒酸不喫楊梅又怕口乾者也其無定見甚矣

才稟於天不可學而至也量成於人可學而至也故大臣當以德量爲先德量不足卽有周公之才之美亦不足觀如宋王臨川近代張江陵其才非不絕世然愎而自用褊而寡容其行事

必自以爲是而人莫敢矯其非故王終誤國而
張竟覆宗所係非細故也 國朝夏忠靖原吉
識量不減韓魏公人嘗問公量可學乎公曰何
爲不可吾少時遇犯者必怒始忍於色中忍於
心久之自熟殊無相校意卽大事亦不動矣故
聖人謂小不忍則亂大謀忍於小者所以成其
大也

處世須是耐煩而居官尤甚上自公卿下至守
令但能耐煩便有識量着一急性者不得蓋事

多在忙中錯也至於讀書交友當戶涉世無不
皆然不惟涵養德性亦足占後來之造就使懂
懂往來鹵莽裂滅之人卽讀書亦不能咀嚼意
味作事交友必且有始無終孔子所謂無恒之
人也况於居官舉動食息不得自由不如意事
舉目皆是若以忿懣躁競之心處之惟有投河
赴海而已噫此雖人世之不古亦宇宙缺陷世
界宜爾也故士必知命而後能樂天

易曰吉人之詞寡張釋之謂周勃張相如兩人

言呐呐不出諸口然言語者心之華也未有無
學術無識見而能言者以孔門而獨宰予子貢
居言語之科言亦何容易哉子產有詞諸侯賴
之詞之不可以已也蓋春秋戰國時其習尚已
然矣其後儀秦首軫之流皆以一言取卿相然
觀其立談之頃析軍國之大計察海內之情形
如指諸掌此雖非聖門之言語而其苦心考究
押闔推測有後世宿儒所不能及者其難尤倍
蓰之矣自晉一變爲清談言始不適於用宋一

變爲道學其言又皆糟魄芻狗而不可聽則又何貴於言哉

三代之人必習爲詞命童子入小學則教以應對蓋赫蹠未興赤牘未削一切利害事宜皆面陳而口宣之故必其平日學問該博事機熟透猝至而應莫不合宜如今日上一疏投一書不知經幾籌畫費幾改竄或假手他人或勦襲舊語猶自詫以爲竒而况於立談之頃乎吾讀史至子產之對晉人張祿之說秦王毛遂之定楚

從蔡澤之感應侯樊將軍數羽之言淮陰侯築
壇數語匆匆旁午之時答辯如響皆成文章而
見事定計發必破的若庖丁解牛以無厚入有
間恢恢乎有餘地者其亦可謂命世之才也已
自漢以後惟孔明見先主立定三分之計姚元
之馬首倥偬以十事要明皇此皆脩詞決策預
定於平日者也范文正公自儉秀才時便以天
下爲已任及天章閣召問皇恐不能對退而上
書詞之難也甚矣

古人不作寒暄書其有關係時政及彼已情事
然後爲書以通之蓋自是一篇文字非信手苟
作者如樂毅復燕昭王楊惲報孫會宗太史公
復任少卿李陵與蘇中郎千載之下讀其言反
覆其意未嘗不爲之潸然出涕者傳之不朽良
有以也下此魯連之射聊城已墜縱橫之咳唾
鄒陽之上獄書不過幽憤之哀詞君子猶無取
焉况其他乎自晉以還始尚小牘然不過代將
命之詞叙往復之事耳言既不文事無可紀而

或以高賢見賞或以書翰爲珍非故傳之也今人連篇累牘半是頌德之諛言尺紙八行無非溫清之俚語而灾之梨棗欲以傳後其不知耻也亦甚矣

近時文人墨客有以淺近之情事而敷以深遠之華以寒暄之套習而飾以綺繪之語甚者詞藻勝而諄切之誼反微刻畫多而往復之意彌遠此在筆端遊戲偶一爲之可也而動成卷帙其麗不億始讀之若可喜而十篇以上稍不耐

觀自篇以上無不嘔噦矣而噉名俗子褻然于
金享之吾不知其解也

王安石立新法引用小人卒致宋室南渡其禍
烈矣而其初不過起於執拗之一念蓋孟子所
謂訑訑之聲音顏色距人於千里之外者當時
亦但以快一時之意而不虞其害之至此極也
近來名公清貞苦節天下想望其風采及其得
位行事動與世齟齬而不相入乃其自信愈篤
而人之攻之也日益甚終不能安其位而去雖

詆訶者太過而亦有以自取之也

顧佐爲都御史疾惡如仇百僚莫敢闖其居者待漏朝房至比隣十餘室無人聲其風采可想見然似亦過矣近代如海瑞在留都總憲諸御史不敢私市一物卒之日布被蕭然而已其清而循蓋天性也然撫金陵時所行過當者甚多下弗堪也亦有必不可行者每官舫行限以拽耒十五名而止一日行部入淺河舟膠中流數日不能前卻迎送之禁旣嚴廩旣俱絕不得已

自發白鏹僱舁者乃得行其在南吏部日中道
有訴寃者輒受其詞歸行之司屬司屬以非職
掌不受也行之法司法司以非通政司所准不
受也迺取而焚之其苛碎類若此然海公精力
幹辦尚能必行其意後人効之一步不可行而
物議沸矣

唐宋百官入朝皆乘馬宰相亦然政和間以雨
雪泥滑特許暫乘轎自渡江後俱乘轎矣蓋江
南轎多馬少故也 國朝京官三品以上方許

乘轎三五十年前郎曹皆騎也其後因馬不便以小肩輿代之至近日遂無復乘馬者矣晉江李公爲宗伯時嚴禁之然終以不便未久卽復故蓋乘馬不惟僮馬且僮控馬持杙者反費於肩輿不但勞逸之殊已也

國朝進士皆步行後稍騎驢至弘正間有二三人共僱馬者其後遂皆乘馬余以萬曆壬辰登第其時郎署及諸進士皆騎也遇大風雨時間有乘輿者迄今僅二十年而乘馬者遂絕跡

矣亦人情之所趨且京師衣食於此者殆萬餘人非惟不能禁亦不必禁也

宋趙清獻公有御試日記一卷蓋嘉祐六年御試進士公時爲右司諫與賈直孺范貫之皆充編排官所記自二月二十六日起至三月初九日止駕幸考校所者二幸覆考所者四幸詳定所者二幸編排所者一雖上巳寒食休暇之辰孜孜不廢訓敕勞賜茶果酒殺無日無之當時仁宗在御已四十年而猶慎重勤勤若此亦足

見作人之盛心有終之懿軌矣 國朝 御試
進士惟以三月十五日而十八日傳臚二十二
日謝恩故事 上皆視殿自 永陵之末高拱
不出近日遂習以爲常矣至於撤 御膳賜考
試官則間一行之如嘉靖之壬戌隆慶之辛未
萬曆之癸丑是時慈谿江陵福清三公皆受主
眷最隆故有殊典非例也

唐時進士及第醵金爲曲江之會卽於同年中
選最年少者二人爲探花使世謂之探花郎今

以一甲第二爲探花不知起於何時而以第二爲榜眼其名尤俗宋時及第不拘人數遇非常恩澤有一榜盡賜及第者亦有隨意唱一甲至三百二名方止者放進士至五甲而止本朝止於三甲而一甲入史館二甲授六曹三甲出爲郡縣其迥別不啻雲泥然故同籍之誼寔以衰薄矣

唐時進士榜出後便往期集院醵金宴賞於中請一人爲錄事一人爲探花其他主宴主樂主

酒主茶之類皆同年分掌之廣徵名伎窮搜勝境無日不宴至曲江大會先牒教坊奏請天子御紫雲樓以觀長安士女傾都縱觀車馬填咽公卿之家率以是日擇壻焉蓋不惟見聲名文物之盛豐亨熙豫之景亦以人臣起韋布登青雲故慎重其事以誘掖獎勸之也今里中兒入泮宮補弟子員猶簫鼓旌旗烜赫閭里而登第之日儼列而進分隊而退客邸蕭然親朋嘿坐桂玉莫措徵責相集而當事者動欲禁諭之約

東之稍涉輕肥便滋物議此於士子之動心忍
性不爲無裨而 國家右文賓興之大典亦稍
輕矣譬之貧家娶婦合鬻未畢遽令造飯緝麻
一不當意聲色相加此雖教婦之道而非攝盛
之禮也

唐時舉進士自狀頭以下皆以勢力游揚得之
以摩詰之才不難作梨園子弟以干公主及其
末也裴思謙紫衣懷閹監之刺求狀元及第而
試官不敢違奔競之風於斯極矣武陵之薦杜

牧黃裳之訪尹樞雖憐才之盛心而終非公慎之懿矩也至於宋而漸密矣然猶有玉山之接故人子瞻之私方叔也至國朝而禁令益嚴二百年來法度之至公至慎者獨此一途耳唐時士子入試皆遍謁公卿投贄行卷主司典試亦必廣訪名流旁蒐寒畯如王起放榜先問宰相所欲沈絢主春闈承其母命與宗人及第牛庶錫贄卷蕭昕要令首拔至於鄭薰錯認顏標雖被冬烘之誚亦不失爲激勸之盛心也宋

初舉人被黜者猶得擊登聞鼓聲寃上命重試
必多見收當時謂之還魂秀才蓋其法網猶寬
疑議亦少至 國朝而禁令之嚴極矣迨夫近
日則投刺及門皆爲請謁知名識面盡成罪案
上之防士如防夷虜而旁觀之伺主司如何寇
盜舉蕩平正直之朝化爲羊腸荆棘之路以登
賢顛俊之典變爲防奸明刑之獄雖士習之漸
靡有以致然而刻覈太過於拔茅連茹之初心
亦稍悖矣

洪武丁丑會試天下進士已定因所取多南人
士論不服始命重試取韓克忠等而先中者及
考官劉三吾等皆得罪弘治己未會試程敏政
與試給事中華杲劾其鬻題與徐經唐寅等及
揭曉林廷玉又論之於是命李東陽重閱而黜
經寅等十餘人敏政亦坐罷歸今萬曆庚戌湯
賓尹爲房考越房取韓敬爲第一言官論之不
已但終無左證韓與湯皆坐褫職而場中越房
取者尚有十七人言者弁及之於是行原籍取

所中殊卷會九卿臺省覆閱之然俱無他故不能深入也此事蓋三見矣而庚戌為甚蓋議論紛紜不一越三四年始定其十七人中蓋多知名士云

宋初進士科法制稍密執政子弟多以嫌不令舉進士有過省而不敢就殿試者慶曆中王伯庸為編排官其內弟劉原父廷試第一以嫌自列降為第二今制惟知貢舉典試者宗族不得入其它諸親不禁也執政子弟擢上第者相望

不絕然顧其公私何如耳楊用脩作狀頭天下
不以爲私也至江陵諸子文皆假手他人而相
聯登高第可乎萬曆癸未蘇工部濬入闈取李
相公廷機爲首卷二君蓋同筆研桑梓至相善
也然蘇取之而不以爲嫌李魁天下而人無間
言公也庚戌之役湯庶子賓尹素知韓太史敬
拔之高第而其後議論逢起座主門生皆坐褫
職夫以韓之才何門不可致及第而乃假手於
故人卒致兩敗俱傷亦可惜也然科場之法自

是日益多端矣

國家取士從郡縣至鄉試俱有冒籍之禁此甚無謂當今大一統之朝有分土無分民何冒之有卽夷虜戎狄猶當收之况比鄰州縣乎且州縣有土着人少而客居多者一槩禁之將空其國矣山東臨清十九皆徽商占籍商亦籍也往年一學使苦欲逐之且有祖父皆預山東鄉薦而子孫不許入試者尤可笑也余時爲司理力爭之始解世廟時會稽章禮發解北畿衆閔

然攻之。上問何謂冒籍具對所以。上曰普
天下皆是我的秀才何得言冒大哉王言足以
見天地無私之心也。

拜主司爲門生自唐以來然矣策名朝廷而謝
恩私室誠非所宜然進身之始不可忘也士爲
知己者死執弟子禮非過也至於郡縣之吏拜
舉主爲門生則無謂矣范文正以晏元獻薦入
館終身以門生事之蓋感特達之知非尋常比
也今江南如閩浙得薦尚難至江北部使者諸

差旁午於道每循故事列姓名以報亦稱舉主
門生其恩誼衰薄視朝夕相臨游揚造就者又
逕庭矣近代惟霍海南韜張永嘉孚敬不拜主
司然霍亦不受人作門生永嘉不能也永嘉登
第時年逾五十主司見而憫其老也永嘉憾之
其後大拜竟不及門云

訓蒙受業之師真師也其恩深其義重在三之
制與君父等至於主司之考校一日之遭遇耳
無造就之素也當道之薦揚甄別之故事耳無

陶鑄之功也今人之所最急者舉主次殷勤者
主司而少時受業之師富貴之日非但忘其恩
併且忘其人矣夫所貴師弟者心相信也行相
倣也勢可灼手則竿牘恐後門可羅雀則蹤跡
枉絕甚至利害切身之日戈可操也石可下也
何門生之有哉

朋友者五倫之一也古人之於師友皆恩深義
重生死久要以巨卿元伯一言相許千里命駕
伯桃角哀信誓爲期九原不爽蓋亦自重其信

義非徒爲人已也降及後世漸以衰薄然王陽
結綬而貢禹彈冠禹錫貶官而子厚易播尚有
休戚與共之意焉至今日而死友無論卽生友
可托肝鬲者亦寥寥絕響矣

今友誼之所以薄者由友之不擇也今之人少
則同塾之友長則同課之友又長則有同調同
游之友達則有同年同僚之友然此數者皆卒
然而遇苟然而合非古人之所謂友也故其中
亦有心相孚行相契者不過十中之一二而敗

羣背義儉薄無行之人亦已濫竿其中矣况少
之羣居長則必離窮之追隨達則必隔是非毀
譽縈其中世情文罔牽其外欲以驩然無間安
可得哉夫士君子處世而無一二知己之人可
托死生急難者則又安用此生爲矣故欲全友
道須先擇交其於同塾同游等輩之中觀其行
事心術灼然無疑者而後以心許之勿爲形迹
所拘勿爲讒毀所惑勿爲富貴貧賤所移則庶
乎古人之所謂友矣噫談何容易虞仲翔謂海

內得一知己死不恨韓昌黎謂感恩則有之矣
知己則未也故士必有一二知己而後謂之士
亦必僅有一二知己而後謂之知己其它市道
之交去來聽之可也

今人處貧賤則泛濫廣交一切佻鬪驢僮皆與
遊處及富貴之日則疾之如仇逐之如虎惟恐
其影響之不幽此雖友之無良而對面雲泥亦
已甚矣况其意不過爲保富貴計耶余筮仕佐
郡相知者惓惓以絕交爲急務余戲謂朋友五

倫之一也使窮時之友可絕則窮時之父子夫婦兄弟皆可絕矣然余卒坐左遷而後聞善宦者其母詣之而不得見兄弟往而被逐始知前言亦有行之者矣非戲也

自唐以前最重門族王謝崔盧擅名奕世其他若滎陽之鄭隴西之李雖皇族貴戚不敢與之爭先以侯景之篡逆欲求婚王謝而不可得薛宗起以不入郡姓碎戟請死蓋流品若是之嚴也其後貞觀開元屢加摧抑而族望時尚終不

能禁婚姻嫁娶必取多貲故李楨謂爵位不如
族望官至方岳惟稱隴西然士貴自立何如耳
如其人則鰥夫巖築可以登庸彼王之莽也李
之陵也獨非望族耶而名辱行敗玷宗多矣宋
以後漸所不論至今日縉紳君子有不能舉其
望者亦可恠也

三代以前因生賜姓胙土命氏故姓氏分而爲
三男子稱氏婦人稱姓氏所以別貴賤姓所以
別昏姻也然亦有一氏而分爲數姓者三代而

下姓氏合矣其同出而分支漸繁愈不可考矣
春秋之時善論姓氏者魯有衆仲晉有胥臣鄭
有子羽而其他諸子無稱焉遡流窮源若斯之
難也世遠人亡文獻無徵兵革變遷國家更易
故名世君子至有不能舉其宗者勢使然也然
與其遠攀華胄牽合附會孰若闕所不知以俟
後之人故家譜之法宜載其知者而闕其疑者
漢高祖爲天子而其祖第呼豐公母爲昭靈后
而已名字不傳也蓋尚有古之遺意焉

今世所傳百家姓宋時作也故以趙錢爲始豈
吳越之臣所成耶我朝吳沉等進千家姓以
朱承天運爲始其中有恠僻不經見者而海內
之人又有出千家之外者惜當時儒臣未能遍
行天下廣蒐之也漢潁川太守聊氏有萬姓譜
今不復見近時吳興凌氏有萬姓統譜第恐其
學識尚有限耳

夷狄之中極重氏族如契丹唯耶律氏與蕭氏
世世爲昏姻天竺則以刹利婆羅門二姓爲貴

種其餘皆爲庶庶姓雖有功亦甘居大姓之下
其它諸國莫不如是故唐以後之重門地亦距
拔氏倡之也禮失而求之四夷殆謂是耶

弇州先生以王謝爲望族而謂謝安能比王王
大也謝有衰謝之義此語太近見戲可笑然余
亦有語復之曰王者大也滿則招損謝者退也
謙則受益天道惡盈而流謙於王謝宜何居焉
不知先生九京亦有以難余否也

今世流品可謂混淆之極婚娶之家惟論財勢

耳有起自奴隸驟得富貴無不結姻高門締眷
華胄者余嘗謂彼固侯景李建勳之見而爲名
族者甘與秦晉而不耻何無別之甚也余邑長
樂長樂此禁甚厲爲人奴者子孫不許讀書應
試違者必羣擊之余謂此亦太過 國家立賢
無方卽奴隸而才且賢能自致青雲何傷但不
當與爲昏姻耳及之新安見其俗不禁出仕而
禁昏姻此制最爲得之乃吾郡有大謬不然者
主家凌替落薄反俛首於奴之子孫者多矣世

事悠悠可爲太息者此也

昏姻不但當論門地亦當考姓之所自如姚陳
胡田皆舜之後姬周魯衛曹鄭皆武王之後俱
不宜爲昏其餘可以推類又歷代有賜姓者如
項伯婁敬皆從劉徐勣安抱玉皆從李之類也
有改姓者如疏廣之後改爲東唐穀之後改爲
陶之類也有杜撰者京房推律而定爲京氏鴻
漸筮易而定爲陸氏之類也有支分者如趙括
之後因馬服而爲馬李陵之後因丙殿而爲丙

之類也充義至類別嫌明微寧過於嚴母傷於
苟昏姻人道之始也加慎焉可也

古人禮爲父斬衰三年而父在爲母不過齊
衰期而已此雖定天地之分正陰陽之位而揆
之人子之情無乃太矢其平乎子之生也三年
然後免於父母之懷要之母之劬勞十倍於父
也夫婦敵體無相壓之義以父之故而不得伸
情於母豈聖王以孝治天下之心乎且父母爲
長子齊衰三年而子於母反齊衰期亦倒置之

甚矣此禮三代無明文可考或出漢儒杜撰未
可知也而舉世歷代無有非之者至我國家
始定制父母皆斬衰三年卽妾之子亦爲所生
持服不以嫡故而殺此聖祖所以順天理達
人情自我作古萬世行之可也

古者嫂叔不相爲服所以別嫌也然兄弟同室
一居杖期之喪而一緇衣玄冠不惟禮有不可
亦心有不安矣我國家定爲五月之服其於
情禮可爲兩盡又古者有服內生子之禁令亦

無之夫喪不處內此自孝子之心有所不忍耳
禁之無爲也律設大法禮順人情如我 國家
之制可謂兼之矣

師友無服非不爲服也義恩厚薄不等故也如
七十子於孔子以父喪之可也如管鮑雷陳以
兄弟喪之可也然而不可爲常也先王制禮順
乎人情求爲可繼也昔虢叔死閔天太顛諸人
爲之服禮可以義起也蓋師友至於今日恩義
之衰薄極矣生時貴賤且隔雲泥况生死之際

乎

今執親之喪不飲酒食肉者罕矣百日之內禁之可也過此恐生疾病少加滋味亦復何妨至於預吉事赴筵席則名教之罪人也江南之人能守此戒者亦寥寥矣尚有生辰元旦變易吉服者亦何心哉

人有乘初喪而婚娶者謂之乘凶此在它處不知云何吾郡則恒有之矣此夷俗也當事者爲之厲禁可也

閩俗於初屬纊之時有女適人者則壻家延巫
置燈輪轉之男女環繞號哭爲之藥師樹甚無
謂也死每七日則備一祭謂之過七至四十九
日而止或有延僧道作道場功德者措紳禮法
之家不爾也死後朝夕上食至百日而止至六
十日則不用本家食而須外家或女家送之相
沿以久不知其故但吳越之俗親友來致祭主
家皆用鼓樂筵宴款客閩中獨無之客來祭者
一嘗茶果而出子姪族戚乃餽其祭餘較爲彼

善於此耳

喪不哀而務爲觀美一惑也禮不循而徒作佛
事二惑也葬不速而待擇吉地三惑也一惑病
在俗子二惑病在婦人三惑則舉世蹈之矣可
歎也已

古禮之尚行於今日喪得十七昏得十五至於
祭則苟然而已冠則絕不復舉矣吾長樂人最
習家禮亦間有行之者然世多笑其迂也
昏禮之不舉樂思嗣親也此或爲長子之當戶

者言耳若父母在堂而爲子娶婦卽舉樂何傷
且攝盛之禮旣已極其隆矣而獨禁音樂無乃
不情乎

嫁女三日父母家來餉食俗謂之餽女女於五
月五日回省父母謂之歸寧此漢以來禮也今
人三日後女偕壻省父母謂之回鸞閩人謂之
轉馬蓋春秋時有回馬之義也五月歸寧謂之
取夏衣按周禮后妃歸寧亦用絺綌則夏之歸
寧其來久矣

張公藝九世同居古今以爲口實近代則浦江鄭氏耳蓋由祖宗立法謹嚴子孫世世相承不敢踰越縱有長舌之婦敗羣之子無所容其惡也然吾以爲人心不同一室之內豈無胡越况於屏壻悍婦驕兒稗子代不乏人間隙一開仇釁漸起與其隱忍包涵中離外合不如分析各得其願使兄弟好合妯娌肅雍無害於義政不必慕古人之虛名而釀閱牆之實禍也余嘗見巨室兄弟衆多先後宛若日逐勃谿至於婢使

奴隸各爲其主怨尤讒隙無所不至殆不能一
目安其生者此雖女子小人之性亦宜分而強
合有以致然也故必世世人人不畏婦而後可
以同居如浦江者絕無而僅有者也

張公藝書忍字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
家馭衆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
久若使姑婦勃蹊奴僕放縱而爲家長者僅含
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况九世乎善乎
浦江鄭氏對 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它惟不

聽婦人言耳此格論也雖百世可也

古今同居者又有漢樊重晉郎方貴俱三世博陵李幾七世河中姚氏十三世宋會稽裘承詢十九世而魏楊播百口共爨陸象山累世義居又不知凡幾代也錄之以媿惡婦劣子之欲析產者

漢稱萬石君家法唐則穆質柳公權一家爲世所崇尚至宋則不勝書矣我朝文物威儀之盛則在江南而純厚謹嚴西北士夫家居多風

氣使然也吾邑長樂雖海濱椎魯而士夫禮法
甲於它郡余初登第時至邑中不敢乘輿搢紳
往來者大率步行也出郭登車過村落輒爲下
市者不飾價男女別於途不淫不盜不囂訟不
通賦先輩如鄭司寇世威家居猶布衣徒步蓋
海內所絕無而僅有者近來一二巨室侈土木
娛聲色駸駸鑿渾沌之竅矣然校之列邑猶爲
彼善於此也

禮有出於聖人而實似無謂者如祀郊以配天

祀明堂以配上帝是也天與上帝果有二耶無
二而分之是矯誣也聖人不爲也又有世之所
非而實是者歐陽渙議是也禮爲人後者不得
顧其本生父母特不爲之服耳未嘗併父母之
名沒之也禮有三父八母養者繼者皆父母也
嗣大位而改其所生父爲叔伯於心安乎於理
順乎此拘儒之見必不可行者也 肅皇帝之
初廷臣亦有主呂誨之議者則愈非矣 肅皇
於諫閣之後從邸入繼與英宗之父養宮中者

又不同也弟承兄統而以兄爲父以父爲伯豈
理也哉出公不父其父而禰其祖夫子所以有
正名之歎也今不父其父而禰其兄於正名何
居焉甚矣腐儒之誤國家事也且亡者猶可耳
太后在也以嫂爲母而伯母其母置太后
於何地古人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也况不
孝乎幸而聖心獨斷天倫無虧其神武明決
過宋英宗萬萬矣諸臣之杖譴雖未嘉不善處
而亦有以目取之也

周禮大祝辨九拜一稽首二頓首三空首四振
動五吉拜六凶拜七奇拜八褒拜九肅拜鄭玄
注稽首頭至地也頓首頭叩地也空首頭至手
所謂拜手也振動戰栗變動之拜一云兩手相
擊也吉拜拜而後稽顙也凶拜稽顙而後拜也
奇拜屈一膝今雅拜是也或云一拜也褒讀爲
報報拜再拜也鄭司農云持節拜也肅拜但俯
下手今時禮是也禮即揖也今人以頓首爲常
禮而稽顙稽首槩施之喪服矣不知稽首非凶

禮也尊長之施乎幼則云西 升而肅拜則惟藩
于用之其它空首振動等拜皆無知者矣又書
札中動稱九頓首此申包胥乞師於秦故事亦
非佳事也

五雜組卷之十四 終

卷之八

三

五雜組卷之十五

陳留謝肇淛

事部三

古人君卽位稱元年而已未有年號也故諸侯之國各稱其君之年而天子正朔反置之若罔聞知不知當時律曆之頒往來文告之詞以何爲準蓋夫子作春秋亦已仍其國史之舊矣自秦始皇立郡縣而民知有王漢武帝建年號而民知有朔萬世之後一統之治威令行於山陬

海隅者一君之功也至於廢井田築長城行夏
時表六經皆爲後人遵守而不能易非有絕世
之資獨翊之識何以與此而經生談無道主動
以爲口實不亦冤乎

年號之改莫數於武氏其次則唐高宗漢武帝
又其次則宋仁宗也武氏在位二十一年至十
六改元朝令夕更直以爲戲耳高宗二十年中
而十五改元蓋自總章儀鳳以後政自牝鷄出
矣漢武宋仁俱四十餘年而武改元者十一仁

改元者九其中或以人事或以付應多不過七八年少至一二年而遽改何不經之甚也古今不易年號者惟漢明帝隋煬帝唐高祖太宗憲宗宣宗懿宗而享祚不末者不與焉夫元者始也人無一始帝無一元而况十數乎我國家列聖相承惟於卽位之踰年改元終身不易亦可謂卓越千古矣

宋太祖改元乾德後因與蜀王衍年號相同有宰相須用讀書人之語然國朝未樂則張遇

賢方臘已再命之二人又皆篡賊之靡何當時
諸公失於詳考耶至於正德亦同夏乾德之號
而自古以正爲號者多不利如梁正平天正元
至正之類爲其文一而止也 武皇帝雖終享
天位而海內多故青宮無出統卒移之 興邸
命名之始可不慎哉隆慶亦州郡名改元之後
復令改州此亦華亭不學之故也

凡帝王之命名不以山川郡邑爲其易犯也梁
蕭正德改元正平識者笑之我朝建文之號亦

同 御名不知方黃諸君何鹵莽乃爾今 上
卽位改河南之禹州同 御諱也而 皇太子
諱又同縣名與其更易於後孰若慎重於初乎
此亦禮臣之過也

古者嫌名不諱宋則併諱之矣 國朝雖無諱
例而亦有二字俱犯嫌名者如吾邑之長樂政
與 皇太子諱音相同不知將來當事者何以
處之姑記以俟它日

三代之法有必不可行者井田封建是也井田

無論已封建以厚骨肉甚善也然各守其疆政
令不一一不便本支既繁賢愚異類二不便國
有大小遂啓爭端三不便盛時制馭猶懷不逞
委裘之際將若之何四不便且周之制但勦業
時一分封耳子孫之兄弟無尺寸之地也同聚
王畿其麗不億千里之內何以容之朝帶之亂
勢使然也自秦之後一復於漢而有吳楚之亂
再復於國初而有靖難之師國之利器不可
以假人審矣

處宗藩之法莫厚於本朝而亦莫不便於本朝
唐宋宗室不胙茅土其賢能者皆策名仕籍自
致功業而國家亦利賴之但賢者少而不肖者
多天衍懿親至與齊民爲伍亦稍過矣宋時宗
室散處各郡縣入籍應試在京師者別爲玉牒
所籍至紹興十一年從程克俊言以所考合格
宗室附正奏名殿試其後雜進諸科與寒素等
而官績相業亦相望不絕書 國朝親王而下
遞降爲郡王將軍中尉庶人雖十世之外猶贍

以祿恩至渥也而禁不得與有司之事不得爲
四民之業二百年來椒聊蕃息幾二十萬食租
衣稅無所事事而薄祿斗粟不足餬口遂至有
懷不肖之心親不遑之行者矣今天下宗室之
多莫如秦中洛中楚中賢者賦詩能文禮賢下
士而常鬱鬱有青雲無路之歎至於不肖者貧
困者鶉衣行乞椎埋亡命無所不至有司不敢
詰行旅不敢抗也日復一日人愈衆而敝愈極
當事者猶泄泄然不立法以通之可乎

祖宗九廟親盡亦祧子孫五世之後無復降殺
非法也世祿之子猶望象賢天衍玉牒不許入
仕非情也故宗藩之庶遞殺至於庶人極矣庶
人之外祿可裁也法可行也禁可寬也讀書者
許在各郡縣入籍應試其它力農商賈任其所
之奸盜詐僞有司以三尺繩之大辟以上奏聞
可也此處宗藩之第一義也

國朝立法太嚴無論宗室卽駙馬儀賓不許入
仕其子不許任京秩此雖別嫌明微之道亦近

二十一 卷之二

於矯枉過正者矣卽如戶部一曹不許蘇松及
浙江江右人爲官吏以其地賦稅多恐飛詭爲
奸也然弊孔蠹竇皆由胥役官吏遷轉不常何
知之有今戶部十三司胥算皆吳越人也察秋
毫而不見其睫可乎 祖制旣難遽違而積弊
又難頓更故當其事者默默耳

國朝駙馬尚主皆不用衣冠子弟但以畿輔良
家或武弁家擇其俊秀者尚主之後卽居甲第
長安邸中錦衣玉帶與公侯等其父封兵馬指

揮文林郎母封孺人而已駙馬雖貴爲禁嚮然
出入有時起居有節動作食息不得自由而妳
姆闡豎之老者威震六宮掌握由已都尉反俛
首聽節制凡事務結其驩心稍不如意動生讒
間近日如冉都尉興讓可鑑也

冉都尉所尚主乃 皇貴妃之女 上素所鍾
愛者伉儷甚篤無間言妳媪梁盈女恃其威福
每事動行節制冉不善也又恃宮中愛聳時與
齟齬一日漏下一鼓都尉自外入傳呼開邸中

門故事中門非妳媪不開盈女不時至都尉排
闥而入有頃盈女至出詖語都尉乘醉擊之翌
日入朝奏聞盈女率其黨數十人伏闕下要而
毆之幾死 上不知也且怒都尉狂率冉遂棄
衣冠從間道歸里 上益震怒遣緹騎跡之奪
其父母爵祿廷中大小臣工力諫俱不報冉旣
自歸 上怒不解謫羈太學習禮自壬子冬至
今半載尚未得與公主相見也時論以冉固未
得善處之方而妳媪一老宮婢遂能煬灶蔽明

熒惑主聰一至於此蓋牀第之言易入浸潤之
譖難防故使椒房失其寵結襦墮其愛舉朝之
臣工不足敵一婦人亦異事矣昔之史乘所載
若王敦懾氣桓溫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
炙足以違詔王偃僕體於北階何瑀投軀於深
井蓋自漢晉以來相沿至於今日未之有改也
再蓋不幸而遇其變耳

牝雞之晨家之索也以三代神聖之開基國祚
之悠久而不足供妹姐褒姒之一敗况其它乎

故詩書垂戒於婦人每惓惓焉知後世必有以是亡其國者也呂氏幾移漢祚武曌遂斬唐宗其始不過以色舉耳而禍之赫烈豈虞其至此漢之馬鄧宋之高曹賢矣而猶垂簾專政戀戀不忍釋手是亦牝之晨也此端一開能保其無妬悍淫虐者出其中乎我國家之制少主委裘權一聽於輔臣而母后不得預也可謂上追三代而遠過唐宋矣

三代以下之主漢文帝爲最光武太宗次之宋

仁宗雖恭儉而治亂相半不足道也文帝不獨
恭儉其天資學問德性才略近於王者使得伊
周之佐興禮作樂不難也光武太宗以勦業而
兼守成緯武經文力行致治皆間世之賢主也
然建武之政近於操切貞觀之治未稍不終蓋
不惟分量之有限亦且輔相之非人宋仁宗四
十年中君子小人相雜竝進河北西夏日尋兵
革苟安之不暇何暇致刑措哉四君之外漢則
昭宣明章唐則玄宗憲宣武宋則藝祖太宗孝宗

其撥亂守成皆有足多者而隋之文帝唐之明宗周之世宗又其次也大約賢聖之君百不得一中上之資十不得一庸者什九縱者十五世安得而不亂乎

我朝若一二祖之神聖創守兼資而紀綱法度已遠過前代矣 仁宗之寬厚 宣宗之精勤 孝宗之純一 世宗之英銳 穆宗之恭儉皆二代以下之主所不敢望者而 宣 孝 二主尤極仁聖真所謂賢聖之君六七作者固

宜國祚之悠久無疆也

英宗初年委政三楊四海寧謐其後爲王振所
誤致北狩之變後又爲石亨徐有貞所誤致奪
門之慘迨武功竄曹石誅躬親萬機民安吏治
天下謳歌太平者又十餘年然則輔相之功所
關係豈少哉

本朝有二奇事巳巳之變翠華陷虜而却迴壬
寅之變 聖躬被弑而無恙此皆天之所佑非
偶然者其它如宸濠之叛流賊之熾北虜南倭

之警言關白楊應龍之桀驁而折箠撻之不煩再
舉至今二百四十餘年而金甌無恙纖塵不警
固知 太祖功德與天同大宜乎曆數之未艾
也

世廟末年雖深居不出然威福無一不自己出
者分宜父子怙權行私而密勿之地所以交結
近侍窺伺 聖意者無所不至惴惴不保首領
是懼蓋自夏言王忬楊繼盛張經之死天下之
怒分宜始不可解而恩替勢敗亦自此發端矣

江陵之才智十倍分宜值今 上初年生殺予
奪惟意所嚮而江陵生平多用申韓之學政事
過於操切十年之間雖海內又安比隆成昭而
國家元氣不無斲喪矣逮夫末年固位挾勢奪
情起復殛竄言官子弟相繼襲取大魁而人心
始大失所望矣分宜性鷙而難犯江陵器小而
易盈故嚴之老死牖下識者猶以爲幸而張之
功臯自當不相掩也

江陵行事雖過操切然其實有快人意者如沙

汰生員廢書院裁減郡縣去諸冗員是也至於
久任稍苦諸守令禁勘合則苦諸行旅是以人
多怨之至其結馮保以收諸內監之柄北任戚
繼光而虜不敢窺塞垣南任譚綸而倭寇讐服
其才智明決有過人者昔張乖崖謂衆人千言
不盡寇準一言而盡江陵有焉而未節驕奢縱
恣以覆其宗則亦不學無術之過矣

江陵給假治喪自京師除道達其室四千餘里
填塹刊木廣狹如一。所至厨傳列竈千計外藩

大吏望塵迎拜相屬於道獨吾郡鄭雲瑩爲河
南方伯禮無少加焉及至楚楚方伯至披衰經
代孝子守苦次江陵大悅不逾年方伯遂撫楚
而鄭挂彈章歸矣時先大夫相吉藩聞諸藩有
致千金賄者先大夫持不可力止之江陵恚嗾
觀察趙思誠齟齬之先大夫聞卽挂冠歸里而
後撫楚者爲枌榆至戚猶以檀離職守叅奏致
仕蓋當時之風旨可畏甚矣

唐玄宗會昌投龍文自稱承道繼玄昭明三光

弟子南嶽上真人宋徽宗羣臣上尊號爲玉京
金闕七寶元臺紫微上宮靈寶至真玉宸明皇
天道君其上章青詞自稱奉行玉清神霄保仙
元一六陽三五璇璣七九飛元大法師都天教
主噫莫尊於天子百神皆受號令者也而反屈
萬乘之稱從黃冠之號不亦兒戲狂惑之甚哉
其後會昌旣變起帷幃而宣和亦身膏沙漠九
天道教何無感應至是哉

古今奉佛之主莫甚於梁武帝唐懿宗奉道之

主莫甚於唐武宗宋徽宗求仙之主莫甚於秦
始皇漢武帝然大則破國喪身小亦虛耗海內
惟崇儒重道之主安富尊榮四海乂安而世之
人君往往不以彼易此何也噫無論人君卽士
君子讀六經傳注以取科第而其後也不有非
毀先儒棲心釋老者乎背本不祥反古不智是
名教之罪人也

今之仕者爲郡縣則假條議以濟其貪任京職
則假建言以文其短居里閭則假道學以行其

私舉世之無學術事功三者壞之也故愛民實
政循良之上乘隨分盡職省曹之懿矩視身齊
家不言而化山林之高標總之聖人一言以蔽
之矣曰素位而行不願乎外

余每見郡縣吏禁約文告之詞布滿郊野條陳
利病之議連篇累牘似自以爲伯夷之清龔黃
之才而不知大貪大拙者伏於其中也友人王
百穀有言庖之拙者則椒料多匠之拙者則箍
釘多官之拙者則文告多有味其言之矣

臺諫言事自其職掌然近來紛囂往復求勝不
已可惜此自簡不用之觸邪而用之聚訟也其
它省寺出位而言似於侵官矣然言之而當出
位何傷若楊忠愍海忠介及近時鄒爾瞻吏部
與趙吳諸太史人孰有議之者一二名譽不章
識見讓劣或素行多疵居官滋穢而效顰建白
掇拾唾餘或竊批鱗之名以雄行其鄉或攻必
救之勢以自固其位人之視已如見肺肝亦何
益之有哉

新建良知之說自謂千古不傳之秘然孟子諄諄教人孝弟已拈破此局矣况又鵝湖之唾餘乎至於李材止脩之說益迂且腐矣夫道學空言不足憑也要看真儒須觀作用新建抗疏定亂信文武之兼材然當獻俘金陵之際爲江彬所排陷進退去就一刀可以割斷而濡滯忍耻夜對池水欲吊汨羅何無決也名與身孰輕當時抗雷霆窟嶺海聞關萬里不死而死於功成之後豈所謂重若鴻毛輕若泰山者公固未之

熟思耶此其地位尚未及告子孟施舍而何孔
孟之有也至於李材邀功緬甸殺無辜以要爵
賞身竄閩海揚揚自得此華士少正卯之流視
新建又不知隔幾塵矣

古者天子五載一巡守周於四岳今一巡幸而
所過郡邑囂然騷動矣古者諸侯王三載一朝
覲絡繹不絕今一封藩而舟航傳置疲於供命
矣蓋古者不獨上之節省其儀從有限亦且下
之富饒其物力可供今則千乘萬騎征求無藝

而尺布斗粟無非派之丁田者至於供億之侈靡申涓之需索日異而歲不同十年之間已不啻倍蓰矣自此以往安所窮極故天子之不巡守也侯王之不朝見也亦時勢使然也

今上大婚所費十萬有奇而皇太子婚禮遂至二十萬有奇福邸之婚遂至三十萬有奇潞藩之建費四十萬有奇而近日福藩遂至六十萬有奇潞藩之出用舟五百餘而福藩舟遂至千二百餘此皆目前至近之事而不同若此

潞藩莊田四萬頃徵租亦四萬一畝一分皆荒
田也福藩比例四萬頃而每畝徵租三分則十
二萬矣夫民之窮日甚一日而用之費亦日甚
一日公私安得不困乎

今人以拜官爲除官沈存中筆談云以新易舊
曰除如新舊歲之交謂之歲除易除戎器戒不
虞亦謂以新易舊之義而堦亦謂之除者自下
而上亦更易之意也

今天下神祠香火之盛莫過於關壯繆而其威

靈感應載諸傳記及耳目所見聞者皆灼有的
據非幻也如福寧州倭亂之先神像自動三日
乃止友人張叔弢親見之萬曆間吾郡演武場
新神像一匠者足踏其頂出嫚褻語無何僵仆
而死則余少時親見之江右張觀察堯文上計
至桃源病革移入王祠中其兄日夜哀禱經七
日復蘇親見神攝其魂以還張君言之歷歷如
在目前者亦異矣王生時輔偏安之蜀功業不
遂身死人手而沒後英氣乃亘千載而不磨若

此此其故有不可知者若以爲忠義正氣致然則古今如王比者未嘗無人也或謂神能禦灾捍患則帝紀其功而遷其秩神功愈著則威望愈崇亦猶人世之遷轉耳然王自唐以前未之有聞迨宋以鹽池一事遂著靈異且張道陵於漢季爲黃巾妖賊王以破黃巾起家而冥冥之中又聽天師號令使其僞耶則當顯僂之使其真耶吾未見道陵之賢於王也此益不可解者也

余嘗謂雲長雖忠勇有餘而功業不卒視之呂蒙智謀其不敵也明矣而萬世之下英靈顯赫日月爭光彼曹操孫權皆不知作何狀而王獨廟食千載代崇褒祀是天固不以成敗論人也而人顧有以一敗沒全功以一青掩大節者獨何心哉使今人生子必願其爲阿蒙不爲雲長而幕府上功必以失陷荊州爲千古之罪案矣故今之人皆逆天者也

唐以前崇奉朱虛侯劉章家祠戶禱若今之關

王云然自壯繆興而朱侯之神又安之也今世
所崇奉正神尚有觀音大士真武上帝碧霞元
君三者與關壯繆香火相埒遐陬荒谷無不尸
而祝之者凡婦人女子語以周公孔夫子或未
必知而敬信四神無敢有心非巷議者行且與
天地俱悠久矣豈神佛之中亦有遭過而行世
者耶抑神道設教或相禪而興也

佛氏之教一味空寂而已惟觀音大士慈悲衆
生百方度世亦猶孟子之於孔子也大士變相

無常而粧塑圖繪多作女人相非矣既謂大士豈得爲女既謂成佛則男女之相俱無矣蓋有相則有情識姪想故也

大士變相不一而世所崇奉者白衣爲多亦有白衣觀音經云專主祈嗣生育之事此經大藏所不載不知其起何時也余按遼志有長白山在冷山東南千餘里蓋白衣觀音所居其山鳥獸皆白人不敢犯則其奉祀從來久矣

真武卽玄武也與朱雀青龍白虎爲四方之神

宋避諱改爲真武後因掘地得龜蛇遂建廟以鎮北方至今香火殆遍天下而朱雀等神絕無崇奉者此理之不可曉

劉昌詩蘆浦筆記載草鞋大王事甚可笑初因一人挂草屨於樹枝後來者効之纍纍千百好事者戲題曰草鞋大王以後遂爲立祠大著靈異其人復過恠而叩之則老鋪兵死而爲鬼憑於是也大凡妖由人與人崇信之卽本神未必降而它鬼亦得憑藉之矣故村谷荒祠不可謂

無鬼神也

今佛寺中尚有清淨謹嚴者其供佛像一飯一
水而已無酒果之獻無楮陌之焚無祈禱報賽
之事此正禮也至觀音祠則近穢雜矣蓋愚民
徼福者多求則必禱得則必謝冥楮酒果相望
不絕不知空門中安所事此良可笑也然猶齋
素也其他神祠則牲醪脯糗爛然充庭計所宰
殺物命不計其數不知神之聰明正直亦惻然
動念而嘔噦之否耶

江河之神多祀蕭公晏公此皆著有靈應受
朝廷勅封者蕭撫州人也生有道術沒而爲神
閩中有拏公廟不知所出金陵有宗舍人相傳
太祖戰鄱陽時一機纜也鬼憑之耳北方河
道多祀真武及金龍四大王南方海上則祀天
妃云其它淫祠固不可勝數也

天妃海神也其謂之妃者言其功德可以配天
云耳今祀之者多作女人像貌此與祠觀音大
士者相同習而不覺其非也至於杜子美陳子

昂皆以拾遺訛爲十姨儼然婦人冠帔不尤堪
捧腹耶一云天妃是莆田林氏女生而靈異知
人禍福故沒而爲神余攷林氏生宋哲宗時而
海之有神則自古已然豈至元祐後而始有耶
姑筆之以存疑

羅源長樂皆有臨水夫人廟云夫人天妃之妹
也海上諸舶祠之甚虔然亦近於淫矣太凡吾
郡人尚鬼而好巫章醮無虛日至於婦女祈嗣
保胎及子長成祈賽以百數其所禱諸神亦皆

里嫗村媒之屬而強附以姓名尤大可笑也
男子之錢財不用之濟貧乏而用之奉權貴者
多矣婦女之錢財不用之結親友而用之媚鬼
神者多矣然患難困阨權貴不能扶也疾病死
亡鬼神不能救也則亦何益之有哉

箕仙之上不知起於何時自唐宋以來卽有紫
姑之說矣今以箕召仙者里巫俗師卽士人亦
或能之大率其初皆出於遊戲幻惑以欺俗人
而行之既久似亦有物憑焉蓋游鬼因而附之

吉凶禍福間有奇中卽作者亦不知其所以然也余友人鄭翰卿最工此戲萬曆庚寅辛卯間吾郡瘟疫大作家家奉祀五聖甚嚴鄭知其妄也乃詐箕降言陳真君奉上帝勅命專管瘟疫部諸神令卽立廟於五聖之側不時有文書下城隍及五聖愚民翕然宗奉請卜無虛日適閩獄失囚召箕書曰天網固難漏人寰安可逃石牛逢鐵馬此地可尋牢無何果於石牛驛鐵馬鋪中得之名遂大譟遠近祈禳雲集時有同事數

人皆余友也余笑問之諸君亦自詫不知其何以中也洎數年諸君倦於應酬術漸不靈矣然里中兒至今不知其偽也

新安諸生同塾中有學召箕者於塾中作之有頃鬼至問休咎畢而不得發遣之符鬼不肯去問之曰我游鬼也爲某處城隍送書適君中途見召今不得符驗何以得歸諸生無如之何鬼日夜哀嘯溷黷同學者皆驚散逾月餘一道人善符籙爲書一道焚之始去世間鬼神之事未

嘗無也

世傳箕詩亦極有佳者想是才鬼附之不然作者僞也余在東郡功曹有能召呂仙者名籍甚余托令代卜數事既至讀其詩不成章笑曰豈有呂純陽而不能詩者乎它日又以事卜則筆久不下扣之徐書曰渠笑我詩不佳然此鬼能知余之笑彼而終不能作一佳詩相贈且後來之事亦不甚驗始知俗鬼所爲而乃托之呂先生呂何不幸哉

人平日能不殺生亦是佳事一切果報姑置勿論但生動遊戲一旦斃之刀俎自所不忍今人愛惜花卉者偶被摧折猶懊惱竟日况血氣之倫乎但處世有許多交際力未能斷且肉食已久性有不堪耳平時居家當禁其大者如牛所不必言羊豕之屬市之可也雞鴨之類祭祀燕享付之庖厨可也自奉疾病之外不復特殺亦惜福之一端也

已旣戒殺則於子孫家人當以義理曉諭之使

之帖然信從不必專言報應反啓人不信之端矣余嘗見新安一富室戒特殺而三牲之奉朝夕不絕責家人市已殺者家人私奉養之臨期殺以應命而利其腹中所有又見吾郡一友人佞佛最篤殺禁甚嚴而子姪鵝鴨成羣肉食自若宰殺皆絞其頸使不聞聲其爲寬苦甚於刀俎傍觀者莫不竊笑而二人終不悟也又有巨室子弟居親之喪飲酒食肉自如而祭祀之日恣於用財靈几之前果菜而已此又名教之罪

人也

祀先燕客無不殺牲之理卽受地獄之報吾亦甘之且世之藉口不殺者直是慳耳何曾知惜物命耶

佛教吾儒之所闢然有不必闢者戒殺是也但佛家戒殺爲輪迴計吾之戒殺則不忍其死於非命而已至於牛則有功於人甚大殺之與殺良將何異三代之際天子無故不殺牛諸侯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此戒殺之說非始

釋氏也今之羊豕無故而殺者多矣至於牛以天子之所禁而庶人日殺之可乎力未能盡去去其甚者可矣

古人之戒殺仁也釋氏之戒殺懼也今人之戒殺慳也已不殺而食人之殺者又可笑也

地獄之說所以警愚民也今縉紳士君子亦談之矣然談之者多而知避之者何少也 國家設律原以防民今匹夫盜一鍰以上吏執而問之貪官苞苴千萬捆載以歸而人不問也故懼

法者皆愚民而犯法者皆君子也但不知陰中之法亦如陽間漏網吞舟否耳

人之才氣須及時用之過時而不用則衰矣如蘇長公少時多少聰明文章議論縱橫飛動意不可一世屢經摧折貶竄下獄流離困苦至不能自保其身故其暮年議論慈悲可憐如竹蠹雞卵亦稱佛子食數蛤蟹即便懺悔向來勃勃英氣消磨安在須知人要脚跟牢踐實地則生死之念不入其胸中此公學力地位視韓歐二

公尚不無少遜耶蓋韓歐入門從吾儒來而蘇
公入門從諸子百家來也

陰德必有報此自世人俗語然爲報而後行陰
德其爲德淺矣昔人謂陰德如耳鳴人不知而
已獨知之謂陰德余謂亦非必全活物命而後
謂之陰德卽行一善事出一善言皆是也亦皆
有報書曰惠迪吉從逆凶如李廣殺降不侯自
是道理上不該殺于定國全活人多其門閭
自是應得全活不然縱賊爲民害亦可謂陰德

乎大凡有利於人及理所當爲者孳孳爲之皆有德也不必計較人之知否亦不必望後之有報否也

古人云死生亦大矣然有生必有死生何足喜死何足懼卽死而有報應不過善惡兩途善自可爲惡自不可爲何必計較報應譬如奸盜詐僞卽律所不禁良民不爲也懼死而脩生惑矣懼來生而脩今生益惑矣

使今世之富貴貧賤皆由前生之脩否乎則富

貴而驕侈淫虐怙權亂政者比比而是前生之脩何遽墮落至是也貧賤之士脩身立名不朽於後世者多矣其所得與一時富貴孰多前生不脩能致是乎夫士貴自立即今生之富貴貧賤不必論也而况又追求之前生又希望來生之富貴其志識卑陋亦可哀矣

屠儀部隆苦談前生之說一日集余吳山署中與黃白仲辯論往復遂至夜分然二君皆非真有見解者不過死生念重懼來生之墮落姑妄

言以欺人耳然惑之既久遂至自欺矣夫前生
既不能記憶後生又不可預期姑就今生百年
之中能脩得到無人非無鬼責地位亦足矣二
君定識既淺愛根甚重一切貪嗔邪姪妄語等
禁彼皆犯之今生已不勝罪過矣何論前後世
哉

嘗愛趙子昂有題圓澤三生公案詩云川上清
風非有著松間明月本無塵不知二子緣何事
苦戀前身與後身此千古以來第一議論也惜

不爲屠黃一君誦之

老氏三寶不過退一步法易經曰日中則昃月中則虧聖人處世亦是退一步法至釋氏則色想愛識一切不留此雖不言來生而已隱然爲後來地矣譬之樹果今歲結實太盛明歲必無生譬之日用今日太飽明日必傷食此理之常無足恠者盈虛消息之理卽天地不能違也而况於人乎

人有死而爲閻羅王者如韓擒虎蔡襄范仲淹

韓琦等皆屢見傳記而近日如海瑞趙用賢林俊皆有人於冥間見之人鬼一理或不誣也劉聰爲遮須國王寇準爲淳提王亦此類耳

太平廣記載貞元中江陵少尹裴君有子爲狐所魅延術士治之有高氏子爲之醫治屠數日又有王生至見高曰此亦狐也少選又有道士來見二人曰此皆狐也閉戶相毆擊垂死則道士亦狐也裴皆殺之而子差此寓言耳今人有一事而言者指之爲私俄有救者又指言者爲

私而旁觀者又謂言者救者之皆私及事定局
結則旁觀者亦私也近來三五年間此弊爲最
多也

唐文宗有言去河北賊易去朝中朋黨難夫朋
黨之分若果一正一邪易辨也亦易去也如宋
元祐紹聖之黨是也正之中有邪邪之中有正
其初起於意見之不同而其勢成於羽翼之相
激各有是非各有君子小人難辨也亦難去也
如唐牛李之黨是也李誠勝牛然李不純君子

而李之黨不盡君子牛不純小人而牛之黨不盡小人此其辨別去取上聖猶或難之而况唐之庸主乎然則調停之說是與曰真知其中之各是各非而去取之可也漫無可否而兩存之適足以滋亂耳是子莫之執中也

執中無權此語切中今人調停之病夫使黨而果一正一邪則明別黑白若愛牛羊而逐豺狼不害其爲中也使黨各有邪正不能盡用一偏亦當酌而察之如鳥喙參朮擇其輕重而適其

所宜若徒調停執中一半參朮一半烏喙有不
殺人者乎噫謀國者不宜愛中立不倚之虛名
而受首鼠兩端之實禍也

元馮夢弼乘驛向八番驛吏告以天晚馬絆在
江上不可行馮不聽果遇怪物如屋拜之而滅
腥浪襲人馬絆者馬黃精也遇之輒爲所啖今
南方常訛傳有馬騮精能食人及史書所載狹
母鬼者想皆此類但多訛言耳未有親見之者
也宋宣和間黑眚見於宮禁中此自是亡國之

徵人家屋宅亦時有狐魅出入者大約妖由人
興門衰祚薄則邪乘之矣

江北多狐魅江南多山魈鬼魅之事不可謂無
也余同年之父安丘馬大中丞巡按浙直時爲
狐所惑萬方禁之不可得日就尪瘵竟謝病歸
魅亦相隨渡淮而北則不復至矣山魈閩廣多
有之據人屋宅淫人婦女蓋夷堅志所載木客
之妖者當其作祟之時百計不能驅禳及其父
也忽然而去不待驅之蓋妖氣亦有時而盡故

耳

國之禍常起於開邊家之禍常起於厚積身之禍常起於服餌二者皆貪心所使也滁州道人教人食息起居常至九分而止余謂九分亦已過矣若留有餘以還造化享不盡以遺子孫卽半取之何害保嬰論云若要小兒安須帶三分饑與寒此格言也終身守之可也

臨沮鄧差家累巨萬而鄙吝不堪道逢估人初不相識邀差共食布列殊品差訝而問之客曰

人生在世止爲身口耳一朝病死能復進甘味乎終不如臨沮鄧生平生不用爲守錢奴耳差默然歸家宰鵝而食方一動筋骨哽其喉而死人之享福信有厚薄然貧賤自甘猶可言也積而不散愚惑甚矣蓋苞苴科歛得之不以其道使復知享用是天助其爲虐也故多藏者必厚亡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非不幸也

節儉與慳吝原是二種今世之慳者動托於儉矣漢文帝衣不曳地露臺惜百金之產至於百

姓租稅動輒蠲免此真儉也今之儉者急於聚斂入而不出廣布田宅以遺子孫至於應酬交際草惡酸齷此直貪而鄙耳何名爲儉孟子曰儉者不奪人今以奪人爲儉者多矣

官至九卿俸祿自厚卽安車食肉有千金之產原不爲過蓋不必強取之民而國家養廉之資已不薄矣今外官七品以上月俸歲得百金四品以上倍之餬口之外自有贏餘何至敝車羸馬懸鶉蔬糲而後爲廉吏也至於大臣則愈厚

矣論語稱季氏富於周公可見周公當時亦富
諸葛武侯身歿之後亦有桑八百株田數十頃
古人之不貪財不近名如此蓋其心大公至正
之心也今人聚斂厚積者無論已一二位列三
事繩牀布被弊衣垢冠妻子不免饑寒不知俸
入作何措置既不聞其辭免又不見其予人此
亦大可笑事也而世競尚之以爲高吾以爲與
貪者一間耳貪者嗜利矯者嗜名一也貪者害
物而矯者不能容物亦一也

清如伯夷而不念舊惡任如伊尹而不以寵利
居成功和如柳下惠而不以三公易其介此其
所以爲聖也後世若元禮清矣而龍門太峻博
陸任矣而晚節不終夷甫和矣而比之匪人其
及不亦宜乎

近代若海忠介之清似出天性然亦有近詐者
疾病之日人往伺之卧草薦上無席無帳以婦
人裙蔽之二品之祿豈不能捐數鍰置一布帳
乎不然直福薄耳唐盧懷慎妻子凍餓門不施

箔引席自障昔人已辨其非矣李嶠爲相卧布
被青絙帳則安明皇賜以茵褥錦綺則通夕不
寐或亦海忠介之類乎然忠介身後誠無餘財
近來効顰者家藏餘鏹而外爲織嗇之態欲併
名與利而皆襲取之視海公又不啻天壤矣
爲伯夷之清較易爲柳下惠之和較難清不過
一味自守絕俗而已和而不失其正非有大識
見有大力量不能也後漢黃叔度汪汪若千頃
波澄之不清淆之不濁夫淆之不濁易耳澄之

五
三
五
不清此地位難到也

人之相去誠隔數塵廡者能讓天下而貪者至
爭分文之未寬者汪汪千頃而悭者至不能容
一粟智者經緯天地而愚者至不能辨六畜忠
者不避鼎鑊而佞者至嘗糞掃門賢者希聖入
神而不肖者至窮竒禱祀此非有生以來一定
而不可變者哉夫子曰上智與下愚不移是也
孟氏謂人皆可爲堯舜吾終未敢以爲然
夫子謂性相近習相遠又謂上知下愚不移明

言人性有上中下三般此聖人之言萬世無弊
者也孟子謂人皆可爲堯舜不過救世之語引
誘訓迪之言耳非至當之論也夫以孟子之辯
終日闢楊墨道性善而高第僅僅一樂正子猶
不免從子敖之齊以及門諸弟子求一人到善
信地位尚不可得何論堯舜乎至宋儒不敢違
孔子之言又不能原孟子立論之意遂矧爲義
理氣質之性以附會之此尤可笑義理者死物
也定位也天地之內六合之外無物非義理之

所寓安得謂之性也性從心而生非附血氣則無性之名矣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性是有而未發也非全無也人死而形骸臭腐神魂灰滅可謂之無性矣不可謂之無理也性有有有無而理則無有無無也易曰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不信聖人之言而泥宋儒之語將愈解而愈窒礙矣

周處少時無賴鄉里稱其與白額虎巨蛟爲三害武后時酷吏郭霸死洛陽橋成大旱而雨中

外傳爲三慶鄉有惡人其害固不啻山上之虎
水中之蛟而酷吏之死其爲慶又豈橋成雨降
而已哉余每見貪官酷吏剝民膏脂以自封殖
而復峻刑法以箝其口使百里之內重足一息
重者亡身破家輕者殘形毀體卽洪水猛獸未
足喻其慘也

酷吏以擊剝爲聲上多以爲能貪吏以要結爲
事上多爲所中然以貪敗者十尚五六以酷去
者十無一二蓋近來之吏治尚操切而人情喜

近名故也

殺人者死法也而有不盡然者姤婦殺人不死也庸醫殺人不死也酷吏殺人不死也猛將殺人不死也不惟不死且敬信之褒獎之死者枕籍乎前而不知也則法有時而窮也

釋氏地獄之說有抽腸拔舌油鍋火山刀梯碓剉之刑如此則閻王之酷虐甚矣即使愚民有罪無知犯法聖人猶憐憫之豈忍便加以人世所無之刑使之冤楚叫號求自新而不可得哉

蓋設教之意不過以人世之刑止於黥杖絞斬
凌遲而極而犯者往往不顧故特峻爲之說使
之驚懼而不敢爲惡此亦子產爲政莫如猛之
意也然張湯杜周周興來俊臣之徒其獄具慘
酷不減地府而不聞民之遷善改過也使冥冥
之中萬一任使不得其人而夜叉羅刹得以爲
政其濫及無辜貽害無類豈淺鮮哉老氏曰民
不畏死柰何以死懼之世有一種窮竒禱杌兇
淫暴戾者卽入之地獄而出其惡猶不改也小

說載華光天王之母以喜食人入餓鬼獄經數
百年其子得道乃拔而出之甫出獄門卽求人
肉其子泣諫母怒曰不孝之子如此若無人食
何用救吾出來世之爲惡者往往如此矣

小說野俚諸書稗官所不載者雖極幻妄無當
然亦有至理存焉如水滸傳無論已西游記曼
衍虛誕而其縱橫變化以猿爲心之神以豬爲
意之馳其始之放縱上天下地莫能禁制而歸
於繫籬一咒能使心猿馴伏至死靡他蓋亦求

放心之喻非浪作也華光小說則皆五行生剋
之理火之熾也亦上天下地莫之撲滅而真武
以水制之始歸正道其他諸傳記之寓言者亦
皆有可采惟三國演義與錢唐記宣和遺事楊
六郎等書俚而無味矣何者事太實則近腐可
以悅里巷小兒而不足爲士君子道也

凡爲小說及雜劇戲文須是虛實相半方爲游
戲三昧之筆亦要情景造極而止不必問其有
無也古今小說家如西京雜記飛燕外傳天寶

遺事諸書虬髯紅線隱娘白猿諸傳雜劇家如琵琶西廂荆釵蒙正等詞豈必真有是事哉近來作小說稍涉恠誕人便笑其不經而新出雜劇若浣紗青衫義乳孤兒等作必事事考之正史年月不合姓字不同不敢作也如此則看史傳足矣何名爲戲

戲與夢同離合悲歡非真情也富貴貧賤非真境也人世轉眼亦猶是也而愚人得吉夢則喜得凶夢則憂遇苦楚之戲則愀然變容遇榮盛

之戲則歡然嬉笑總之不脫處世見解耳近來
文人好以史傳合之雜劇而辨其謬訛此正是
癡人前說夢也

戲文如西廂蒙正蘇秦之屬猶有所本至於琵琶
則絕無影響只有蔡中郎一人而其餘事情
人物無非假借者此其所以爲獨剗之筆也

胡元瑞曰凡傳奇以戲文爲稱也無往而非戲
也故其事欲謬悠而無根也其名欲顛倒而亡
實也故曲欲熟而命以生也婦宜夜而命以旦

也開場始事而命以末也塗污不潔而名以淨也凡以顛倒其名也此語可謂先得我心矣然元瑞既知爲戲一語道盡而於琵琶西廂董永關雲長等事又娓娓引證辯論不休豈胸中技癢耶

宦官婦女看演雜戲至投水遭難無不慟哭失聲人多笑之余謂此不足異也人世仕宦政如戲場上耳倏而貧賤倏而富貴俄而爲主俄而爲臣榮辱萬端悲歡千狀曲終場散終成烏有

今仕宦於得喪有不動心者乎罷官削職有不
慟哭失聲者乎彼之慟哭憂愁不過一時而止
而此之牽纏係累有終其身不能忘者其見尚
不及宦官婦人矣然則古之名賢亦有悲愁拂
鬱者何也曰上等聖賢如孔孟之憂不遇爲道
也其次名賢如屈原梁鴻之憂不遇爲國也又
其次如退之子瞻之貶竄孟郊賈島之流落其
憂爲身命也若今之世法網旣寬山林皆樂流
竄貶謫皆儼然安居高卧豐衣美食老死牖下

矣昔人所謂富不如貧貴不如賤正謂今日之
仕宦言也而猶戀戀不已不亦惑之甚乎

白樂天抗志辭榮似知道者而其詩有曰眼前
何日赤腰下幾時黃識趣之卑陋甚矣宋夏侯
嘉正常語人曰吾得見水銀銀一錢知制誥一
日死無恨矣此正所謂腰纏十萬貫騎鶴上揚
州者世間乃有此痴心漢真堪一棒打殺也
人若存一止足之心則貧賤而衣食粗足可以
止矣富貴而博一官一第異於凡民亦可以止

矣流行坎止聽之可也若不知足必滿其願而止則將相不足必爲帝王帝王不足必爲神仙神仙不足必爲玉皇大帝又要超元會大劫之外方爲稱心也少不如意憂戚生矣死生亦然人之死也卒然而去卽有天大未了之事只得舍之而行若語人以料理諸事俱畢而後就死則雖萬有千歲事無了期也人能於進退死生處之泰然保其必不墮落矣

韓侂胄用事時其誕日高似孫獻詩九章每章

用一錫字謂宜加九錫也辛棄疾以詞贊其用
兵則用司馬昭假黃鉞異姓真王故事一人皆
名士也乃作此舉動當時筆端信手草草惟恐
趨承之恐後豈知其遺臭萬世乎趙師彝之犬
吠程松之獻妾不足異也當江陵柄國時其誕
日有以天與人歸四字題冊子送之者有以禪
授廢立命題者其留奪情之旨有朕不日舉
疇庸之典者當時已作首相矣又將登庸非禪
位乎一時臣工以逢迎爲戲諛之惟恐不足而

爲人臣子者受之而不疑當之而無驚畏之色
是尚可立於天地間乎

爲大臣者處盛滿之極則意念難持爲小臣者
見勢燄之張則立腳難定人能不以寵利居成
功如諸葛汾陽終無傾覆之理能不以炎涼爲
向背如汲黯宋璟豈有冰山之慮哉勛如博陸
而竟以凶終才若元柳而未免濡足信哉自立
之難也

國初各省試官臨期所命不拘資次洪武初吾

閩中一老廣文家居忽命主某省試事畢歸家
猶一廣文也亦不知主試之爲榮所取士子之
爲門生也弘正中漸用京官然王文成以主政
丁艱家居方闕卽起主山東試其兩京主試向
亦有用本省人者如嘉靖癸卯則無錫華察戊
午則常熟瞿景淳辛酉則無錫吳情皆主南畿
試而情於是科同邑登榜者頗衆物論譁然自
此著爲令不用本省人矣然鄉會一體也主會
試者又安得於四海九州之外別擇一人使知

貢舉耶

宋試士以四場初本經次兼經大義十道次論
一首次策三道其十道義知者直書本文不知
者止云某知未審不敢對謹對十對其六以上
卽合格矣 國朝洪武初初場本經義一道四
書義一道二場論一首詔誥表箋内科一道三
場策一道而已後十日面試騎射書律四事至
十七年始定今式初場七義次場去箋而加五
判二場增策四道而面試廢矣然七義五策皆

似太多風簷寸畧力不能辦求其完璧事事精
好安可得也然弘正以前書義三經義二亦有
中式者詔誥與表惟人所擇今則俱榜出不收
矣然論策判皆無用之物士子亦不甚究心卽
閱卷者亦以初場爲主也

省試南宮皆以文字爲主至廷試則必取字畫
端楷無訛者居首以便進 御宣讀也相傳惟
羅脩撰倫因策長書不能竟遂書於彤墀上
上命人錄之另騰以進隆慶戊辰 上初卽位

問人言狀頭有可私得者乃於三甲卷中隨意
取之得羅宗伯萬化擢爲第一羅素不善書卷
中塗抹甚多信乎其有命也

天下之物妍媸皆一定而不易獨制義不然甲
之所賞乙之所擯好醜紛然終無定價不獨此
也一人之身昨所取士而今日糊名復試去取
必不盡同矣甚可恠也唐韓昌黎應試不遷怒
二過題見黜於陸宣公翌歲宣公復爲試官仍
命此題昌黎復書舊作一字不易而宣公大加

稱賞擢爲第一以昌黎之文宣公之鑑猶無定
若此况今日乎

唐及宋初皆以賦詩取士雖無益於實用而人
之學問才氣一覽可見且其優劣自有定評傳
之後代足以不朽自荆公制義興而聰明才辯
之士妥首帖耳勤咕嗶之不暇矣所謂變秀才
爲學者公亦自知其弊也至我 國家始爲
不刊之典且唐宋尚有雜科而 國家則惟有
此一途耳士童而習之白而紛如文字之變日

異月更不可窮詰卽登上第取華膺者其間醇
疵相半瑕瑜不掩十年之外便成芻狗不足以
訓今不可以傳後不足以裨身心不足以經世
務不知 國家何故而以是爲進賢之具也宣
正以前尚參用諸途吏員薦辟皆得取位卿相
近來卽鄉薦登九列者亦絕無而僅有矣上以
是求卽下不得不以是應雖名公鉅卿往往出
於其間而欲野無遺賢終不可得已後有作者
人材薦辟之途斷所當開而用人資格亦當少

破拘攣可也

國朝進士一入史館卽與六卿抗禮鼎甲無論卽庶常吉士亦爾二十年間便可躋卿相清華之選百官莫敢望焉弘成以前內閣尚參用外秩如陳山以舉人楊士奇以薦辟楊一清以大司馬張聰以南刑曹皆入綸扉五十年以來遂顯用詞臣矣說者曰內閣大學士原詞臣之官也而非相也然內閣旣可兼吏戶則外秩豈不可兼學士乎唐宋以前出爲郡守入則兩制卽

詞林亦未嘗擇人也今必以鼎甲及庶常吉士
爲之已拘矣又以內閣必詞臣可入不見 祖
宗故事耶近來枚卜之典言官娓娓論列欲循
內外兼用之制而卒格不行蓋相沿已定遽難
議更耳

漢卜式司馬相如皆入貲爲郎則知古者鬻爵
之制其來已久蓋亦當時開邊治河軍國之需
不足而取給於是也然止於爲郎而已至桓靈
時始賣至三公唐至德宗告身纔易一醉財之

窮而爵之濫可知也 國朝設太學以待天下之英才最重其選銓選京職方面與進士等乃後來貢舉之外一切入貲爲之謂之援例其有子弟員屢試不利於鄉而援入成均者猶可言也民家白丁目不識字但有餘資卽厠衣冠之列謂之俊秀大都太學之中舉貢十一弟子員十二而此輩十之七也鮮衣怒馬酒肆倡家惟其所之有司不敢誰何司成不能遍察遂使首善賢士之闕翻爲納汙藏穢之府制度之最失

古意者莫此爲甚矣

自邊餉之乏也河工之興也土木之繁也司農
司空惟以鬻爵爲良策矣蓋損富室有餘之財
以佐官家不時之需事亦甚便而統袴子弟捐
囊橐之腐鏹博進賢之榮秩又何苦而不爲至
於用度窘急之日當事者惟恐其招之不至令
之弗從每加賤損以示招徠故一時赴募雲集
響應雖足以供目前之緩急而於國家設官命
爵之典亦稍褻矣今文華武英二殿中舍動

子孫亦係 卷一五
踰數百而鴻臚光祿二寺之屬亦皆以百計繡
衣銀艾擁傳遨遊呵殿里閭雄行鄉曲所入幾
何而其取價已不貲矣近來言事者屢形白簡
欲行裁抑沙汰而卒不見施行亦勢有所不可
行也

五行祿命財能生官故多訾之家可以致貴然
余里中嘗有入粟得官而卒罄其產者人皆嗤
笑之余謂古人亦有之諸君不察耳昔司馬長
卿以貲爲郎至武騎常侍其後病免客遊梁家

徒四壁立非買官而貧之故事千衆爲絕倒
漢文帝承諸呂之亂卽位數年間匈奴寇邊濟
北叛逆乘輿行幸軍國之費不知紀極而民不
告困國有餘積二年十二年俱免天下田租之
半而十三年遂併其半之租稅盡除之末年又
令諸侯無入貢弛山澤不知當時國用於何取
給蓋文帝之恭儉節愛固自性成而當時差役
之法尚行用民之力不必催募也然亦異矣轉
眼至於武皇遂至摧酷算緡海內虛耗今天下

漕粟之費數百萬有奇而上供 御用者名爲
金花亦四百萬有奇其他司農司空之屬各項
徵輸計不亦三百萬而不足者又取諸鹽課百
餘萬取諸太僕馬價四十餘萬而度支猶告匱
不已邊軍之餉常遲半載水衡之錢入不繼出
至於礦稅之使四出張彌天之網設竟地之罟
其取利無所不屆而用度常苦不足此真不可
詳之事也

國用之不足雖由上之不節而下焉者綜覈之

未精虛文之糜費蠹剋之多端因循之虧耗亦常居其半焉 三殿之工木取諸川貴吳楚每條最巨者計費九千金而沿途傳置之費不與焉若遇節省之朝一木可作一殿矣余在繕部適 皇極門興工有鐵釘爐頭者一切鐵及柴炭皆取諸官之外但鑄冶手工至一千五百金其他大率往往如是真可笑也

朝廷御用之物其工直視民間常千百倍而其堅固適用反不及民間計侵漁冒破之外得實

用者千分中之一分耳每一繕造必內使與臺
省部寺諸臣公估其直直不浮內使不從也一
物之進自外達內處處必索鋪墊一處不飽其
欲物不得前也領官鑷置辦者皆京師大駟積
猾內結近侍外通胥曹預支白鏹以營身肥家
廣置田宅妻妾鮮車怒馬出入呵殿及期限時
迫則捐十之三以啗內使而以十之一供應寅
緣為奸苟圖塞責而已其中千孔百穴盤據溷
亂牢不可破稷蜂社鼠難以窮詰故財用坐困

而竟未嘗享其利也

宦官之尊貴者趙高爲中丞相龔澄樞爲內太
師然曰中曰內猶所以別於廷臣也至唐魚朝
恩始爲國子祭酒宋童貫爲樞密院使官至太
師甚矣我 國家之制內臣秩止四品而其後
如王振劉瑾頤指公卿不啻奴僕則亦無其名
而有其實矣

漢時宦官驕橫目中至無天子然王甫一休沐
歸舍司隸校尉捕治死於杖下猶狐雛腐鼠耳

唐宦官典兵柄廢立自由然鄭朗自中書歸李敬實衝路不避一疏奏聞立剝紫綬配南衙神策小將衝京兆尹前導得以立馬杖殺之至宋韓魏公之去任守忠又不足言也蓋當時內監之勢雖盛而國家所以尊禮大臣而假借之者體貌常優卽人主意向亦未嘗不欲除去此輩也但力不能耳我國家宦官雖不與朝政不典兵權而體統尊崇常據百僚之右輔臣出入九卿避道而內監小豎揚揚馳馬交臂擊轂而

過前驅不敢問輔臣不敢嗔也如往年教宗伯
爲一內使奔馬觸其輿仆地且鞭及其衣幸

上聖明爲咎內使而竄之然地旣禁近人復褻
多聲勢烜赫動移主心近日宛平令李嗣善以
擅箠內監幾罹不測賴廷臣力爭 上怒始解

李止外謫然亦百年來初見之事也至於外藩
採金權稅者皆蟒衣玉帶侍衛數百人建牙吹
角一與制府等郡縣大夫莫敢與橫行也雖其
中不無彼善於此但習與性成善者十分中之

一一耳

宋吳味道對蘇公言販建陽小紗二百端計道路所經場務盡行抽稅則至都下不存其半宋當慶曆元豐盛時乃權稅之繁重若此 國家於臨安許墅淮安臨清蘆溝崇文門各設有權關曹郎而各省之稅課司經過者必抽取焉至於近來內使四出稅益加重爪牙廣布商旅疾首蹙額幾於斷絕矣此輩不足責也吾輩受譏關之任者寬一分則受一分之賜柰何必以藟

絲爲能而務媮民之膏血也

國初各省有鎮守內臣其權埒開府藩臬而下不敢抗也近來礦稅之使其體稍殺然如陳增之在山東陳奉之在湖廣高淮之在遼東皆妄自尊大抑縣令使行屬禮然皆不久而敗其它依違而已蓋我朝內臣目不識字者多盡憑左右撥置一二馭棍挾之於股掌上以魚肉小民如徽之程守訓揚之王朝寅閩之林世卿皆以衣冠子弟投爲鷹犬逢迎其欲而播其惡於

衆所欲不遂立破其家中戶以上無一得免故天下不怨內使之掊尅而恨此輩深入骨髓也卒之內臣未去而此輩已先敗矣

馬堂初以權稅至臨清鴟張尤甚出入數百人皆郡國無賴少年白晝攫人井邑騷然商賈罷市州民王朝佐不勝忿率衆譟而攻之火其居堂僅以身免其黨三十七人盡斃煨燼中堂自此戢矣高采至閩數時屢破鹽商之家後因怒一諸生之父廷朴之合學諸生大譟擊之幾不

免火其所建望京亭案伏署中不敢喘林世卿
極力救之且以軟語啗諸生乃散而案虛燄遂
大減曩時所謂小懲而大戒小人之福也攻馬
堂者王朝佐爲首時議欲寬之而按臣張大謨
撫臣劉易從道臣馬怡皆與堂善遂列朝佐罪
狀坐棄市攻高采者余友人王武部字爲首采
廉知之必欲得而甘心焉當事者莫之應王迺
入北太學避之遂登高第二人者其激於義奮
不顧身一也而幸不幸乃爾豈非天哉

高家在閩閩縉紳不與往還者不過二三人耳
其他不惟與往還且稱公祖行旁門覷然自附
於子民之末且立石誦功德稱爲賢明亦可羞
也蓋吾郡縉紳多以鹽莢起家雖致政家居猶
親估客之事不得不受其約束耳噫天子不得
臣諸侯不得友者果何人哉

文徵仲作詩畫有三戒一不爲閹宦作二不爲
諸侯王作三不爲外夷作故當時處劉瑾宸濠
之際而超然遠引一氏籍沒求其片紙隻字不

可得亦可謂曠世之高士矣當徵仲在史局同
事太史諸君皆笑其不由科目濫竽木天然分
宜江陵之敗家奴篋中無非翰林諸君題贈詩
扇者以此笑彼不亦更可羞哉

太祖時置一鐵牌高二尺許樹宮門外上鑄內
臣不許干預政事八字至英廟時王振專恣
遂毀其牌永樂年間遣內官至五府六部稟事
者內官俱離府部一丈作揖路遇公侯駙馬伯
則下馬傍立至王振汪直劉瑾時呼喚府部如

呼所屬公侯伯遇諸塗反迴馬避之倒置甚矣
自世宗革諸鎮守內使之權勢大減余官兩
都曹郎卽司禮監守備極尊貴者皆彼此抗禮
至閩閩稅使高宗欲縉紳執治民禮余謝絕之
不與往還在山東爲司理時馬堂陳增之橫皆
與鈞敵不敢有加也但南都守備內臣遇大閱
之時必據中席而大司馬侯伯皆讓之京師內
臣雖至賤者路遇相君亦揚鞭交臂不肯避道
此稍失國初意耳

宦官之禍雖天性之無良而亦我輩襄成之輔
相大臣不得辭其責也當二楊輔政時王振鼠
伏不敢動及徐禧王祐輩逢迎諂媚以保富貴
於是振之威權漸熾商文毅擊注直疏其十辜
西廠卽日報罷可謂易於發蒙矣而劉尹等繼
之使直之灰復然李獻吉之擊劉瑾閣臣從中
主之闕監環跪啼泣彷徨無計上心幾移矣
而李東陽持議不堅遂倒太阿以授之卒毒天
下豈天之未厭亂耶亦小人階之厲也

五雜組卷之十六

陳留諺摩湍著

事部四

詩云善戲謔兮不爲虐兮古今載籍有可以資
解頤者多矣苟悟其趣皆禪機也略錄數端於
左

尉有夜半擊令之門者求見甚急令曰半夜有
何事請俟日尉曰不可披衣遽起取火延尉入
坐未定問曰事何急竟有盜賊竊發君欲往捕

耶曰非也然則家有倉卒疾病耶曰非也然則何以不待旦曰某見春夏之交農事方興百姓皆下田又使養蠶恐民力不給令曰然則君有何策曰某見冬間農隙無事不若移令此時養蠶寔爲兩便令笑曰君策甚善古人不及但冬月何處得桑尉瞠目久之拱手長揖曰夜已深伏惟安置然周禮禁原蠶而闡廣之地桑經冬不凋有一歲四蠶者則尉之言未足深笑也程覃爲京兆尹不甚識字有道人投匭乞執照

造橋罩大書昭執二字其人白云合是執照今
作昭執仍漏四點罩取筆於執字下加四點與
之乃爲昭執庠舍諸生作傳以譏之

宋陳東通判蘇州權州事因斷流罪命黥其面
曰特刺配某州牢城黥畢幕中相與白曰凡稱
特者罪不至是而出於朝廷一時之旨非有司
所得行東大恐卽改特刺字爲準條再黥之頗
爲人所傳笑後有薦其才於兩府者石叅政曰
吾知其人矣得非權蘇州日於人面上起草者

乎

唐蕭吳不識字嘗以伏臘爲伏獵又一日張九齡送芋刺稱蹲鴟蕭以爲鴟鴞答云損芋拜嘉惟蹲鴟未至耳然僕家多恠亦不願見此惡鳥也九齡得書大笑

党進過市見縛勾欄者問汝說何人優者言說韓信進怒曰汝對我說韓信見韓信卽當說我此三頭兩面之人命杖之

周定州刺史孫彥高被突厥圍城不敢出廳文

符須徵發者於小牕接入鑠州宅門及賊登壘
乃入櫃中藏令奴曰牢掌鑰匙賊來索慎勿與
也昔有人入京選皮袋被賊盜去其人曰賊偷
我袋將終不得我物用或問其故曰鑰匙在我
衣帶上此亦孫彥高之流也

錢良臣自諱其名幼子頗慧凡經史中有良臣
字輒改之一日讀孟子今之所謂良臣遂改云
今之所謂參參古之所謂民賊也一時闕傳爲
笑

馮道門客講道德經首章道可道非常道門客見犯其諱多乃曰不敢說可不敢說非常不敢說

洞庭湖濶數百里秋水歸壑惟一條湘川而已僧齊已欲吟一詩徘徊未就有蔡押衙者輒吟曰可憐洞庭湖恰到三冬無髭鬚人恠問之曰以其不成湖也

南燕慕容德時妖賊王始聚衆於太山萊蕪谷自稱太平皇帝父問爲太上皇兄休等爲征東

征西將軍慕容鎮討擒之將斬於馬市有人問
之曰何爲妖妄自取族滅父及兄弟何在答曰
太上皇蒙塵在外征東征西爲亂兵所害如朕
今日復何聊賴其妻趙氏怒曰君正坐此口死
如何臨刑猶不改始曰皇后不達天命自古及
今豈有不亡之國不破之家哉行刑者以刀鑿
築其口始曰朕今爲卿所苦崩卽崩矣終當不
易尊號德聞而笑之

虞集未遇時爲許衡門客虞有所私午後輒出

許每往不遇病之因書於簡云夜夜出游知虞公之不可諫虞歸見之卽對云時時來擾何許子之不憚煩許大歎賞因薦於朝

唐玄宗登樓望渭水見一醉人臨水卧問左右是何人左右不知黃幡綽奏曰此是年滿令史上問何以知之對曰更一轉便入流上大笑

蘇子瞻戲謂佛印曰向嘗讀古人詩云時聞啄木鳥疑是打門僧又云鳥宿池邊樹僧敲月下門未嘗不歎息古人必以鳥對僧自有深意佛

印日所以老僧今日常得對學士坡無以應
魏人夜暴疾命門人鑽火是夕陰暝督迫頗急
門人忿然曰君責人亦太無理今闇如漆何不
把火照我使覓鑽具

劉述字彥思甚庸劣從子俛疾甚危篤述往候
之其父母相對涕泣述立命酒肉令俛進之皆
莫知其意或問之答曰豈不聞禮云有疾飲酒
食肉可也又嘗其喪服值其子亦居憂客問其
子安否答曰所謂父子聚麀何勞齒及

張丞相天覺好草書而不工識者譏笑之丞相
自若也一日得句索筆疾書龍蛇飛動使姪書
之當險恠處罔然而止問丞相曰此何字也丞
相視之亦自不識詎其姪曰胡不早問致吾忘
之

張由古有吏才而無學術累歷臺省嘗於衆中
歎班固有天才而文章不入選或謂之曰兩都
賦燕山銘等竝入選何因言無由古曰此是班
孟堅文章何關班固事

齊王好相有稱神相者求見曰臣鬼谷子之高
第而唐舉之受業師也王大悅曰試視寡人何
如對曰王勿亟也臣相人必熟視竟日而後得
於是拱立殿上以視俄有使者持檄入白王色
變相者問其故王曰秦圍卽墨三日矣當發援
兵相者仰而言曰臣見大王天庭黑氣必主刃
兵王不應須臾有人着械入見王色怒相者問
故王曰此庫吏也盜金帛三萬矣相者又仰而
言曰臣見大王地角青色必主失財王不說曰

此已往者請勿言但言寡人終身休咎何如耳
相者曰臣仔細看來大王面部方正不是箇布
衣之士

劉貢父晚年得惡疾鬚眉墜落鼻梁崩壞苦不
可言一日與東坡會飲各引古人一聯相戲坡
遽朗吟曰大風起兮眉飛揚安得壯士兮守鼻
梁坐客皆笑貢父感愴而已

彭淵材遊京師十年不歸一日跨驢南還以一
卒挾布囊背斜絆其腋一邑聚觀以爲必金珠

也或問之淵材喜見鬚眉曰吾富可敵國矣遂命開橐則李廷珪墨一丸文與可竹一枝歐公五代史草藁一部它無所有

陽伯博任山南一縣丞其妻陸氏名家女也縣令婦姓伍它日會諸官之婦既相見縣令婦問贊府夫人何姓答曰姓陸次問主簿夫人答曰姓戚縣令婦勃然入內諸夫人不知所以欲却回縣令聞之遽入問其婦婦曰以吾姓伍贊府婦遂云姓六主簿婦云姓七相弄若此餘官婦

若問必曰姓八姓九矣令大笑曰人姓偶爾何是惟乃令其婦出

劉義綦封營道侯始興王濬戲謂之曰陸士衡詩云營道無烈心此言似爲叔父發耶義綦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張敬兒開府襄陽欲移羊叔子墮泪碑綱紀曰云此羊太傅遺德不宜遷動敬兒怒曰太傅是誰我不識

有窮書生欲食饅頭計無從得一日見市肆有

列而驚者輒大叫仆地主人驚問曰吾畏饅頭
主人曰安有是乃設饅頭百枚置空室中閉之
伺於外寂不聞聲穴壁窺之則食過半矣亟開
門詰其故曰吾今日見此忽自不畏主人知其
詐怒叱曰若尚有畏乎曰更畏臘茶兩碗爾
御史臺儀凡御史上事一百日不言罷爲外官
有侍御史王平拜命垂滿百日而未言事同僚
訝之或曰王端公有待而發必大事也一日聞
進劄子衆共偵之乃彈御膳中有髮其彈詞曰

是何穆若之容忽覩髮如之狀

唐明皇坐勤政樓上見釘鉸者呼之曰朕有一
破損天平冠汝能釘鉸否對曰能遂整之既完
上曰朕無用此冠便以賜卿其人皇恐不敢受
上曰俟夜深閉門獨自戴甚無害也

紹興末謝景思守括倉司馬季思佐之皆名臣
劉季高以書與景思曰公作守司馬九作倅想
郡事皆如律令也聞者絕倒

唐王鐸鎮渚宮以禦黃巢寇兵漸近鐸赴鎮以

姬妾自隨留夫人於家中忽報夫人離京徑來
已在道中鐸謂從事曰黃巢漸以南來夫人又
將北至旦夕情味何以安處幕寮戲曰不如降
黃巢公亦大笑

唐時有士子奔馬入都者人問何急如此答曰
將赴不求聞達科宋天聖中置高蹈丘園科許
本人於所在自投狀求試時人笑之

宋時省試天子之堂九尺賦有一士曰成湯當
陛而立不欠一分孔子歷階而升只餘六寸蓋

湯九尺孔子九尺六寸也余憶新羅使人有人
貢者見葵花不識問主人人給之云名一丈紅
也使作詩咏之末句云五尺闌干遮不盡更留
一半與人看噫何中國夷狄工拙相去之遠乎
又有貴老爲其近於親賦其破題云見龍鍾之
黃耆思彷彿乎家尊傳以爲笑

宋王琪張亢俱在晏元獻幕客亢體肥大琪曰
之爲牛琪枯瘦亢目爲猴琪嘗嘲亢曰張亢觸
牆成八字亢應聲曰王琪望月叫三聲一坐爲

之絕倒

田元鈞狹而長其夫人富彥國女弟也濶而短石曼卿戲目之爲龜鶴夫妻

宋王文康公苦淋百計弗瘳洎爲樞密使疾頓除及罷而疾復作或戲之曰要治淋疾惟用一味樞密副使常服始不發又梅詢久爲侍從急於進用晚年多病石中立曰公欲安乎惟一服清涼散耳蓋兩府在京許張青蓋也

紹興末朝士多饒州人或謂之曰諸公皆不是

癡漢又有監司薦人以關節欲與饒州人或規其當先孤寒監司憤然曰得饒人處且饒人蘇子由在政府子瞻在翰林有一故人于子由而未遂求子瞻助一言子瞻徐曰舊聞有人貧甚發塚爲生發一塚見一人裸坐曰吾楊王孫也裸葬何以濟汝又發一塚見王者曰朕漢文帝也遺令薄葬何以濟汝遂之首陽山見二塚相連先發其左見一人枯瘠如柴曰我伯夷也餓死山中尚有物乎其人嘆曰用力之勤久無

所獲不如且發右塚看何如伯夷曰勸汝別謀
於它所汝看我嘴臉若此舍弟叔齊豈能爲人
乎故人一笑而止

晉庾翼與其兄冰書曰天公憤憤無復皁白近
時唐伯虎亦有詩云駿馬每馱癡漢走巧妻常
伴拙夫眠世間多少不平事不會作天莫作天
雖謔詞亦有激之言也

相傳海上有駕舟入魚腹者舟中人曰天色何
陡暗也取炬然之火熱而魚驚遂吞而入水是

則然矣然舟人之言與其取炬也孰聞而孰見
之本草曰獨活有風不動無風自搖石解入水
却乾出水則濕出水則濕誠有之矣入水卽乾
何從得知也言固有習聞而不覺其害於理者
可爲一笑

江西有驛官以幹事自任白刺史驛已理請閱
視乃往初一室爲酒庫諸醞畢具其外畫神問
何神曰杜康刺史喜又一室曰茶庫諸茗畢貯
復有神問何神曰陸鴻漸刺史益喜又一菹庫

諸蔬畢備復有神問何神曰蔡伯喈刺史大笑
曰君誤矣

滄州南皮丞郭務靜性糊塗與主簿劉思莊宿
於逆旅謂莊曰從駕大難靜嘗從駕失家口三
日于侍官幕下討得之莊曰公夫人在其中否
靜曰若不在中更論何事

子思薦苟變於衛侯一日子思適衛變擁篲郊
迎執弟子禮甚恭變有少子亦從子思訝問何
人左右曰此苟弟子孩兒

宋王狀元十朋未第時醉墮沛河爲水神扶出
曰公有三百千料錢若死於此何處消破明年
遂登第歸以語人士有久不第者聞而効之陽
醉落河亦爲水神扶出土大喜曰我料錢幾何
曰吾不知也但有三百甕黃齏無處消破耳
有吝於財者遇一親故求濟以酒一甌錢索一
條送之云筋一條血一碗右槌胸奉上伏望鐵
心肝人留納

有二措大言志一云我平生不足惟飮與睡耳

它日得志當吃飽飯了便睡睡了又吃飯一云
我則異於是當吃了又吃何暇復睡耶
唐魏博節度使韓簡性麤率每對文士不曉其
說心常恥之乃召一孝廉令講論語及講至爲
政篇明日謂諸從事曰僕近知古人淳朴年至
三十方能站立聞者莫不絕倒

晉桓溫少與殷浩友善殷常作詩示溫溫後見
之謂曰汝慎勿犯我我當出汝詩示人

程師孟知洪州作靜堂自愛之無日不到作詩

題於石曰每日更忙須一到夜深長是點燈來
李元規見而笑曰此是登溷詩也

何承裕知商州有舉人投卷覽其詩有日暮猿
啼旅思悽之句遽曰足下此句甚佳但上句屬
對未切奉爲改之何不云月明天吠張三婦日
暮猿啼呂四妻舉人大慙而去

安祿山好作詩以櫻桃寄其子作詩云櫻桃一
籃子半青一半黃一半與懷王一半與周贄羣
臣請曰聖作誠高妙但以一半與周贄之句移

在上於韻更爲穩叶祿山怒曰我兒豈可使居周贄之下乎

宋鄭廣以海寇來降授以職官曰望趨存詳素無與立談者廣鬱鬱不言一日晨衙群寮談詩廣起於坐曰鄭廣僉人有拙詩白之諸公乃朗吟曰鄭廣有詩上衆官文武看來總一般衆官做官却做賊鄭廣做賊却做官滿坐慙嘯商則爲廩丘尉值縣令丞多貪一日宴會起舞令丞舞皆動手則但回身而已令問其故則曰

五雜俎 卷之七
長官動手贊府亦動手惟有一個尉又動手百姓何容活耶

大曆中荊州馮希樂者善佞嘗謁長林令留宴語令云仁風所感猛獸出境昨入縣界見虎狼相尾而去有頃村吏來報昨夜有虎食人令戲語之馮遽曰此必掠食便過

蔡君謨美鬚髯一日内燕上顧問曰卿髯甚美夜間將覆之衾下乎將置之於外乎君謨謝不知及歸就寢思上語以髯置之内外悉不安遂

一夕不能寐蓋無心與有心異也

宋子京留守西都有同年爲河南令好述利便以農家藝麥魯耕耨改用長錐刺地下種自旦至暮不能一畝又值蝗災科民畜雞云不惟去蝗之害兼得畜雞之利尅期令民悉呈所畜羣雞旣集紛然格鬪勢不能止逐之飛走塵埃漲大百姓喧闐不已相傳爲笑

李載仁唐之後也避亂江陵高季興署觀察推官爲性迂緩一日將赴召方上馬部曲相毆載

仁怒命急於厨中取餅及猪肉令相毆者對食之復戒曰如敢再犯必以猪肉中加之以酥聞者笑之

曾純甫當國日有歸正官蕭鷓巴來謁既退有一客至因問曰蕭鷓巴可對何人客曰正可對曾鷓脯曾怒其嫂已遂與之絕

朱葉衡罷相日與布衣飲甚歡一日不怡問諸客曰某且死但未知死佳否耳一姓金士人曰甚佳葉驚曰何以知之曰使死而不佳死者皆

逃歸矣一去不返是以知真佳也滿坐皆笑無
何而丞相下世

嘉靖末金陵吳擴有詩名曾有元日懷嚴分宜
相國詩一友見之戲曰開歲第一日懷朝中第
一官如此便做到臘月晦亦未懷及我輩也吳
雖笑而甚慙

漢武帝對羣臣云相書云鼻下人中長一寸年
百歲東方朔在側因大笑有司奏不敬方朔免
冠云臣誠不敢笑陛下實笑彭祖面長耳帝問

之朔日彭祖正八百歲果如陛下之言則彭祖
人中可長八寸以此推之彭祖面長一丈餘矣
帝大笑

漢有牛通爲隴西主簿馬文淵爲太守羊喜爲
功曹涼部云三牲備身

簡雍字憲和時天旱禁酒釀者有刑吏於人家
索得釀具論者欲令與作酒者同罰雍與先主
游觀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
以不縛先主曰卿何以知之雍對曰彼有淫具

與欲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欲釀者
侯白在散官隸屬楊素愛其能劇談每上番日
卽令談戲弄或從旦至晚始得歸纔出省門卽
逢素子玄感乃云侯秀才可與玄感說一箇好
話白被留連不獲已乃云有一大蟲欲向野中
覓肉見一刺蝟仰卧謂是肉鬻便欲銜之忽被
蝟卷着鼻驚走不知休息直至山中困乏不覺
昏睡刺蝟乃放鼻而去大蟲忽起歡喜走至橡
樹下低頭見椽斗乃側身語云日來遭見賢尊

願郎君且避道

裴玄本好諧談爲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玄齡疾甚省郎將問疾玄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甚矣何須問也有洩其言者既而隨例看玄齡玄齡笑曰裴郎中來玄齡不死也

韋慶本女選爲妃詣明堂謝而慶本兩耳先卷朝士多呼爲卷耳公時長安令杜松壽見而賀之曰僕固知足下女得妃慶本曰何以知之松壽乃自摸其耳而卷之曰卷耳后妃之德也

陸長源以舊德爲宜武軍行司馬韓愈爲巡官
同在使幕或譏年輩相懸周愿曰大蟲老鼠俱
爲十二相屬何怪之有

于頔聞韋臯進奉聖樂亦撰順聖樂以進每宴
必使奏之其曲將半行綴皆伏而一人舞于中
央幕客韋綬笑曰何用窮兵獨舞以調頔爲襄
帥暴虐人呼爲襄樣節度

僧貫休有機辨杜光庭欲屈其鋒每相見必伺
其舉措以戲調一日因舞轡於通衢而貫休馬

忽墜糞光庭連呼大師大師數珠落地貫休曰
非數珠蓋大還丹耳

左街僧錄惠江威儀程紫霄俱辨捷每相嘲誚
江素充肥會暑袒露霄忽見之曰僧錄琵琶腿
江曰先生簾栗頭又見駱駝數頭霄指一大者
曰此必頭陀也江曰此輩滋息亦有先後此則
先生者非頭陀也

盧質字子徵性好翫詐為莊宗管記會醫官陳
玄補太原府醫學博士所司請稿質立草之末

句云旣得厚朴之才宜典從容之職莊宗覽之
久爲啓齒

李茂真子從暉爲鳳翔節度使因生辰秦鳳持
禮使陋而多髯魏博使少年如美婦人魏博戲
云今日不幸與水草大王接坐秦鳳曰夫人無
多言四座皆笑

康定中西戎寇邊王師失律當國一相以老得
謝同列就第爲賀飲酣自矜曰某一山民耳遭
時得君告老於家當天下一事之辰可謂太

平幸民也右中立曰只有陝西一夥竊盜未獲
王荆公爲相大講天下水利時有獻策決乾太
湖云可得良田數萬頃人皆笑之荆公因與客
話及之時劉貢父在坐遽對曰此易爲也荆公
曰何也貢父曰但旁別開一太湖納水則成矣
公大笑

東坡謂呂微仲值晝寢久之方出見便坐有昌
蒲盆豢綠毛龜坡指曰此易得耳若六眼則難

得微仲問六眼龜出何處坡曰昔唐莊宗同光
中林邑國嘗進六眼龜時敬新磨在殿下獻口
號云不要鬧聽取這龜兒口號六隻眼兒睡一
覺抵別人三覺

嘉禾方千里一日會相識張更生千里乃作一
令戲曰古人是劉更生今人是張更生手肉執
一卷金剛經問你是胎生卵生濕生化生更生
謂方曰古人是馬千里今人是方千里手執一
卷刑法志問你要一千里二千里三千里

吳給事女敏慧工詩詞後歸華陽陳子朝名儒也晚年惑一妾緣此遂染風疾一日親戚來問吳同妾在側因指妾曰此風之始也

晉康福鎮天水日嘗有疾幕客謁問福擁錦衾而坐客退謂同列曰錦衾爛今福聞之遽召言者怒之曰吾雖生於塞下實唐人也何得爲奚脚有小瘡何至於爛一云是党進

有老嫗相讓道其一日嫗年幾何曰七十曰吾六十九然則明年吾與爾同歲矣

艾子在齊居孟嘗君門下者二年孟嘗君禮爲上客旣而自齊反乎魯與季孫氏遇季孫曰先生久於齊齊之賢者爲誰艾子曰無如孟嘗君季孫曰何也艾子曰食客三千廩無倦色不賢而能之乎季孫曰嘻先生欺余哉三千客余家亦有之豈獨田文艾子不覺斂容而起謝曰公亦魯之賢者也翌日敢造門下求觀三千客季孫曰諾明日艾子衣冠齊潔而往入其門寂然也升其堂則無人焉艾子疑之意其必在別

館也良久季孫出見詰之曰客安在季孫悵然曰先生來何暮三千客各自歸家喫飯去矣艾子胡盧而退

艾子講道於嬴博之間齊魯之士從之者數十百人一日講文王姜里之囚偶赴宣王召不及竟其說一士怏怏返舍其妻問之曰子日聞天子之教歸必欣然今何不樂之甚也士曰朝來聞夫子說周文王聖人也今被其主殷紂無道囚於姜里吾憐其無辜是以深生愁惱妻欲寬

其憂姑慰之曰今雖見囚久當放赦豈必禁錮
終身士嘆息曰不愁不放只愁今夜在牢內難
過活耳

燕里李之妻美而蕩私其隣少年季聞而思襲
之一日伏而覘焉見少年入室而門扃矣因起
叩門妻驚曰吾夫也柰何少年顧門有牖乎妻
曰此無牖有竇乎妻曰此無竇然則安出妻目
壁間布囊曰是足矣少年乃入囊懸之牀側曰
問及則給以米也啓門內季遍室中求之不得

徐至牀側其囊累累然而見觸之甚重詰其妻曰
是何物妻懼甚囁嚅久之不能答而季厲聲呵
問不已少年恐事露不覺於囊中應曰吾乃米
也季因撲殺之及其妻艾子聞而笑曰昔石言
于晉今米乃言于燕乎

齊有病忘者行則忘止卧則忘起其妻患之謂
曰聞艾子滑稽多知能愈膏肓之疾盍往師之
其人曰善於是乘馬挾弓矢而行未一舍內逼
下馬而便焉矢植于土馬繫于樹便訖左顧而

覩其矢曰危乎流矢奚自幾乎中予右顧而覩
其馬喜曰雖受虛驚乃得一馬引轡將旋忽自
踐其所遺糞頓足曰踏却犬糞污吾履矣惜哉
鞭馬反向歸路而行須臾抵家徘徊門外曰此
何人居豈艾夫子所寓邪其妻適見之知其又
忘也罵之其人悵然曰孃子素非相識何故出
語傷人

虞任者艾子之故人也有一女生二周艾子爲其
子求聘任曰賢嗣年幾何答曰四歲任艷然曰

公欲配吾女與老翁邪艾子不論其旨曰何哉
任曰賢嗣四歲吾女二歲是長一半年紀也若
吾女二十而嫁賢嗣年四十又不幸二十五而
嫁則賢嗣五十矣非嫁一老翁邪艾子知其愚
而止

齊宣王謂淳于髡曰天地幾萬歲而翻覆髡對
曰聞之先師天地以萬歲爲元十二萬歲爲會
至會而翻覆矣艾子聞其言大哭宣王訝曰夫
子何哭艾子收泪而對曰臣爲十一萬九千九

百九十九年上百姓而哭王曰何也艾子曰愁他那年上何處去縣這場災難

艾子畜羊兩頭於園羊牡者好鬪每遇生人則逐而觸之門人輩往來甚以爲患請於艾子曰夫子之羊牡而猛請得闢之則降其性而馴矣艾子笑曰爾不知今日無陽道的更猛裏

楊素與侯白行道畔有槐樹枯死素曰侯秀才多能何計令此樹活白曰可取槐子懸之樹上卽活矣素問出何書白曰豈不聞子在槐何敢

死

又一日大雪擁爐白入素急問曰今早有人被蜈蚣咬痛欲死若爲治之白曰可取六月雪水塗之素曰六月那得雪白曰六月無雪此時那得蜈蚣左右服其機警

李寰建節晉州表兄武恭性誕妄又稱好道及蓄古物遇寰生日無餉遺乃箱擎一故阜襖子與寰云此是李令公收復京師時所服願尚書功業一似西平寰以書謝後聞知恭生日箱擎

一破幞頭餉恭曰知兄深慕高真求得一洪崖
先生初得仙時幞頭願兄得道一如洪崖質僚
無不大笑余嘗讀謝綽宗拾遺錄云江夏王義
恭性愛古物常遍就朝士求之侍中何勗已有
所送而王徵索不已何甚不平嘗出行於道遇
狗枷敗犢鼻乃命左右取之還以箱擊送之牋
曰承復須古物今奉李斯狗枷相如犢鼻此頗
與寰恭相類耳

姚峴有文學而好滑稽遇機卽發姚僕射南仲

廉察陝郊峴初釋艱服候見以宗從之舊延於
中堂吊訖未語及他事門外忽有投刺者云李
過庭僕射曰過庭之名甚新未知誰家子弟客
將左右皆稱不知又問峴知之否峴初猶俛首
頰眉頰之自不可忍歛手言曰恐是李趨兒僕
射久方悟而大笑

石叅政中立性滑稽天禧中爲員外郎時西域
獻獅子畜於御苑日給羊肉十五斤嘗率同列
往觀或曰彼獸也給羊肉乃爾吾輩忝預曹郎

日不過數斤人翻不及獸乎石曰君何不知分也彼乃苑中獅子吾曹園外狼耳安可竝耶章郇公得象與石資政中立素相友善而石喜談諧嘗戲章云昔時名畫有戴松牛韓幹馬而今有章德象也

景祐中有郎官皮仲容者偶出街衢爲一輕浮子所戲遂前賀云聞君有臺憲之命仲容立馬媿謝久之徐問其何以知之對曰今新制臺官必用僻姓者故以君姓知之爾蓋是時三院御

史乃仲簡論程掌禹錫也聞者傳以爲笑

劉攽博學有俊才然滑稽喜譏熙寧中爲開封府試官出臨以教思無窮論舉人上請曰此卦大象如何劉曰要見大象當詣南御苑也又有請曰至于八月有凶何也答曰九月固有凶矣蓋南苑豢馴象而榜帖之出常在八月九月之間也馬噍爲臺官彈奏攽輕薄不當置在文館攽聞而歎曰旣爲馬噍豈合驢鳴

荆公禹玉熙寧中同在相府一日同侍朝忽有

虱自荆公襦領而上直緣其鬚上顧之笑公不自知也朝退禹玉指以告公公命從者去之禹玉曰未可輕去輒獻一言以頌虱之功公曰如何禹玉笑而應曰屢遊相鬚曾經御覽荆公亦爲之解頤

魯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爲換鵝字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換羊肉十數斤可名二丈書爲換羊書東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聖節製撰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

書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謂曰傳語本官
今日斷屠

秦士有好古物者價雖貴必購之一日有人持
敗席一扇踵門而告曰昔魯哀公命席以問孔
子此孔子所坐之席也秦士大愜以爲古遂以
負郭之田易之踰時又有持枯竹一枝告之曰
孔子之席去今未遠而子以田售吾此杖乃太
王避狄杖策去邠時所操之筓也蓋先孔子又
數百年矣子何以償我秦士大喜因傾家資悉

與之既而又有持巧漆椀一隻曰席與杖皆周時物固未爲古也此椀乃舜造漆器時作蓋又遠於周矣子何以償我秦士愈以爲遠遂虛所居之宅以予之三器既得而田舍資用盡去致無以衣食然好古之心終未忍捨三器於是披袞公之席持太王之杖執舜所作之椀行丐於市曰那箇衣食父母有太公九府錢乞我一文聞者噴飯

唐李文禮累遷至揚州司馬質性遲緩時在揚

州有吏自京還得長史家書云姊亡請擇日發之李忽聞姊亡乃大號慟吏復白曰是長史姊李久而徐問曰是長史姊耶吏曰是李曰我無姊向亦怪矣

彭淵材初見范文正公畫像驚喜再拜前磨折稱新昌布衣彭几幸獲拜謁既罷熟視曰有奇德者必有奇形乃引鏡自照又將其鬚曰大略似之矣但只無耳毫數莖耳年大當十相具足也又至廬山太平觀見狄梁公像眉目入鬢又

前再拜贊曰有宋進士彭几謹拜謁又熟視久之呼刀鐻者使刺其眉尾令作卓枝入鬢之狀家人輩望見驚笑淵材怒曰何笑吾前見范文正公恨無耳毫今見狄梁公不敢不剃眉何笑之乎

唐陳國張伯偕與弟仲偕形貌一般仲偕娶妻妻新粧畢忽見伯偕自窗外過妻問曰我今粧飾好否答曰我伯偕也妻赧然趨避旣出房至姑所又逢伯偕告之曰適見伯伯大羞伯偕笑

日誤誤我固伯也

白汲與其弟孿生狀貌酷相肖人不能辨一日汲自外歸弟妻以爲其夫也迎而呼之不應卽時詈之遂批其頰汲正色謂之曰我乃伯也婦惶愧而退汲自是更其冠以爲別異

張思光嘗詣吏部尚書何戢誤通尚書劉澄融下車入門曰非是至戶外望澄又曰非是旣造席視澄曰都非是乃去

盧思道聘陳陳主用觀世音語弄思道曰是何

商人賈持重寶思道卽以觀世音語報曰忽遇
惡風漂墮羅刹鬼國陳主大慙

陸餘慶爲洛州長史善議論事而謬於判決其
子嘲之曰陸餘慶筆頭無力嘴頭硬一朝受訟
詞十日判不竟送案褥下餘慶得之曰必是那
狗遂鞭之時嘲之曰說事喙長二尺判事手重
五斤

郭功父過杭州出詩一軸示東坡先自吟誦聲
振左右旣罷謂坡曰祥正此詩幾分東坡曰十

分祥正驚喜問之坡曰七分來是讀三分來是詩豈不是十分耶

東坡與溫公論事偶不合坡曰相公此論故爲驚廝踢溫公不論其戲曰驚安能廝踢曰是之謂驚廝踢又東坡與時輩議論每每多所雌黃獨司馬溫公不敢有所輕重一日相與其論免差役利害偶不合及歸舍方卸巾弛帶乃連呼曰司馬牛司馬牛

吉州士子赴省書先牌云廬陵魁選歐陽伯樂

或謂之曰有客遙來自吉州姓名挑在擔竿頭
雖知汝是歐陽後畢竟從來不識修

東坡有小妹善詞賦敏慧多辯其額廣而如凸
坡嘗戲之曰蓮步未離香閣外梅妝先露畫屏
前妹卽應歌云欲叩齒牙無覓處忽聞毛裏有
聲傳以坡公多鬚髯遂以戲答之時年十歲耳
聞者無不絕倒

坡公一日設客十餘人皆名士米元章亦在坐
酒半元章忽起自贊曰世人皆以芾爲顛願質

之子瞻公笑曰吾從衆

東坡閑居日與秦少游夜宴坡因捫得虱乃曰
此是垢膩所生秦少游曰不然綿絮成耳相辨
久而不決相謂曰明日質疑佛印理曲者當設
一席以表勝負及酒散少游卽往叩門謂佛印
曰適與坡會辨虱之所由生坡曰生于垢膩愚
謂成于綿絮兩疑不釋將決吾師師明日若問
可答生自綿絮容勝後當作飢飢會旣去頃之
坡復至乃以前書言之祝令答以虱本生于垢

臚許作冷淘明日果會具道詰難之意佛印曰
此易曉耳乃垢臚爲身綿絮爲脚先吃冷淘後
吃飢飢二公大笑具宴爲樂

有宗室名宗漢自惡人犯其名謂漢子曰兵士
舉宮皆然其妻供羅漢其子授漢書宮中入曰
今日夫人召僧供十八羅兵士太保請官教點
兵士書都下闕然傳以爲笑

田登作郡自諱其名觸者必怒吏卒多被榜笞
於是舉州皆謂燈爲火上元放燈許人入州治

遊觀吏人遂書榜揭于市曰本州依例放火三日

慶曆中衛士有變震驚宮掖尋捕殺之時臺官宋禧上言此蓋平日防閑不密所以致患臣聞蜀有羅江狗赤而尾小者其傲如神願養此狗於掖庭以警倉卒時謂之宋羅江又有御史席平因鞫詔獄畢上殿仁宗問其事平曰已從車邊斥矣時謂之車斥御史

嘉祐治平間有中官杜浙者好與舉子同游學

文談不悉是非居揚州凡答親舊書若此事甚
大必曰茲務孔洪如此甚多蘇子瞻過維揚蘇
子容爲守杜在座子容少怠杜遽曰相公何故
溘然其後子瞻與同會問典客曰爲誰對曰杜
供奉子瞻曰今日不敢睡直是怕那溘然

武帝與越王爲親遣東方朔泛海求寶愆期不
至乃微服齎絹問卜於孫賓賓延坐未之識也
及啓卜卦方知是帝惶懼起拜帝曰朕來覓物
卿勿言賓曰陛下非卜他物卜東方朔耳朔行

七日必至今在海中西面招水大嘆到日請詔
之朔至帝曰卿約一年何故一載朔曰臣不敢
稽程探寶未得也帝曰七日前卿在海中西面
招水大嘆何也朔曰臣非嘆別事嘆孫賓不識
天子與陛下對坐耳帝深異之

和州士人杜默累舉不成名性英儻不羈因過
烏江入謁項王廟時正被酒霑醉才炷香拜訖
徑升偶坐据神頸拊其首而慟大聲語曰大王
有相虧者英雄如大王而不能得天下文章如

杜默而進取不得官語畢又大慟泪如迸泉廟
祝畏其必獲罪雖扶以下掖之而出猶回首嗟
嘆不能自釋祝秉燭檢視神像垂泪亦未已

謝希孟少豪俊在臨安狎娼陸氏象山責之曰
士君子乃朝夕與賤娼女居獨不愧於名教乎
希孟但敬謝而已他日復爲娼造鴛鴦樓象山
聞之又以爲言希孟曰非特建樓且爲作記象
山喜其文不覺曰樓記云何卽口占首句云自
遜抗機雲之死而天地英靈之氣不鍾於男子

而鍾於婦人象山知其侮已默然

東坡在玉堂一日讀杜牧之阿房宮賦幾數遍每讀徹一遍卽再三咨嗟嘆息至夜分猶不寐有二老兵皆陝人給事左右坐久甚苦之一人長歎操西音曰知他有甚好處夜久寒甚不肯睡連作冤苦聲其一曰也有兩句好其人大怒曰你又理會得甚底對曰我愛他道天下人不敢言而敢怒叔黨卧而聞之明日以告東坡大笑曰這漢子也有鑒識

唐寇豹與謝觀同在崔裔孫門下以文藻知名
豹謂觀曰君白賦有何佳語對曰曉入梁王之
苑雪滿羣山夜登庾亮之樓月明千里觀謂豹
曰君胡不作赤賦豹曰田單破燕之日火燎平
原武王伐紂之年血流標杵文山效之作黑賦
曰孫臏銜枚之際半夜失踪達磨面壁以來九
年閉目座中一客賦青曰帝子之望巫陽遠山
過雨王孫之別南浦芳草連天一客賦黃曰杜
甫柴門之外雨漲春流衛青油幕之前沙含夕

昭文山評月明千里得白之神曰火曰血不免
著跡或改之曰孫綽賦天台景赤城霞起而建
標杜牧咏江南春十里鶯啼而映綠又賦黃曰
靈均之歎木葉秋老洞庭淵明之啜落英霜清
彭澤升庵改黑賦云周庭之列畢蘇裳如蟻陣
陳閣之迎張孔鬢似鴉翎

五代袁正辭積錢盈室室中常有聲如牛人以
爲妖勸其散積以禳之正辭曰吾聞物之有聲
求其同類耳宜益以錢聲乃止

婁師德好諧謔則天朝大禁屠殺師德因使至
陝庖人進肉師德曰何爲有此庖人曰豺咬殺
羊師德曰豺大解事又進鱠復問之庖人曰豺
咬殺魚師德大叱之曰智短漢何不道是獺遂
不食

經生多有不省文章嘗一邑有兩人同官其一
或舉杜荀鶴詩稱贊也應無計避征徭之句其
一難之曰此詩失矣野鷹何嘗有征徭乎舉詩
者解曰古人有言豈有失也必是當年科取翎

毛耳

唐蘇晉頹之子也學浮屠術嘗得胡僧慧澄繡彌勒佛一本寶之嘗曰是佛好飲米汁正與吾性合吾願事之他佛不愛也

予謂謫崖州嘗謂客曰天下州郡孰爲大客曰京師也謂曰不然朝廷宰相往往爲崖州司戶則崖州爲大也聞者絕倒

石曼卿善謔嘗出御者失鞚馬驚曼卿墮地從吏遽扶掖升鞍曼卿曰賴我是石學士若是瓦

學士豈不跌碎乎

張逸密學知成都僧文鑒求見時華陽簿張唐輔同在客次唐輔欲搔首方脫烏巾睥睨文鑒置於其首文鑒大怒訴於張公公問其故唐輔曰某方頭痒取下幞頭無處頓放見太師頭閉遂權頓少時不意其怒也

張端爲河南司隸府當祭社買猪已呈尹其夜突入錄廳端卽令殺之吏以白尹尹問端對曰按律諸無故夜入人家主人登時殺之勿論尹

大笑爲別市猪

王聖美爲縣令尚未知名謁一達官值其方與客談孟子殊不顧聖美聖美竊哂其所論久之忽顧聖美曰嘗讀孟子否對曰平生愛之但不曉其義曰試言之曰卽孟子見梁惠王便從頭不曉此語達官訝之曰此有何奧義聖美曰旣云不見諸侯復因何見梁惠王也其人愕然無對

艾子好飲少醒日門人謀曰此未可曰舌爭宜

以險事怵之一日大飲而噦門人密袖彘膈置噦中持以示曰凡人具五臟今公因飲而出一臟矣何以生邪艾子熟視而笑曰唐三臟尚活

十一月

寶慶初元洪舜俞爲考功郎應詔言事論臺諫失職詞甚剴切內有其相率勇往而不顧者惟恭請聖駕款謁景靈宮而已句遂爲臺臣所摘謂祇見宗廟重事也而洪舜俞乃云款謁景靈宮而已詞語慢易有輕宗廟之意遂被落二官

舜俞乃爲詩云不得之乎成一事却因而已失
三官

陳晟知隆慶府奉新縣有富人王允升老而娶
妻涂氏爲諸寵所沮當夜不成婚而成訟晟判
云兩家好夫婦方結同心一夜惡姻緣遽爲反
目這場公案好入笑林王允升白髮皤然自謂
力微而心在涂氏女青春過了亦須華落而色
衰始焉草草婚姻終也匆匆聚散鴛鴦小小思
珍偶輸與少年鳳凰寥寥不復聞遂成一夢

治平中省試大舜善與人同賦一舉人見黜心甚不平其破題云道雖貫於萬世善猶同於衆人或有善謔者謂之曰以尿罐對油筒宜見黜落

梅詢爲翰林學士一日書詔頗多屬思甚苦操觚循堦而行忽見一老卒卧於日中欠伸甚適梅忽歎曰暢哉徐問曰汝識字乎曰不識字梅曰更快活也

宋樞密文及翁嘗詠雪爲百字令詞云沒巴沒

臂霎時間做出曖天曖地不問高低併上下平
白都教一例鼓弄滕六招邀巽二只恁施威勢
識他不破至今道是祥瑞最是鵝鴨池邊三更
半夜誤了吳元濟東郭先生都不管挨上門兒
穩睡一夜東風三竿紅日萬事隨流水東皇笑
道山河原是我的蓋譏賈相打量也

王介性輕率語言無倫人謂其有風疾出守湖
州荆公以詩送之二云吳興太守美如何柳惲詩
才未足多遙想郡人迎下擔白蘋洲渚正滄波

其意以水值風卽起波也介諭其意遂和十篇
盛氣而誦於荆公其一曰吳興太守美如何太
守從來惡祝鮀生若不爲上柱國死時猶合代
閻羅荆公笑曰閻羅見闕請速赴任

宋何承之除著作郎時已老而諸佐郎竝名家
年少荀伯于嘲之常呼爲妳母承之曰卿當云
鳳凰將九子何言妳母

馮道與趙鳳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仲子以飲
食不中爲道夫人詬罵趙知令婢長號知院者

來訴凡數百言道都不答及去但云傳語親家
今日好雪

嘉興許應達爲東平守甚有循政而爲同事所
中得論調去吏民走送哭泣不絕許君晚至逆
旅謂其僕曰爲吏無所有只落得百姓幾眼淚
耳僕嘆曰阿爺囊中不着一錢好將眼淚包去
作人事送親友許爲一拊掌

唐益州每歲進甘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
其不敬代之以細布旣而恒恐有甘子爲布所

損每歲多懷慕懼俄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爲推布累甘子事因大懼曰果爲所推及子布到驛長吏但敘以布累甘子爲敬子布初不知之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

唐滄州南皮縣丞郭務靜初上典王慶通判案靜曰爾何姓慶曰姓王須臾慶又來又問何姓又曰姓王靜恠愕良久仰看慶曰南皮佐史惣姓王

唐裴佶少時姑夫爲朝官有雅望佶至宅會其

退朝深嘆曰崔照何人衆口稱美必行賄也如此安得不亂言未訖門者報曰壽州崔使君候謁姑夫怒呵門者將鞭之良久束帶強見須臾命茶甚急又命酒饌又命餼爲飯信姑曰前何倨而後恭及入門有德色揖信曰憩學中信未下階出懷中一紙乃贈官總千匹

北齊王元景爲尚書性雖情緩而每事機捷有奴名典琴嘗日起令索食謂之解齋奴曰公不作齋何故常云解齋元景徐謂奴曰我不作齋

不得爲解齋汝字典琴何處有琴可典

山東人娶蒲州女多患癯其妻母項癯甚大成
婚數月婦家疑壻不慧婦翁置酒盛會親戚欲
以試之問曰某郎在山東讀書應識道理鴻鶴
能鳴何意曰天使其然又曰松栢冬青何意曰
天使其然又曰道邊樹有骨骹何意曰天使其
然婦翁曰某郎全不識道理何因浪住山東鴻
鶴能鳴者頸項長松栢冬青者心中強道邊樹
有骨骹者車檢傷是豈天使其然壻曰請以所

聞見奉酬不知許否蝦蟆能鳴豈是頸項長竹亦冬青豈是心中強夫人項下瘦如許大豈是車撥傷婦翁羞愧無以對之

伯樂令其子執馬經畫樣以求馬經年無有似者歸以告父更令求之出見大蝦蟆謂父曰得一馬略與相同而不能具伯樂曰何也對曰其隆顛眈目脊郁縮但蹄不如累趨耳伯樂曰此馬好跳躑不堪也子乃止

唐汝南袁德師故給事高之子嘗于東都買得

婁師德故園地起書樓洛人語曰昔日婁師德園今乃袁德師樓

交廣間遊客各求館帖所至迎接甚厚贖賂每處十千廣帥盧鈞深知其弊凡求館帖者皆云累路館驛供菜飯而已有客齎帖到驛驛司依帖供給客不發驛吏曰恐後更有使客前驛又遠此非宿處客曰食帖如何處分吏曰供菜飯而已客曰菜飯供了還我而已來驛相顧莫知所爲客又迫促無計吏問曰不知而已何似客

曰而已大於驢小於騾若無可供但還我價直
吏問每一而已其價幾何客曰三五千驛吏遂
歛送耳

有覩隣人夫婦相諧和者夫自外歸見婦吹火
乃贈詩曰吹火朱唇動添薪玉腕斜遙看烟裏
面大似霧中花其妻亦候夫歸告之曰每見隣
人夫婦極甚多情適來夫見婦吹火作詩味之
君豈不能學也夫曰彼詩道何語乃誦之夫曰
君當吹火爲別製之妻亦效吹乃作詩曰吹火

青唇動添新黑腕斜遙看烟裏面恰似鳩盤茶
隋末劉黑闥據有數州縱其威虐合意者厚加
賞賜違意者卽被屠割嘗聞暇訪得解嘲人召
入庭前立須臾水惡鳥飛過命嘲之卽云水惡
鳥頭如鎌杓尾如鑿河裏樹魚無僻錯大悅又
令嘲駱駝嘲曰駱駝項曲綠蹄被他負物多因
大笑賜絹五十疋拜畢左膊上負絹走至戟門
倒臥不起黑闥令問何意倒地答云爲是偏擔
更命五十屯綿置右膊將去令明日更來還路

逢一知識問何處得此綿絹具說其事大喜而歸語其婦曰我明日定得綿絹及曉卽詣門言極善解嘲黑闥大喜令引之適一獼猴在庭命嘲之曰獼猴頭如鎌杓尾如鑿河裏搗魚無僻錯黑闥已恠猶未之責又一鷓飛度復令嘲之因云老鷓項曲綠蹄被他負物多於是大怒令割一耳走出至庭又卽倒地令問之又云偏檐復令割一耳還家婦迎問綿絹何答曰綿絹割兩耳只有面

唐初梁寶好嘲戲曾因公行至貝州問貝州
史云此州有趙神德甚能嘲卽令召之寶顏甚
黑廳上憑案以待須臾神德入兩眼俱赤寶卽
云趙神德天上旣無雲閃電何以無准則答云
向者入門來案後惟見一挺墨寶又云官裏料
硃砂半眼供一國又答云磨公小拇指塗得太
社比寶更無以對愧謝遣之

唐封袍一任櫟陽尉有客過之旣短又患眼及
鼻塞袍一用千字文語作嘲之詩曰面作天地

玄鼻有雁門紫髯無左道那何勞困談被八州
高裁曹官爲雜詩三百云嫁予地纏如金皇福天
圍棋關墨龜張口卷席緣剝皮又相送重相送
相送至橋頭培堆兩眼淚纔按滿胸愁又桃木
毛彈木瓢長棒起兒牆歌雙壘腹河凍冰凍皮
唐元宗達爲果州司馬有婢死處發直與云達
家老婢死驅使來及爲覓棺木殯之達初到
家貧不能買得新者但得細經麻者即得亦不
須道達買之云杜翁自須直典出問說之甘州以

為非實卷之十六

有人以釘鉸為業者道逢駕幸郊外平天冠偶
壞召令修補訖厚加賞賚歸至山中遇一虎臥
地呻吟見人舉爪示之乃一大竹刺其人為拔
去虎銜一鹿以報至家語婦曰吾有二枝可立
致富矣乃大畧其門曰專修補平天冠兼拔虎
刺

五雜組卷之十六
終